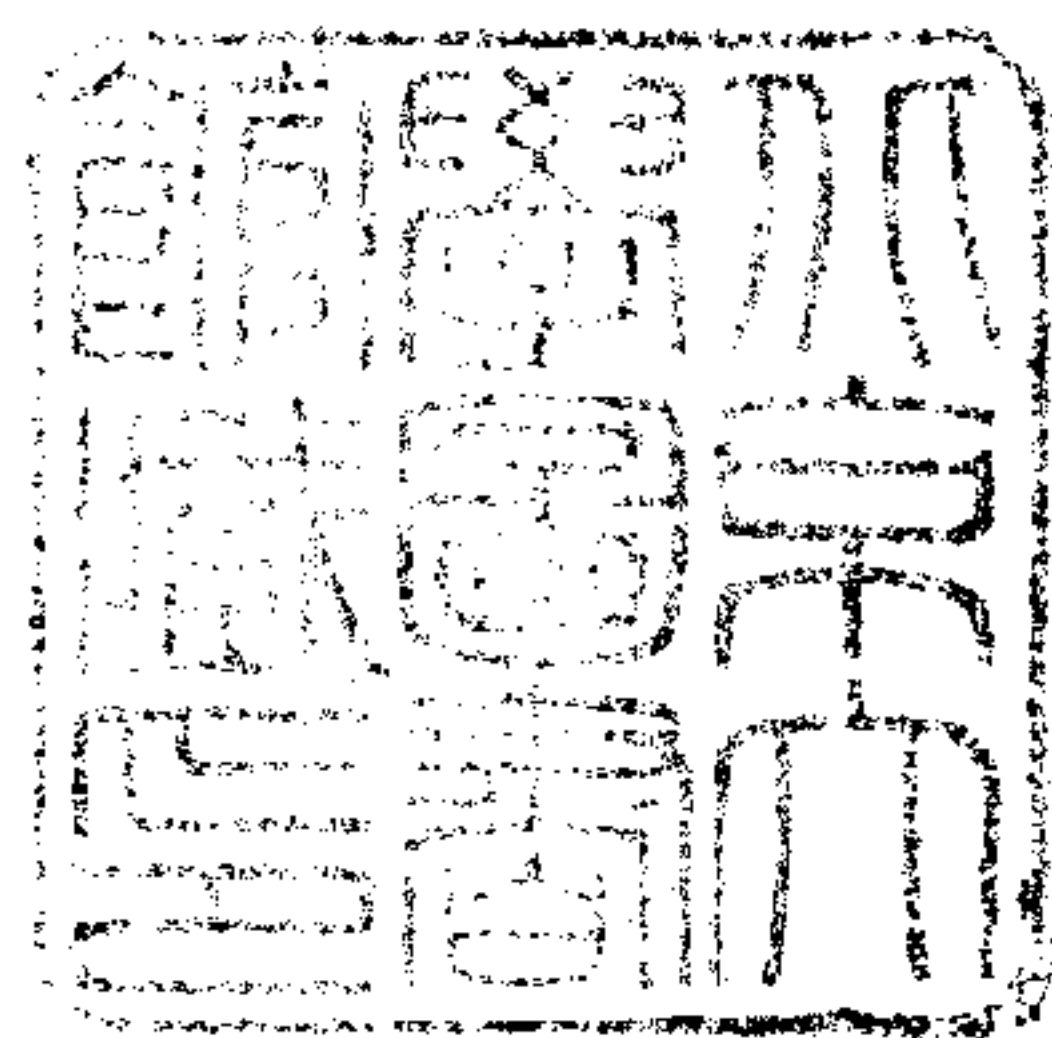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六・子部・雜家類

- 丁晉公談錄一卷〔宋〕丁謂撰……………一
- 續世說十二卷〔宋〕孔平仲撰……………九
- 續墨客揮犀十卷〔宋〕彭乘撰……………一五三
- 醉翁談錄五卷〔宋〕金盈之撰……………一九三
-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元〕孔齊撰……………二一一
- 冀越集記二卷〔元〕熊太古撰……………四六三
- 東園客談一卷〔明〕孫道易輯……………五五九
- 可齋雜記一卷〔明〕彭時撰……………五六九
- 雙槐歲抄十卷〔明〕黃瑜撰……………五七五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太祖太宗之德業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

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

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

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

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

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真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

之云郊野位交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

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

無他必王記上四件皆是真宗親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

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

刑院因進呈一官負犯贓罪案真宗方讀案遲回



丁晉公談錄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襍子一片左右奏

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

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

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

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

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

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

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

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未數年舊為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

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

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筭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

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

耳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

故當時執馭者皆驥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掌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喪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觀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穿衣裳謂諸士夫

曰軒裳之家雞豕魚蟹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尔其勢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火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編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錯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

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為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負僧道百姓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襪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無關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其人主張某乙是其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之甚喜彌加睦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丁晉公談錄

五

忽一日 真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丁晉公談錄

六

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為六重恩澤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寶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上谷寇公為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太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睦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贈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恥其缺行

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素衫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儼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秦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之才自為司戶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為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太宗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為己買太宗赫怒俾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減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泊後發往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諧大笑如式略不介撓時有善筭者呂公木在土下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為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死賞花宴太宗宣臣僚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為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為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擊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擊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為參預趙常潛規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剴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太祖初即位命韓王為相顧謂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為相正欲彈壓四方

丁晉公談錄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徐徐拾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兩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兩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歡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惟聖節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為過臣孰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太祖方悟而從之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

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為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

瑋珣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阜阜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阜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臣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奸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奸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

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眾所欽服官家萬年千載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為相尋出鎮襄陽泊 太祖晏駕 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 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訪果於宮中尋得 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上辛在大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酸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泊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嘆其笛之數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泊席闕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遊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烏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昂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 太祖 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 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窻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泊 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 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

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魯公駟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嘆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為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負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繡幘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名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閣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

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負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負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負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平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使伸平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平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與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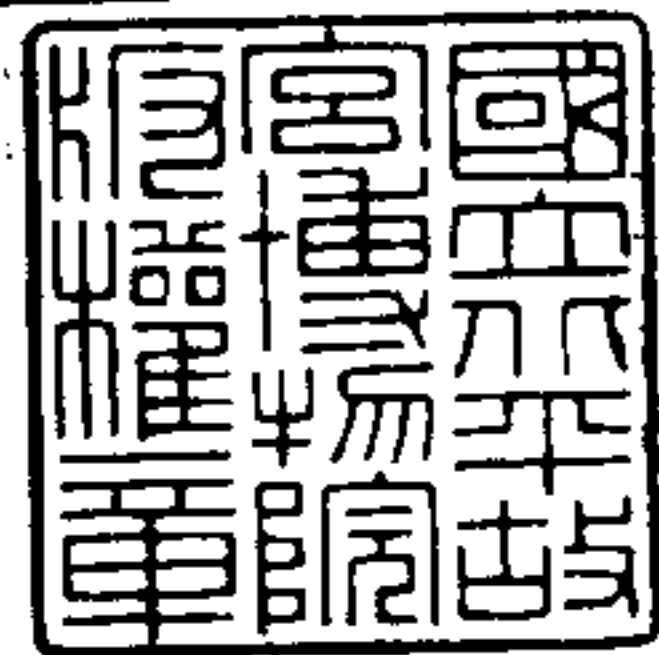


續世說

中華書局
編輯所藏書

宛委別藏傳寫宋刻本

故官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廿一
公分寬十五公分



續世說 序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擬舊本分纂前言以為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恊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口引羣義疏剔繁辭揆叙名理釐為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

續世說序

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授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為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維陽王公無染淮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為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說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即如是正復命鏡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為政者能謹其藏勿

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序

二

續世說卷第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為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奕為心辭章該博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續世說卷一

一

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

馴程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錢乃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遠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

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

人以為孝感子子與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與

奉喪歸至巴東澁瀕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

與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

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濫瀕如僕本不通
瞿塘水退爲廣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
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
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
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中爨之
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
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續世說卷一

二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
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
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
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
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
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董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
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
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

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
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
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
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
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
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荅曰無長人問其故
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
備吾何以稱之哉

續世說卷一

三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
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
三鳳收爲長弟德音爲鶯鶯元敬年最小爲鷓
鴒天策府叅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
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知狎如晦常云小
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
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
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

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歎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續世說卷一

四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政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

爲時賢所伏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義蕭志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此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初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謂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

續世說卷一

五

也不願知謂者則天歎息杜暹弱冠便有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贈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楊綰久積公輔之望及大拜詔下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廉貞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爲當時第一寬即日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馭百餘

亦即日減損留十辟而已其餘望風變者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人以為在揚震丙吉謝安山濤之上

郭子儀事上盡誠臨下寬厚所至之處必得人心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處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境持兵衛送其為豺虎所服如此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者二十四權傾天下

續世說卷一

六

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子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盡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權皋為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皋獻戎俘於京師遇福昌福昌尉仲暮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皋示已啗

暮而暝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為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瘴疾灸灼偏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穢賢哲乎歔歔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續世說卷一

七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莫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遺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

日已暮明旦納馬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眾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

續世說卷一

八

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狄絢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為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遂至藍田時權德輿為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謂晦曰無乃為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他日為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為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為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為盡之歸而毆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

續世說卷一

九

仁者奉以為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洎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洎水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

以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饑庖厨不費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

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史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因恐為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迨於懸

續世說卷一

十

車口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為玉界尺弟光允為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措紳咸仰以為名教主

呂充為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充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王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充門見琦臨危始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為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為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為美談

續世說卷一

十一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魏羣臣請增口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

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前廢帝即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微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容清貧寡欲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續世說卷一

十三

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容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練衆共伺之不能記也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佛違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為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

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

續世說卷一

十三

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竊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口發米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

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
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
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
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實多
肅宗欲教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
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
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
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
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

續世說卷一

十四

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
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上皇有天下
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
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教意必以爲用韋
妃之故內慙不憚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
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
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
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
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

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
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
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即思此
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
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
不盡愚直若陛下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
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

續世說卷一

十五

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
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
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
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
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
遺囂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
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
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
敢不竭忠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

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則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續世說卷一

十六

尚方監裴匪躬欲鶩苑中果菜收其利蘇良嗣為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鶩果菜與下人爭利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

張終賈正應此耳

程名振奏對夫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口噴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貴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為右驍衛將軍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口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續世說卷一

十七

供膳太原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王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張嘉貞欲杖裴佖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為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矣楊炎作相頓首於上

續世說卷一

十八

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矣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祐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已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

朝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墀深然之

續世說卷一

十九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諫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不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侗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舍

垢安人為遠圖以網漏吞舟為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備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加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温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言至是耶初温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温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潏疏曰君之藥臣先嘗

續世說卷一

二十

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為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

對上良久曰卿以為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為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灑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

續世說卷一

三

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

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錡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洵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

續世說卷一

二十三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刑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石晉桑維翰恐與敵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

構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遠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赦

續世說卷一

二十三

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徑牢以故囚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疎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及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一

續世說卷第二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家口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為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續世說卷二

一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閉寂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顧憲之為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貧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為番禺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為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

關既罷讎共車

梁始興王蕭憺為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梁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他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為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為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續世說卷二

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莅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為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為天下第一炎子翺代元明為山陰令翺謂元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邱仲孚為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

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媪擔榘藜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口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續世說卷二

三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平陽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鬣公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湏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庠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

史羅刹怒司馬蝮蛇曠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夏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續世說卷二

四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脩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思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

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約肅各一百
隋劉曠為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穎
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
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
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為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
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
殺非時草高祖疊書勞勉之

續世說卷二

五

王方慶為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
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
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華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
屯田數年豐稔至一匹絹糴數十斛
盧奐為南海太守遐隅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
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
宋璟裴佖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為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為司府卿亦屬

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
其為人所服如此
裴准父炎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
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
道崇義促炎之便斷之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
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
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
知名號為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宗惡京兆
尹李峴不附已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踊

續世說卷二

六

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
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
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
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
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
恩既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
磚瓦候之元載獲之獲免口洪二年魏少遊為

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
即日杖殺識者以是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
本名劔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
上上為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異掌使一年
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
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
河陰久不盈其數惟異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船來都不檢閱先是船
船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

續世說卷二

七

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
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者
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為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
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
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
軍中有折逆旅七著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闕廷玉乃於
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其張翼舒
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

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
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
淮王李光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
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
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竟
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
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
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
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續世說卷二

八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
吏僚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
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
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
廩給之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
感曰中丞為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
每克捷
盧鈞為廣州刺史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
已一不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

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為之營構積致
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為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
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
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績
政尤異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
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
昔日徒行今騎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
州賈敦頤與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鎬

續世說卷二

九

脚刺史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於大市
通衢後弟敦實為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
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田仁會為郢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
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
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
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有殊績百姓號為神
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

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口口身
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
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
苦也

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人
甚愛之徵為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
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
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續世說卷二

十

止一杯即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
奴陽城為太守不平其以良為賤又閱遠氓歲
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
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
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
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蕞捷以示威當從
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
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脯三山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
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
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
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
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
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
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僚佐
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
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

續世說卷二

十一

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
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
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
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
戰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國則
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
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襍主者擒之左右請釋
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
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
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
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
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
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魁當時見
謝莊賦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
時之傑也

續世說卷二

十三

梁王筠為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
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
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
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為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時抄書老而彌篤雖過
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
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
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
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

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中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

續世說卷二

十三

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五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待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

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為文約為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為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取時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

續世說卷二

十四

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此已也

北齊陸叡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叡

後魏李謚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謚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
下惟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
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
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即位獻高祖文
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
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
檄駐馬立成文約理瞻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
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吾兒陳事

續世說卷二

十五

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十
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
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
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
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
文達蘇勗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
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
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

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
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
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閭閻莫不詳
究當時號爲內譜虞世南日爲人物志劉禕之
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
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容
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頲機事填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
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續世說卷二

十六

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
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
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歎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
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口起當時文
士從而效之無能鬚髻者

張薦祖薦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
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

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鶩蹇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入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因之為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為請者十八九時人為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為文務反近體

續世說卷二

十七

行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日靡遺

柳璨為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柳籛子昭宗召為翰林學士即以為相任人之速古無茲例

鳳閣舍人王勳勅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志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勳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

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方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為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鬻文獲利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續世說卷二

十八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脩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為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躑躅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傳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

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

續世說卷第二

續世說卷二

十九

續世說卷第三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藏書

方正

推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口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續世說卷三

一

異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異不為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

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
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
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
以愧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
厨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繡
北齊蘇瓊為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
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

續世說卷三

二

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閣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
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
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
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后長孫無忌數言不
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
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

事固辭不就史以為高潔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
說皇威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
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
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闕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
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
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
為飛書所告宋璟為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
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

續世說卷三

三

首免請勅就御史臺勸鞠則天不悅楊再思遽
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
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
有敕特原之命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宴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舉
著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
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
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
怒岸憤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

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豆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

續世說卷三

四

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縱恣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

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專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有所迫呼諸司莫敢抗仰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教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續世說卷三

五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獠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旣不脩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恐須申僉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猶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

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
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下一良臣德宗顧謂
宰臣李勉曰欲授祀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
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
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疾
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
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渾頭可
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為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偽迎鑾駕陰濟逆志

續世說卷三

六

乃遣其將韓旻疾趨奉天時德宗蒼黃之中未
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
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口驛得符
軍人亦莫辨其印文皇遽而回秀實自度旻之
來已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
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
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纜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
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王與作相遣女
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為姦有一

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
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鋪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
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贓賂數十
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
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
於已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號刺史後
為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
遂授澧州別駕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
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

續世說卷三

七

正直
杜亞為東都留守誣大將令旅運為盜朝廷遣
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
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
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
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
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
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
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盜元素由
是為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為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為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

續世說卷三

八

不肯就為給事中制教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均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為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鐔遺賂權倖有密旨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上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鐔命果寢史云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均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為中丞裴均為僕射在班踰位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口積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續世說卷三

九

韋貫之為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不必數日而詔行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

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為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對於延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玘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辭於內殿上

續世說卷三

十

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為元稹所間罷兵權為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叙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行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

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封州司馬

續世說卷三

十一

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秋憲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猶緩急相救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

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勉固堪大用顏杲卿爲安祿山所擒祿山面責之曰汝昨自

續世說卷三

十三

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

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豆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

續世說卷三

十三

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不復有如君者乎羣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裴均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歎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僧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鑿虛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

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

續世說卷三

十四

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為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縑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力陳立碑為非詔毀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

穆宗大喜以為相乃僧儒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鄜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鄜為相鄜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鄙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為戶部尚書

續世說卷三

十五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教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擢悰為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為陳宏志所弑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

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猷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詞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

續世說卷三

六

敏中廳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貶句容令懿宗時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旣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謀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

命罷草仍賜教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瞻有史魚蘧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累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爾起性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謹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續世說卷三

十七

雅量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香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悔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惟臧盾裴之禮巖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慕看敕口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默啓答曰敕舉賜鴆謂客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鏗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

續世說卷三

十八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

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投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妻師德同秉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

續世說卷三

十九

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旣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圜師嘗有官吏犯賊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河間王孝恭討輔公柘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柘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益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柘

裴行儉平敵大獲瓌寶著首將士願觀之行儉
設宴出之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
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皇恐叩頭流
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
藥失屏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
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
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赦者將至市先令傳呼
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赦虛實豈
可造次徐待宣赦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
而神色不撓

續世說卷三

二十

狄仁傑未入相時妻師德薦之及仁傑為相不
知師德薦已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
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妻公所口如此方
知不逮妻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
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
寒會罷而死其子安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
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
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適將安適乃安卧帳中

明日親入軍帳哭之甚哀安葛感其義復與通
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
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
州大將請館之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野處
其兵遂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
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
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續世說卷三

二十一

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
以候事勢晉云準敕赴官何可妄為逗留人皆
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
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眾服
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深淺也
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長史久之遇赦起為忠
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
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
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

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遣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蹠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

續世說卷三

三十三

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他人為之怒登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為人議者以為登過之錢徽為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鎮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為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

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爾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裴度之平淮西領洄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續世說卷三

三十三

峴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迷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為長者陽城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續世說卷三

三十四

旬于果登台鉉

魏銀槍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沙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

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免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監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續世說卷三

三五

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

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旣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馮道微時常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微時騎牛操

挺之事鏐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為譏已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惱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續世說卷三

三六

陽李氏贊塔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口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為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

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嘗與宮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飲容謝之

歲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為酒口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續世說卷三

三七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口帝意不平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鈞因威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奭計之說因獲薦

州闕羊表獻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盱他相充位而已柳澤雖滉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議滉曰先相公以獨察爲政不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敝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

續世說卷三

天

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果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口口奏曰京果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閱然改

授王傅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其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續世說卷三

天

高宗出獵在途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畋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胤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謔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塵杜元炎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

駕車西河盧藏用劾道士上章郭山憚獨奏曰
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
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
荒之語恐忤旨遽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
在正時潛申規諷寥寥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
明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迹愛之以為
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
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
容知其以筆諫也

續世說卷三

三

後唐豆盧革為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
詩諷處直以柔柘為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閭圖
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
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
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
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
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
凶則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

農家為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
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惟照逃亡屋語
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
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
石晉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
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為切
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
絕賓客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三

三

續世說卷第三

續世說卷第四

魯國孔平仲毅甫

品藻

識鑒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續世說卷四

劉孝標云劉訐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繼續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口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絨帽

續世說卷四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日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遠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

續世說卷四

三

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人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違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竿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為然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園邱欲用李琪園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技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蟻螂之轉也

續世說卷四

四

中萇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敬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牛宏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隋左親衛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

續世說卷四

五

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常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

當坐此

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者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戮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

續世說卷四

六

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竟召

續世說卷四

七

為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以為鳳閣鸞臺平章事
婁師德為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為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劾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

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圭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為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續世說卷四

八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為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命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隻耳元宗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瑒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均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

擢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均取筆
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
華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
不能及與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
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
顏奏大破賊軍於洄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
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

續世說卷四

九

貴而有壽生子必有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
寓居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
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
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
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
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
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
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

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顏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
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
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
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
祭古戰場文煉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
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
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
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續世說卷四

十

路十終須被口作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
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
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巖竟以流竄賜死

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韋南康故事韋臯
參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
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
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
吾福及莊宗遇弒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
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
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
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
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
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
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
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

續世說卷四

十一

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
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
皆異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
勸令暫卧荅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
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曲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

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魏其父冬李者先
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
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造

其父遇寄於門朝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
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

非常人文舉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愨祖常以銀四函列置於
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

續世說卷四

十二

此當先父伯不應慶及諸孫故不取愨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
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
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雇□之雇

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構亦有雋才住青
楊巷安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

妥青楊蕭構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師子高祖
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

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唐鄭善果其父誠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之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復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邠

續世說卷四

十三

人藉稻杜預注云邠國在琅邪座間聞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惟仁傑堅坐請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桀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客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驚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續世說卷四

十四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之字無字示居易曰未能言心已默識其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

破但惜陛下法為來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裴諛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木賦避諛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何論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教及第附今年春

新世說卷四

十五

榜

捷悟

宋文帝命到彥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口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棗擲上正中而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

齊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續世說卷四

十六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頥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頥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頥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濟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
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
數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碁使
說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碁
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答曰方
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
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
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即小臣耳雖
大乃驢耳也上說其言

續世說卷四

十七

孫述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命
爲土火爐賦述握翰即成詞理典瞻日用覽之
駭然遂爲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椽同游洛南龍
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
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
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
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製作奇巧同

甚寶之策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
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
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
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內黃問曰此何故名內黃李挺曰河
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
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故墟今在雍邱小黃
爲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
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
已莊宗拊背嘉之

續世說卷四

十六

續世說卷第四

續世說卷第五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中華書局上海
藏書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

續世說卷五

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宗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斛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

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張率為侍詔賦奏之帝手教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裴遼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之禮遼子也

續世說卷五

陳宣帝時張譏為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視雙壁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

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
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歎曰上馬能
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為內史謂羣
臣曰我當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
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駁使復與我作
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
王聖德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
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駁策亦
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

續世說卷五

矣帝太笑曰誠如公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
為常人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
高才命世不拘常禮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
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湣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
晁錯之傳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
中陸印云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
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掛於角

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
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生書耽學如
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
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
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柘太宗曰李靖是蕭銑
輔公柘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
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續世說卷五

張行成師事劉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
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

試以綴文操績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
吾外家之寶也

郝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
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
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郝之間矣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
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封教為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
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官錦封李德裕為衛
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

握逆鎮盜兵壹關盡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
皆我同言不他感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
數句謂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
語秉筆者豈易得耶口口解其玉帶以遺教深
禮重之

文宗權魏徵五代孫暮為起居舍人曰以卿論
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
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存
笏見存上命進來鄭軍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
軍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續世說卷五

五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
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
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
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為天陣足食
為地陣得人和為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為
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
乃在朝到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
使入閭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况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
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為之
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為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
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
之名惟司徒獨有之他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璉為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璉曰此真
記室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
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

續世說卷五

六

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着高履披貂裘
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賞詣之遇賓客填咽暄
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
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
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
相

梁孔休源為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
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昭明太子薨有教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

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
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
兼天子

後周冠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
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
不覺屢為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
年口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
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穎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為左僕射
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為獨孤而不名也穎每

續世說卷五

七

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
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
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
非青蠅可聞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類於帝皆
被疎絀因謂穎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
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
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
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

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
爾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
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
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
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而
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
之役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
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續世說卷五

八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
入閣則引於卧內呼為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
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
以公有佐命之勲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
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
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
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暮為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
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表密言其權寵過盛
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

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踈間親新聞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錄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續世說卷五

九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為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沃整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

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中路還宮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續世說卷五

十

元宗以蘇頲為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季父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為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

遇如此元志至鄉里自藏其銀無所振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為中書令上親為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蓬草舊敝惟綰是恃恩過甚厚既薨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諡曰文簡

太宗以宸扈台衡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

續世說卷五

十一

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迷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嘉禮異允其所讓裴均為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均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而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而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中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為從周所笑

續世說卷五

十三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錢鏐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

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為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

續世說卷五

十三

何以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於金祥殿而陳歎悵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繫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為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眾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踈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筆測得臣文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續世說卷五

十四

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意須此乃穆之貴為丹陽令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為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敵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司驢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

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謝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特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袁粲為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續世說卷五

十五

梁蕭恭尤好賓友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卮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生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為侍中晞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

續世說卷五

十六

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者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惟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為僕射元忠子勸父節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赴著裴生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携匙著恣意飲噉

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鴆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知信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崔承慶臨終戒子欽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甕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

續世說卷五

十七

代不須廣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游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他事而已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遊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澗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續世說卷五

十六

李白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中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沉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為參謀待遇甚隆甫馮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

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詠與田峻野老相狎蕩
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
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鶴鶴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
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果
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
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惟以乾藕子置
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鞞中出一鐵搗碎而
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
如此

續世說卷五

十九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
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鑿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
覺此坐芳蘭竟體

王或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
但風流可悅乃哺吸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

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彙惆悵曰恨
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
王或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
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彥回西上閭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
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鬢髮如戟
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山陰都尉何戢曰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
人號爲小褚公

續世說卷五

三十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
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
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邪敬容希旨故益鮮明
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狀熨之或暑月背
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俊之爲益州獻
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
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
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

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數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聲效為洪鍾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遂為風流之冠時人言李

續世說卷五

三

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法諸涉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自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璋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威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伐陳之役楊素率外軍東下袖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及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馮定為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西詩錫以禁中瑞錦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釘座黎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張知審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環偉眉目踈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才有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續世說卷五

三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籍李林甫以陰計廢之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五

續世說卷第六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鈇於酢器中夜有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箸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機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以漢元年口月五星聚東井非口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續世說卷六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為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齊柳世隆善卜並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續世說卷六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並有歌工女人病死為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已板命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

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

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

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為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與駕馬暗數百頭日斃於路側麋鹿亦多死者

續世說卷六

三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遼師周文召之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

是人出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慕容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筭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筭即知其數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續世說卷六

四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閑肆賣卜有人夫馬來詣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與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造為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

續世說卷六

五

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為慮也

劉仁軌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

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為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軍至單於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眾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友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高而有壽陸果為相蕭亦為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儉倣皆至宰輔

續世說卷六

六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為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捷為刺史捷子洌為左丞洌弟渙為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崔數頭身

形甚小五色畢備集於庭樹鳴聲清宛隋太史
令史良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
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
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
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州令
薛願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
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
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秋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
將弓矢向燠一針可愈矣計其肩隅一穴即時

續世說卷六

七

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
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
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
蛇如小指大惟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佛宏禮能相隋煬帝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
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
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
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庶凡不同爾自是帝
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文言薛大鼎坐事沒爲
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

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
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
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
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
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奧妙不可易知
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
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
之主矣

續世說卷六

八

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
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
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將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
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塚
此合死然後有兵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
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
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得歸及在蒲州
六十一矣至期召入口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
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
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
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
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
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即自唐滅蜀川日亦不
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
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
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
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懸病
愈

續世說卷六

九

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乃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
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
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
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
相向上是天子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晉卿
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
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

攻壁令軍中人員藁二圍寘於積俄而雲集殷
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
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
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
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
鯉魚難免刀機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
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
人惟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續世說卷六

十

五代周程光鄴膚草肥哲善於攝養仕至樞府
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程君外
厚而內薄雖貴無壽卒時四十六
趙延乂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於
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
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
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
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不官實有恤緯
之僭

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
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十人水深

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又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又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碁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速功於闕碁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續世說卷六

十一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驃駸駸常欲度驂驪前庚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庚猶不憤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難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齊王彬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宋桓榮素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神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易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續世說卷六

十二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園碁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秦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王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不工由此彌善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

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
稔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揮琴客以
箸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
此始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舊善畫瑱令畫
王形像并國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
示妃嗤之因罵云故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
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

續世說卷六

三

先爾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
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
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鏗善射常以捫的大門曰終日射侯何難
之有乃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為遙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
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
襄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

又有會稽謝善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容父子持善其
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乃
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欵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
謂之仙人欵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手
器為鳧鴈蟾蛤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器皆置

續世說卷六

十四

清徽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
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
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
之便瘥因此為惜所重鍊石法取麓黃石如鵝
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
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徒和醋以塗
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增坦曰至尊

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有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若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續世說卷六

十五

闕而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為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人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稍元吉雖

相歎異然甚以為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

續世說卷六

十六

手劃洎登御林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林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好辭筆今見常侍登林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

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座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聞外傳呼

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以丹青見知躬斲役之

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曰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真偽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執筆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續世說卷六

十七

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雖晉

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蹂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臯嘗運巧思爲戰艦扶二輪蹈之朔風疾鼓若挂帆席又造欵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其爲不孝外邦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

續世說卷六

十六

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入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草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為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為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即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續世說卷六

十九

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半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檣白石為木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夏人歎

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櫃中

續世說卷六

二十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河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編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真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他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嬖人荅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續世說卷六

三一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
梁武帝嘗接到沈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眠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達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
齊柳悛甚重其婦頗或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悛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爲悛妻

所敬稷每詣悛必先通問夫人悛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悛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悛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日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已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續世說卷六

三一

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為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難之比鳳王或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勗嘗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勰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十日蔡興宗之子約

續世說卷六

三五

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儀約曰眾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數小名植文帝戲之曰植何如黎數曰黎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也孝武好誡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肱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斥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帝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交游字然諾時人云游道獼猴而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闕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為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

續世說卷六

三四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頊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關崔謹調之曰教弟種鬻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謹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奉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為外
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曰二柳
俱推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為我牛羊下來邪

北齊徐之才朝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
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又朝盧元明云
在上為虐在邱為虛生男為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而狹長蕭登戲之云卿何為謗經如
周曰自來不謗經答大笑曰君當不謗餘經正

續世說卷六

三五

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
狹長也如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
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
禁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
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
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朝之曰麥是
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

應之

唐閻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恪立功塞外立
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為宇文
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
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
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為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
數點赤詣闕進之諸宰相問其故對曰為此石

續世說卷六

三六

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
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
因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
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
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王
求禮止之曰宰相調變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
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則臘月雷亦為瑞
矣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苗晉卿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為書判之首衆知爽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爽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為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未泚潛逆姚令言為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兒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惟慳之謀成業之業無出于子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為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為火迫鄰侯

續世說卷六

三

喬琳好談諧侮謔為監察御史與同寮畢耀朝請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司戶朱泚潛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為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顧况惟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

之選著作郎况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泌卒况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

闕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侍我淺也

續世說卷六

三

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五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為誹謗德宗遠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為圍雪散雪等曲言游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

于頔為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

改官

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
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
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
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而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
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
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

續世說卷六

三十九

即不識大知有他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
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
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
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風
雷不令之兆

鄭榮善為詩多侮刺刺時故落枝調時號鄭五
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解
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
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
之以為口實

酷吏郭霸為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
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
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
即好事

王勃為沛王府修撰諸王闕難互有勝負勃戲
為檄英王難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
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續世說卷六

三十九

鄧元挺為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談者所鄙
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為鄧渴為詩勝於衢路
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
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
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
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為巴州刺
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曰學士相繼作將相皆
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
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

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而大街之出
為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為太常少卿給事中王
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
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終
於祕書監

崔善為為尚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
身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聘上全
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為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
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拘於兩市宗權檻

續世說卷六

三十一

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
忠不効爾眾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開閉坊門穰災右衛騎曹宋
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口言為咎豈有一坊一
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造至
令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
變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為虛設悠悠蒼
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
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
陰陽致茲恒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

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劣耳

順宗冊憲宗為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
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梨法算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
好蹴鞠闢雞與諸王賭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
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
舉須為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續世說卷六

三十二

昭宗時秦裴為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
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
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
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
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
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劫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
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
奪天子賊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換緝彫殘時韓建
亦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遭朗一

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洵奏請
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洵銜之及彥若
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洵猶怏怏語及前事彥若
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
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洵報然而
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
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
瘴不死成和尚譏洵曾爲僧也洵終席慙報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
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

續世說卷六

三三

苻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
笈令繼岌携散蓋相隨自稱劉山人求訪女后
大怒苻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
爲降龍大師京師早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
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
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
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而廣每引鑑自歎曰七尺之
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

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二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
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還蕭翰立許王從益僞署松
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
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
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
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
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

唐莊宗趙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
傳國寶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受寶

續世說卷六

三四

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
了左右皆縮頭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
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
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
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豈有兩人
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
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

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為潭帥政無網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南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賊自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方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

續世說卷六

五

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致君堯舜何意今日為小朝邪

續世說卷第六

續世說卷第七

中華書局上海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編輯所藏書

自新

企羨

蘭傲

尤悔

自新

齊王洪軌為晉壽太守多昧賊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賂所敗更厲清節

續世說卷七

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誚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弈碁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解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圓碁日夜

續世說卷七

三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恨然慙感遂詣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謁周莫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之口吾穆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覬覦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更多受覬餉順德糾擿一無

所容稱爲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饗酒之名自後頗自飭厲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爲事嘗口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

續世說卷七

三

程昇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異薦昇曉財穀請棄瑕錄用權領淮南五道兩稅使昇自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數多所剗革不剗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爲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爲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爲王塚壘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情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况

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
命駕朝賢無不悉押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
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雋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
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為後生第
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靈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
袁尚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
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

續世說卷七

四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
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
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
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德輿作相郁
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
輿有佳婿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
居清列者以尚岐陽公主入皆辭疾不應惟杜
棕願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自冗官權居方面皆
自謂下遷倪若水為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為
大理少卿餞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為騶僕焉
景倩時為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賊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
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日殺五口
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

續世說卷七

五

赤松留侯之事而尤盡其善然病風痺五十九
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
府參軍嘗謁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
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二人彥節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
達鄰居盛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口
口門下騶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
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

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輕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爲相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纘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杯曰吳規慶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

續世說卷七

六

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於其首火以藝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搔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慄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侮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

下之則爲茂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故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憤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續世說卷七

七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衷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理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内刺史

瑄於武有薦道之恩武驕倨見瑄略無朝禮甚為時議所貶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

于邵為知制誥號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為比部郎中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鄩小時投文於其父洎仁表晒之

咸通末鄩為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續世說卷七

八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為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簾深處罕見其面及為中書舍人姿態倨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眾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恐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舻相後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于過矣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暗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

續世說卷七

九

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為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惟將

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於市歲餘刑部侍郎關令執政擇人

累奏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

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盧祖尚累為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為交州都督祖尚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

蔭

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暉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祿產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東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

續世說卷七

十

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通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為五王罷政事暉等既失政柄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皇上疇昔為英王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爾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蘊古獻大寶歲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而素有風癩疾蘊古以為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相州刺史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蘊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洛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温彦博王珪諫上怒以為附下周上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續世說卷七

十一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

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偽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羣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開廢月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

續世說卷七

十三

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倚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瑋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偏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

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後唐周德威身長而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為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珣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

續世說卷七

十三

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稅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稅將鎖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稅之也稅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榜出人皆宣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

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李
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初曰是行有二
錯來朝一錯放回一錯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
拜請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
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
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
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

續世說卷七

古

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默然不對送
軍巡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
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
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
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權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
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
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
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七

續世說卷第八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棲逸

輕詆

賢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
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
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
久載魚入上虞經郭視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

續世說卷八

一

而去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
點允點以家禍絕婚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
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為孝隱允為小隱又號點
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
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
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
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

曰珠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兒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窓下過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觀名山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

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

續世說卷八

二

聲遂絕惟少文傳焉子測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水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荀

蓆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

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闕康之世居京口顏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

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為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

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三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

僧達書云却粒之輩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

續世說卷八

三

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城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

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廬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鍾山有姓

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末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

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虜虜可駢何以異夫驥駉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桂襪年皆十七八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恚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惟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叙其事

續世說卷八

四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持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梁劉慧斐張孝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韋瓊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嘗執在益州召見遺以衣服逼爲卿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

續世說卷八

五

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郗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

齊棲息起鎮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為浙東觀察使為賊所害

武氏熾威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為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即位又令人安慰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教州縣數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續世說卷八

六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為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為志及生成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清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悒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山野墜笏

夫儀得放還山園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極既脫柳璨之禍乃預為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日非止暫遊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嘗賽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惻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鬼與果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薑汁無苦者

續世說卷八

七

真奇士也會天寒以薑汁飲果果引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藏於帶中乃以紅藥傅斷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恒山不知所之

田游巖母妻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東市號為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

之徵為朝散大夫周興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遠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為晉王召見之斯須鬢髮變為鬚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克與房元齡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回請還茅山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翌日卒年

續世說卷八

八

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召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爾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開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伶人調品蘇策事訖方命坐賜

湯果問易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如芝絕粒後為蜀相與王衍俱徙於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石晉鄭雲叟本名邀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

輕詆

續世說卷八

九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真為尚書僕射祥與真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僕矣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彥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而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避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
闕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於鷹
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
復還尚之失色

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
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
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
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蚧融曰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口然應者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

續世說卷八

十

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
學作貴人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柳津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
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為太僕卿而兄子梁已為右率衛黯常快
快謂人曰韋梁已落驂騑前朝廷是能用才否
識者頗以此聞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
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

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
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為禽獸決錄云羊性狠而淫指呂文顯
猪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
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為蝦蟆賦云紆青拖紫
名為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
惟朝繼夕事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
田居謂其妻為傳蠶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
何由得什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
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續世說卷八

十一

梁謝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
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陵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
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陵進謁
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
素麓踈蘇威怯悞元胄元旻正似鴨爾可以付
社稷者惟有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元
善之言為頴游說深責口之善之先患消渴以
憂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噉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我何所慮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俱爲所噉粲敗乞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醢猪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所損益而退者不伏置訟盈廷彥博惟騁雄辨與人相語

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續世說卷八

十三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口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賊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

軋曜王峻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昫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盤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謾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又云至若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

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詆

續世說卷八

十三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茂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話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而疏其失詞頗恃慢宰相遜言上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

所陵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檝而去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摧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總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

續世說卷八

十四

默自尊所辟韋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闕難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揮稍刺之馬路被禽莊宗曰爾嘗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足軍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宏肇默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日之為賈鐵背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柔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歷示監脩王峻皆嫌孽豆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馬

續世說卷八

十五

賢媛

宋蕭嬌妻某氏字淑律母嘗有疾淑律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患令口氣在口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口口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會稽

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孔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唐高祖實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人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書字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

續世說卷八

去

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北難司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願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持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數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諫漢馬后以為不能

抑退外戚令其貴戚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纖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續世說卷八

十七

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華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為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別自為計紹即問行赴太原妻乃歸鄆縣散家資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程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程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已為清吏

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媿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

續世說卷八

六

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等生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暉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口氏有鬚鬢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旌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

薛元曖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凡七十人衣冠榮之于琮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闕僖宗出幸琮病不

能從賊起為相琮以疾辭為賊所害而赦公主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垣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垣以前輩恥為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為非謂垣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卿生前如不以此禮見映便雖黜死我亦無恨垣曰諾乃以客禮見映深以為憾以事奏貶垣為衢州別駕

續世說卷八

九

李口迫於襄王煇偽署內相心不自安嘗退朝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綬鸞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口屍慟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顧竟為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表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媿婉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

御膏澤因請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口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裝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樊彥琛妻魏氏彥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爲賊所獲逼令彈箏魏歎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絃管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

續世說卷八

三

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以刀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惟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諸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棕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

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續世說卷八

五

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年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墻因雨墮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

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生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捷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續世說卷八

三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閹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徧召深熟者客曰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壽守壽州為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遠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遠集愛屬出私帑發百僚合州一解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右晉李從溫在兗州多創來與器服為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續世說卷八

三

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母為賢厚恤之

續世說卷第八

續世說卷第九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感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感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年墜床致損子峻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常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

續世說卷九

二

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峻貴用事稱六貴人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御牀與后雙陸帝為點毒以為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命之舍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球鬪雞常呼為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為太常卿楚國公又為之下教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仰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

續世說卷九

三

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髯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元宗時張暉王珣王毛仲皆鄧通閹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封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鎮日宴

徐浩娶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
邕注授京尉為御史大夫李棲筠所彈自吏部
侍郎集賢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為武承嗣所
奪知之恚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
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
死

太宗俘敵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通娑
婆寐自言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
敬館之於金鵝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

續世說卷九

三

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
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真等築望仙臺於南郊
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
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
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
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
年上仙宣宗即位誅趙歸真流軒轅集於嶺南
既而自受錄於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
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棄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有
珠色曠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
宥之

然免

宋徐美之不悅願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
延年曰昔荀最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
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為劉湛所出為永嘉
太守甚恚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
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續世說卷九

四

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頴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
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
自其解落瞑然口之如無頴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親封倫而見
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
旨廢於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
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為之信

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
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
校押素疏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
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
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
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
使不忍選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年更令歐陽詢狀貌醜
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

續世說卷九

五

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
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十萬乃可
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
萬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似唐年還誅四
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
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
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
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故各識家而
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
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棄起爲太常博士太常
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
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廣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
爲夜飲及歸大夫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命鄭
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
有簿籍惟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命
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
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續世說卷九

六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議李吉
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
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
徇情輕脫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黃
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謚之
後爲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
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金丹須小兒心肝
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局鎖小兒甚密
街市怛怛上聞之不說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

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寃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為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申憐其窮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願請公事

續世說卷九

七

幸期佐理勿憚康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

朱全忠弒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

為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銑長淮絕泗

宋范煜謀逆子鵠連坐就刑於市煜醉鵠亦醉鵠取土及果皮以擲煜呼為別駕數十聲煜問

續世說卷九

八

曰汝曠我耶鵠曰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鵠回罵煜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鵠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疑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推峯中河陸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陳魯廣達為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輓詞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為埋銘云石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有梅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續世說卷九

九

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歲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

汰侈

梁賀□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糾奏繁華變其耳目夫夫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之敝

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

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奢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伍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蕞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為槽窓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

續世說卷九

十

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看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為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奢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奢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履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麝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字

續世說卷九

十一

為脚

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郢州乃十餘舡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罩離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童玉砌金堦梁柱檁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以自給

煬帝作西苑其內為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人剪線為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因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

續世說卷九

十三

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

楊鈺楊鈞韓說秦三夫人競開第舍極其壯麗

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巧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競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噲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馬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續世說卷九

三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幕器四充物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笮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敵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野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閨闈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與馬僮奴勢踰王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中初代杜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續世說卷九

十四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入鎮蜀移去元宗鑄金眞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豪華

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水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第者數十百人德宗即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湊成園

潘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持詔每月

續世說卷九

十五

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惟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為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窓戶皆飾之以雜寶并杵藥

續世說卷九

十六

曰樽櫃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為其筐賜五百萬緡他物稱是十年以保衡為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餽四十橐駝以飼倖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數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首飾以綾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

家少小携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博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夫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

石晉張錢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憇於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歸

續世說卷九

十七

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錢後爲富家積白金萬緡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

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財貨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機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

之更蕪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圍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樸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

續世說卷九

十六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續世說卷第九

續世說卷第十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藏書

直諫

直諫

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皇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

續世說卷十

十一

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獲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其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

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綽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謹言傅綽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詣佞未明求衣日盱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羅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耗神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茲而盡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續世說卷十

三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寺是大功德真願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願徐去無異容

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痼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褲俗云利於官隋高祖

續世說卷十

三

以爲厭盡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鷄死懷中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蹟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

續世說卷十

四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墜四豕有雄彘突其馬蹙儉投

續世說卷十

五

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夫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必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矚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口死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詔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故餅一枚雖無千金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續世說卷十

六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謚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令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推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

者乃坐敬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
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懼如
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間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
王媛之姬媛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
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
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
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
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

續世說卷十

七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
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
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
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
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
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惴惴太宗怒曰卿昏
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
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
已當死陛下置之樞廷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
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
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
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
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
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
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夫義矣昔漢文時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鑿與在前
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路

續世說卷十

八

所費之直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
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凡陛下所爲皆邀踰
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
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
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
縱不能慕漢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
宗乃止

劉洎疎峻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
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
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皆應答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為此祇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續世說卷十

九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熱所溫清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政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口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

所在縱暴錄良嗣在荊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

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鷓鴣者又聞相國參軍蘆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妓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

續世說卷十

十

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柳範為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

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以爲科官封授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叙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續世說卷十

十一

高季輔嘗切諫時政得失太宗持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責菽粟又傾機杼經

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氏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旨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刈獲月半

續世說卷十

十一

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吕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諭之曰卿云吕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寧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

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韋思謙為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鸚鵡鷹

續世說卷十

十一

鷓鴣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勤等四鎮極為彫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西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

裔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

議至是稍寧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言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

續世說卷十

十四

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鉞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為回波詞眾多為詬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歲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真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
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
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
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真宰
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北僧邀車駕觀葬舍利
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
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北僧詭譎直欲邀致萬
乘以惑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
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口直臣
之氣也

續世說卷十

十五

盧懷慎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
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職吏削迹奪祿十
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干所告貶循州司馬留
當干於內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
主者皆不受盡命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
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賊之輩恃
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構准律奴婢告主非
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

奴實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且將帥之功莫
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壻先已當辜趙縱今又
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
恐息望於他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干鎰乃
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諝爲河東租庸等使時闕輔大旱請入奏計
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權酷之利一歲出入幾何
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
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
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

續世說卷十

十六

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
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則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
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門司式云其有
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
不許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
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
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
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

潼關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替至於今日天下之蔽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當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辜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構於代宗貶真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琬為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婦等祠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極言其不可曰大地婆婦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

續世說卷十

十七

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為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鎛為相裴度上疏以為陛下引一市肆商口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為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官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為清廟震驚三時之祀宜先迎復神主脩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搞有功至如中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既當亂離之際必為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

續世說卷十

十六

飲盜馬蓋知為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朴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

歸登為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命足下獨當自

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後
為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
為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祐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
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祐因供奉僧進經以
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祐不因僧得郡諫
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
祐之時不記發言前後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
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
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續世說卷十

无

薛廷老與同寮入閣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
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
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
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
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
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即知有用乞
陛下勿罪人言帝曰已論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
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而首帝曰何也處
厚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

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
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
以銀綵

韓愈始為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
貶連州陽山令後為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
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
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
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

續世說卷十

三十

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威德致損清
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
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
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
嫌隙只是威福大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
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
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
冠別第妓人京師驚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
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

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命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

續世說卷十

三

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為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

元追之以莖擊傷頰而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云况聞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

續世說卷十

三

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

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爲諫大夫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邢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爲之感悟寶歷中肆赦先是郭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續世說卷十

三

大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旨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軍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政游無度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娼優近習賞賜太厚况金銀貨幣皆生靈膏

續世說 卷一〇

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羣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而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間中奏事羣等抗論人皆相賀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

續世說卷十

三四

承璀爲軍器使

蘇安恒諫則天曰陛下廢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

一一三

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生今
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
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則天
大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年等以姦佞相次
進用誣譖時宰毀訛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絀無
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
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
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為城開解之城
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

續世說卷十

三五

城當取白麻壞之

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
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
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
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
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
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
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
人呂向上疏諫曰鷓鴣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
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

之樂若荆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
塵縱璫元方墟幽土單于為醢穹廬為汚何塞
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為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
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
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
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置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殺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
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續世說卷十

三六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
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
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
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
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
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
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富有
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
持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
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兵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疎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

續世說卷十

三

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達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浚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逸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續世說卷十

三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排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恩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

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彫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

續世說卷十

二十九

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耆耄懷吞噬之心荆渚日圖窺伺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咸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為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

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粗庸惜才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為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繫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聞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為之也

續世說卷十

三十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忿狷

仇隙

紕漏

儉書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續世說卷十一

之事果次歲終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為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

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人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傅綽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為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續世說卷十一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僮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頰楊素為宰相汝每言此二人惟堪噉餘爾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安各有所持於是夔安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安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命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請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普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堯諡曰褊公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撫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

焉

李翱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嘗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紳以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

續世說卷十一

四

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淙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淙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淙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淙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蹶蹶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淙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

共射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躡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客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後毅費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續世說卷十一

五

北齊崔陵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陵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

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

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許劉二逖街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

續世說卷十一

六

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為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爲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言其罪李正己上書表訟晏之寃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惡之遂賜炎死

豆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郴州司

馬異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虜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揆徙職奏爲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

續世說卷十一

七

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於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難聞之言延賞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甥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於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有所以掩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贄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贄極言延齡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贄由是罷相

續世說卷十一

八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遇知口豆參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所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再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權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陳討代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

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珣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珣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珣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為相指樵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積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

續世說卷十一

九

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吏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為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口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號州刺史召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

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鄴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為鄴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堯善融為萬年令堯謁之彥融未出堯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為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堯故其子弟嘗云崔雋

續世說卷十一

十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楨秩滿玉乃下筆除楨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為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為手勢令史宏肇不聞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達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達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達

吉達吉不應宏肇欲殿之達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續世說卷十一

十一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侯景慕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敬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隋劉臻為儀同有劉訥者亦為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既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續世說卷十一

十三

隋蘇威為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避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此
隋王劬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劬弗之覺惟肉少數廚人廚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元道為長史君廓屢為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即

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廊私發之不識草
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
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
劉昫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
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迴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
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昺為戶部侍郎昺嘗與口擬之同
行慶弔客次有禮記昺讀之曰蒸嘗伏獵擬之
戲問昺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
弄慶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
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
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為房州刺史者
死矣

第五琦為相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
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先追按之琦對

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為宰相不可自恃若
其付受有憑伏請准法科罪期光以為此是琦
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
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
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來子珣為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
彈之曰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
渌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

渌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
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
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
以為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為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注佐功臣
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為題堯舜禹湯
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

三側大為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克黨破真定之逆城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詔曰契丹既無克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俸一月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石晉馮玉為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續世說卷十一

十五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入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齧劉秀之儉各呼為老慳梁王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麓敬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為盜所攻陸升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盞輒云此酒對口鹽豉薑桂之屬並掛屏風酒數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齒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矣

續世說卷十一

十六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韭茹生韭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為工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卧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饑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為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

散施厨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他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絕極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婢財及將成禮猶競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

續世說卷十一

十七

送騾乃嫌脚踏許田則云賦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緣吝嗇致此糾紛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百餘口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可輒用至死惟著敝褲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沒並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脩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岱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綾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饗膳品數簡陋武

續世說卷十一

十八

皇怒其菲薄答而詔之克脩慙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構故家益富嘗於積鏹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穰災正辭曰此必喝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錠爲他人所有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惟以聚

飲為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
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劄而怒曰必是來獵酒
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昇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頰用鐵盥暑則
寢於青葛雖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貧萬計而性
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象輪於衣下而行如
環珮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
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

續世說卷十一

十九

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及棺嗣天子不敢
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一

續世說卷第十二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假謫

邪詔

讒險

姦佞

假謫

宋檀道濟代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
告之魏人追之衆怛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
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

續世說卷十二

一

餘以降者為妾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
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敝惡乃過遇下善候當塗
能為詭激

唐文宗蕭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
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
十數年間兩授旄鉞事發賜死聞人蕭本又稱
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
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
問偽妾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感元感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口猶未平漢道將何莫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知其詐

續世說卷十二

三

許敬宗掌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杜淹與韋嗣福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范處訥武三思寮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殺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

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墨鞬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續世說卷十二

三

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日朝上清不復遇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聞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裴延齡每奏討除皆恣驕詭慳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因討料

造神龍寺頃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則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闕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為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為延齡險猾售姦

續世說卷十二

四

詭譎求媚

柳泌為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為宦官所弑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炙灼之痕浹身而已

王鏐代杜佑鎮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鏐鏐內之鞞中鞞中先有他書矣鏐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誦眾人以為神明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尺粟無私焉大業末天

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鵲交置諸巢中令羣鳥聞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况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盡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殷病風疽駢

續世說卷十二

五

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口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

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寰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寰以一破幞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幞頭也

續世說卷十三

六

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教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猝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鎮澧朗於府中濬一深潭構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惟口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身文遽躍入水徧取所擲寶器戲玩

於水而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烏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續世說卷十三

七

慕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蠅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詔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

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煬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惟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李充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曰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艸賴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腹而駛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續世說卷十三

八

有薦山人范知濟文學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

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議豈宜偷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口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

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桃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

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

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以為十八

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武懿等宗楚客宗晉卿侯其門庭爭執鞭撻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裴軋祐先為御史大夫出為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

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為友生所發坐流愛州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璿言成

周宣謝卜代愈隆漢武建寧威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

續世說卷十三

九

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璿奏遂不避正殿

姚璿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璿訪嶺南諸山川草木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符國姓列奏

其事則天大悅召為天官侍郎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

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

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中却

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
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
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
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
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
訐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寮大赦天
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雞皆雉咎
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屬籍固祿位
爾

續世說卷十三

十

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
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
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
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
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
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委任使死且不憚
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
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
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
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

以綠帛畏其傷微露之於幘頭下莫太后見之
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
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
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
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自
衣缺膊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
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續世說卷十三

十一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覲近郡時中官董秀用
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
曰七郎家中幾口月費幾何秀曰久矣近職然
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僅千餘緡少遊
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
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
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責人勞
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
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
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莫竭
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爲

之內載為之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歛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禁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廬舍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兩不壞池池生瑞鹽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驛驗之鎮與滉仍同上表賀請宣副史館置神祠

錫嘉號

續世說卷十三

十三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為輔相無大過而罷莫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五為瓶高八尺者以獻嚴綬為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寮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為兩班之首舊識江朝叙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為御史所劾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

誥龐嚴將防生紳黨左遷于教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教素與嚴善訴其非罪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仲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然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續世說卷十三

十三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為滑八孟簡佞佛鎮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闕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

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與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

竇懷貞為御史大夫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懷

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韋后乳母

王氏為妻自稱皇后阿着時人或以為國者懷

貞處之不作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

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為左僕射時人

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者後作公主邑丞言

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唐韻音也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竇壽寺鐘成力士高慶之舉朝畢至

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口者擊至二十杵

少尚十杵

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

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辨踊哭泣過於已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

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為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

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為四其御史御史大

夫魏元忠卧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請

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令閭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

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

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

餘人口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

日度留飲酒樓楚燭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

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

屬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

坐客皆快之續世說卷十二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

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

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温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

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披紫衫于項挽

公主犢車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履温馳詣安

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

六典改宏文館為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街城見府解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為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藝一炷餘命於塔廟中焚之□□□□

續世說卷十二

十六

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責之

讒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遂出為新安太守

隋諸葛穎煬帝所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北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淵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

續世說卷十三

十七

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

唐宗室吳國公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兎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為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為左僕射倫為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謀陷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命敬宗鞠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懷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構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鞠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温彦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

續世說卷十三

六

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難極可憂惶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事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李義府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必加傾陷

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疎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

續世說卷十三

七

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已薄適之言疎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曾殺之嚴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叙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命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鑿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

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李林甫忌楊慎矜受元宗恩遇誣以慎矜是隋
家子孫欲復隋室慎矜慎餘慎名俱賜死令御
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慎矜之罪
瑄不肯答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撤其枷柄向
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
之驢駒跋蹶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
被杖而死

王珙與楊慎矜親且情厚慎矜願汲引之及貴
威爭權珙附李林甫構成慎矜之罪閹門誅滅

續世說卷十三

三十

既而王珙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迫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
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
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潜然出涕或以告杞
杞謀陷之誣告寧為泚內應俯伏獻敬上信之
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為
寃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
邊偽自請行上固以為不可乃薦鎰為隴右節
度使鎰竟為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為
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炬侍
聞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
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
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
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真
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連衡
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讎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為之鷹
犬同旗紳貶瑞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

續世說卷十三

三十一

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
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
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閹
十六子

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讒毀之德
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
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給亦入奏
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給私懷憤怒遂晨
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
殺務盈泥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盱驛吏聞

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給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

續世說卷十二

三

請立深王為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達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給李仲言時號八闖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興元即命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駢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應圖識宅據乾綱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鎮襄

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罹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續世說卷十二

三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餒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曰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也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為陳逆順希烈必草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

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真卿竟爲希烈所殺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郟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函以授敏中曰此皆

續世說卷十三

三

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閩王王延鈞好鬼神巫盛韜有寵薛文傑惡樞密使吳昂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昂許諾明日

文傑使韜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誣服并妻子誅之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秘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

續世說卷十三

三五

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惡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之格佞魏琅邪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秦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劄陸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味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佞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鄺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和語停廢公事人號為三佞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

續世說卷十三

三六

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為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祖將謀廢立倫故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劉追劾之改諡謬黜贈官削實封

崔暹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讒聞引暹為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三思寵漸厚暹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桓敬等徒嶺外暹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

問誰可使者暹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敬所惡而絀暹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蘇味道為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謹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摸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處士及登朝趨趨詭佞專俟權貴奢靡淫縱獲譏於世

續世說卷十三

三七

李林甫而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為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藉耶卿有何門

問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但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逐九齡林甫代九齡為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會合上益信任後敗賜死毀載父母及祖墳斷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官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慕博游

續世說卷十三

三十八

公卿門角賄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廉惟閣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伍伍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宰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周凡其黨閭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儉薄大言詭意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

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棲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即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為江陵府士曹為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首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口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為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口上疏言稹與宏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續世說卷十二

三十九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為水族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為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辨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欵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

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
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
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
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
尉意注偽有疾召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為
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
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
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浴堂門口錦綵是夕彗
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繁

續世說卷十二

三十一

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詞贊其功
業史以為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
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
宴言臣少游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
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
佞如此

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
朝蜀主問奸佞為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
蜀主以詆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

續世說卷第十二

續世說卷十二

三十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讌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痛極抱母一慟而絕潛之妻復撫潛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于孝潛妻之死也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當通判海州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為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為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為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為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人時時携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為報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為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嚮數年間入筦機密遂登庸焉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生之要夜分盥灌望闕而逝舉其體甚輕若蟬
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
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
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
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續墨客揮犀一

三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撒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故而家甚貧忽吟一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撒去至今
致仕尚康寧

扈興屠狗為事

扈興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為事間或
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
厨一日市牛歸纏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
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
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
腹中有犢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
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
貧因天道遠乎扈興今為手力厨子於縣衙年
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為禍

鄆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中饋
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于器皿服用之物悉自
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
媿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媿對爐而坐有一猫正
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媿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
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燒大駭而去後數日媿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
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續墨客揮犀一

四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曰犂車牛
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
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
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
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教人驅馭之
法耒耜之器爲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
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
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卧仙

華岳張超谷崑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游
人多以酒滙口中呼爲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
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崑
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
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
讀二人字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廢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廢養一猴甚大如
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繫亦不遠去廢有
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
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即滅其
火人已怪之廢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續墨客揮犀一

六

子三日浴之猴在旁圍卒貧乏常居家以治蔬
於園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
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于
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
常見浴兒乃教人之所爲於是白于耿使而斬
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多植之有至數千株者
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鶯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繆也

迂濶好怪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誇鶴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

皆勸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平生有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屏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

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迺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迺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土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彬州境有香山寺寺構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多羣猴至相呼沿掛簷楹之上亦入庖廚竊食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思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衆

猴呼叫而益走引領望之俄傾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絕跡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木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鷓誤也
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紋者
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蓋
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為江左之高文當
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鍾錘之功

續墨客揮犀卷二

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
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
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
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
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
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采
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

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
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
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
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
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
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懽悅
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
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一帆而
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續墨客揮犀卷二

深也

胥吏魁桀校槍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校槍
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遣往
往佯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
斥逐之既來叅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
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
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
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

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攜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弼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有黑紋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

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柳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鼻瀉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蠋草鬥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

遷徙也無故而入于水下是奇怪也夫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爲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

人爲之如至方不能踰矩至圓不能過規左邱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箴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咸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髮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為僧徒所據竊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唐主簿樂毅論在其家子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嘗見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于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畫夢至家

池州崔球為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畫夢至其家見其妻正凭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

答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教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死必為世誠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卷之二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血如皂笊子

真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骨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如皂笊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能然洎回覲求其法乃取牛蜊淪而去其皮耳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暴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亦常欲有餘而致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為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針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冑逐北人內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誠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

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屈彼亦宜誌之也

艷指溪作詩

艷指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汲溪溪流漲艷重遲為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似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詬遂不敢仰視艷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業成方食肉

賈叅政之父名玘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開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叅政方五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叅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羣從孤幼貧不能自立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鑿

張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鑿大師蜀中民素
所禮重一日文鑿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
張唐輔同侯于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
睨文鑿罩于其首文鑿大怒誼呶張公遽召才
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
僕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
痒取下僕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開遂且權少
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
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
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
坐大笑

小民不為利動

興元府李翁以煨鐵為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
姿容絕麗人目之為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
為妻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
貧士願聘為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
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為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
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
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
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
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
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三

續墨客揮犀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遣李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頭者中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蜴蜥足短而加闊亦有其色

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輪人不敢竊發輪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給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問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為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

庶可以減口妻以為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為救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而飲救輒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參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于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槌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

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竊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爲隣二生素無讎隙睹貌輒相惡憎張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

續墨客揮犀曰

五

冤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刀伺諸門勸其肯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余嘗知辰州民與蠻獠雜處其俗父母喪不啣糲梁盞酪飛走之肉惟食藜藿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鄆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

續墨客揮犀曰

六

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研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研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郵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蝮蛇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蝮蛇誤躍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為愚情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為愚情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且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

續墨客揮犀四

七

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脩速脩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翻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略曰纏連乎七月八月滄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乎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

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疎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郿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肅恬靜寡慾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艤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之

續墨客揮犀四

八

安邊良策

密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絕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推珪侍中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

驚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 今上於春宮
扶天之祥已兆于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
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
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緡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
幣鬻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乃

續墨客揮犀四

九

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數丈
井纜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皓
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即出
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
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割之凡
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
驗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
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
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
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
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
故歐公贈其詩畧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曾看揮
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
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今為白髮翁 下闕

續墨客揮犀四

十

續墨客揮犀卷之四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故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而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

續墨客揮犀卷五

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而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

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驪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棲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人乘驪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監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麻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續墨客揮犀卷五

辟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第渾厚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子察訪過延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子乃齋絮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臍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

然滿目予到京師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次流傳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裏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螭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蟻蝨滿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蝨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

須食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甌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爲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過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

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喟然嘆息曰民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怨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于懷無復芥蒂後赴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乃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繫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

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相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歛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畧叙其事予與夷甫遠觀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祕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因戲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撲

續墨客揮犀上

五

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視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云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

之復聯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豫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俟膳六朝書半甲乃畢熙載使歌姬秦箏蘭衣弊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

續墨客揮犀上

六

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使箏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構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餅封鏽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以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長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未石

李茶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確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于石穴中若烟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為未石

古鑑

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陽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捉誥勅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持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

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為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駝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脉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脉圍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鑿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邱號毛僧日游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閻梨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緝一鄧文約縮一楊元素縉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與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

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五

十一

續墨客揮犀卷之五

續墨客揮犀 卷六

續墨客揮犀卷之六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續墨客揮犀六

十一

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晚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

一七三

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搖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報然不悅而去

好譏詭

郭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詭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賸攀龍只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續墨客揮犀六

二

作啟事遺友生

孔大夫嗣宗為浙漕戲作啟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搏被詔至闕下

真宗時陳搏被詔至闕下問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塵市童孺爭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為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眾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涕出應難與去聲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

續墨客揮犀六

三

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于平門外注

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
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余過鄧境
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
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
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
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作何象
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
天祿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續墨客揮犀六

四

嘉祐中伯兄為街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齊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
其鑑鑑不見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
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鯉魚圖

嶺表異物誌記鯉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
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鯉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
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
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鉅

利遇鹿豕即以尾擊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
或為鼉龜其為鯉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鈎于犬
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鯉魚尾而食之則為人
所斃

屢擢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擢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
大袍袖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銜怪之謂
曰袖何廣耶奎曰要威天下蒼生銜答曰此但
能威一箇耳

續墨客揮犀六

五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名東坡且
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
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
方當而立歲延翁正及古稀年

幼芳妹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
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
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階折腰請曰幼芳妹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覲為墨池謂鼓為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僧

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

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眾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改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

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里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為雄威晉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

鄰雞未動曉駢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聲
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家貧苦學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
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篋如也既就試遂為
解首其謝答啟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
一軍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即中懲其
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廢濡涸轍而士人
終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

續墨客揮犀六

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壁
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
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雇
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遽馬赴闕

丹青為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真妙于詞翰然疎逸自號懶
散翁父絃為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

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徧示家人
皆笑云此正似廳前李尚書俗呼軍校默因戲
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
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蘓子美之甥
也子美曾作自咏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
兒女見須驚默亦品稜多疵類其舅云

武城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
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
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
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邱墟遂移
今縣

好為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
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
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于坐
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望見野外一牛就樹上磨

痒家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
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
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象救之而已

續墨客揮犀卷六

續墨客揮犀六

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
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
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接蓮的于靛甕中
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
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盖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續墨客揮犀七

一

曼卿醉與之校為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
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廂
帥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為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
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
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
沈馮為有貌大臣歐陽永叔主文試以貴老為
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莊黃耆之狀類
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最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
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
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蚋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蚋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
不爾多為蚊蚋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蚋
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
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
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
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
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
善有邑豪脩醮告當為都工簿有施利一客道
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
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
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
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
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
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為健吏至
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鬚以佈小兒

今人呼麻鬚以佈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
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為帥秋北人暴戾好殺
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鬚來啼聲即
絕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
都令將軍麻鬚瀆通河朔虐用其民每以木鷲
為試鷲流不瀆謂瀆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喘
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鬚
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為是

或云日本名祐呼鬚者為其多髭鬚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
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
仰戴但目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
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
還俗既而開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
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
耳

續修四庫全書

四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
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
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菓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
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
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為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和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
為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

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嘗與

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為訝

鼓隊繞出軍前敵見皆愕貽進兵奮擊大破之

誦偈諦咒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糊獮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
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沼間
垂鈎布網者但志心默倒誦偈諦咒一七遍則
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
濟物命後為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續修四庫全書

五

白雁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
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
白雁來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為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為不次及再罷相
頗有賣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
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
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間康多以蒙山顧渚新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襍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亦祇謂之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為天下第一

續墨客揮犀

六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嘗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為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

花中不為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於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為天下第一

關中無螻蛄

關中無螻蛄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螻蛄土人佈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續墨客揮犀

六

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閩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閩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惟有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鶴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

之作

忌兀日

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云當是亢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為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書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即席而問曰

續皇朝雜錄七

八

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取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黃疾

夜藏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容鼠聞其氣欲盜食

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病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裸體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惟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遂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

續皇朝雜錄七

九

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請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為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體亦

省事清心之端也

楊郎中斷辟囚

楊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斷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今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卷七

續墨客揮犀卷之七

續墨客揮犀卷第八

為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為游謁之士所擾遂作一詩揭于賓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齒一簞戴靴賓客日相過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杯聽我苦中歌更拚一具窮槍飲唾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出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閭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

第一篇題云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嘗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余云海多連山複嶺綿亘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嘗讀小說載盧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屢銅盤以效其聲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屢之藏用撫掌曰其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卿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禱尼邱山得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字伯魚史鮒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闕穀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惟恐不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譙周命世大才而其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與周字子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爾左邱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體

續修四庫全書

二

續修四庫全書

三

戴僕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止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

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
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鴛
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
先生畫計謨一个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
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
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訛謔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
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訛謔題其傍

續墨客揮犀八

四

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值宿如有故不宿則虛
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
即須入宿過豁宿例于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
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
謂鴛為右軍以其好養鴛也有一士人遣人醋

梅與燂鴛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燂右軍兩
隻脚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
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
陳方食缺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
偶手中陳大怖駭立勝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為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洎為京西轉運使解

續墨客揮犀八

五

字在許州嘗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
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於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
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
張百杯將飲時先置清水大盃于其側每盡一
杯即吸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

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鞏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楹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埽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續修四庫全書

六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慈母鄭夫人宗慈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傳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冒于蛛網蛛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啣芋梗微破以瘡就啣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貌狸皆紀實也移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閣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貌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北人為珍膳味純子而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續修四庫全書

六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為世戒張乘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乘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于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鮓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鮓也取其石治以為器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為桶濯足及令排棒腦于兩股間以脚棚繫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為戒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之不悻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為一詩書于門曰高却墻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去給池中魚鱉應相賀今日方知有主人

邱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翁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汶水邱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峰裏住人家

萬菜

王舜求云萬菜出高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木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歷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過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續墨客揮犀卷八

十

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嘗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卷之八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為五斗粟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隅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

續墨客揮犀卷九

十

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腫遲行一驛比至已斲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日以談禪

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但
閉目不覩已是一重公案當世深服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
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
之美耳雖不健美富瞻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
正當如是吾謂詩人已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
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
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

續墨客揮犀九

二

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願黨耶以我偶
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
出於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
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貂挂壁何由
彎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斑
林角黍餌沈塚口竹非黑點之班也楚竹初生
苔封之土人所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
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
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
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竟此溪不
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
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孝詣闕函陳
狀 英廟勅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
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

續墨客揮犀九

三

命既往召二李謂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
若不以券契文字為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
者即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
積莫之其數命取火焚之乃於狀後判曰獸生
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共
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帝特改一
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昃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元咎為之傳詳

續墨客揮犀卷九

四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問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常見其所業命破局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榭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畫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

續墨客揮犀卷九

五

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乃無曠古以前地界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卷之九

續墨客揮犀卷第十

琴曲宮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為
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決泛四越溪吟五
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
清十忘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刁斗
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霜

續墨客揮犀十

業已隨烟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
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
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
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口
家似歛眉哀怨徘徊愁不語却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
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過

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

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
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
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合軍中聞
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
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過敵未接戰遽聲鉦
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征聲止士卒突
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續墨客揮犀十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未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
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閭祠之引羣囚立鐘前
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
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
陰使人以黑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
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
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
法出於小說

續墨客揮犀卷之十終

續墨客揮犀十

三

醉翁談錄目錄

卷之一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

水碓古詩

竹奴文

約朋友結課檄書

容勝齋致語

御書扇銘

清醇酒頌

醉翁談錄目錄

竹石銘

温公聯句

弄竹杖詩

卷之二

榮貴要覽

戊辰新恩遊 御園錄

含元殿

曲江之宴

同昌公主

蓮池

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正月元旦 八日送窮 立春 上元

二月社日 寒食

三月清明 上巳遊曲江

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四月八日浴佛

五月端午

六月

醉翁談錄目錄

七月七夕乞巧

八月中秋拜月

九月重陽

十月一日煖爐

十一月冬至

十二月除夜

卷之五

瑣聞異聞

日林國恠石

賜輔國辟邪玉

碧芙蓉為異

奉天之讖

詩讖

神仙術

金玉屑化為胡蝶

雕木為技術

酒山紫海之異

黃金地

元藏幾滄洲遇仙

羅浮先生

醉翁談錄目錄

三

懿宗佳讖

九玉釵

聞步輦香

九花虬

醉翁談錄目錄

醉翁談錄卷之一

從政郎新衡州錄事參軍金盈之撰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 嘉定己巳勅賜府第

奮身許國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報功可使樓臺之無地不有間生之瑰傑莫成脇大之殊勳方乾坤之氣豁爾清平宜國家之典舉於希闕恭惟某官相門勳望聖世儒宗尚父素死二心新傳衣鉢阿衡咸有一德感會風雲挺孤忠於熾嶮之間平巨姦於盤錯之日祖宗基業三百載反掌而安南北生靈億萬人

醉翁談錄卷一

一

息肩以樂腹心熬極手翼龍樓群賢並進於清朝公論大開於今日肆疇趨烈上簡淵衷在相臣體國固自忘家而明主禮賢莫優賜第地靈闡秘天緯開祥於萬家闡闡之屋得十項靖深之址棟宇聳高于霄漢軒窗夏絕於塵埃煥然制作之規模來從天上恍若神仙之洞府移在人間不數晏嬰夾壇之居且異馬周佳麗之宅彰一人之體貌新百辟之儀型蓋凡有議論欲問仲舒而獨佩安危尤資中令敬請龜卜肇舉虹梁敢採歡聲式彰善頌

拋梁東於赫曦輪麗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紘

都在照臨中

拋梁南仰矚宸居碧漢參已辨致君新事業坐看咸五與登三

拋梁西參井煙光望欲迷萬里狼鋒今已息何須傳檄定羗氐

拋梁北聘使交馳正如織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皆由公相力

拋梁上望外晴嵐環碧嶂不惟宸極好公歸北斗泰山誰不仰

拋梁下燕雀但知棲廣廈幾多桃李荷栽培準擬

醉翁談錄卷一

三

春風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德尊而神泰心逸而體胖紫宸隔咫尺之遙清問有十行之寵君臣千載永為宗廟之棟梁父子一門並紀勲庸之彞鼎

水碓古詩

生平志剛堅打硬鐵石背而何不自持受制一浣水
眯目厭揚糠折腰常為米俛仰不暫停瞥盪音殊不
已廩人欲繼粟僕僕乃使已鋌錚夜雨中塵糝西風
裏亦有濟時材野老勿輕眎鄰車久不轉為乏河九
里區區二千石因而成事耳

竹奴文

予以畏日虐畫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新
筆與筠枕將違暑於須臾卧既久而不寐汗如漿而
浹膚揮員篋以腕脫楚人所甲反雲同音咀堅冰而口
舌榻枕篋之三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僕之
鼻祖宅于涓墟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鈞月北海者後
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為
踴天衢連後來兮孫稚遂枝分而派居僕家寒而族
冷無紹介之吹嘘顧以涼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
以道夫臺與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僕等烏可緘

醉翁談錄卷一

三

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僕有竹氏夫人者性不
熱中體清而癯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
誠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諛予應曰俞吾方思之乃
遣長鬚三子具□而竹氏至予呼之前曰汝以斧
斤成質遇熱□須憑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
德采蘋之職曷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
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鑿而襲微
侯之爵頃反毛穎以翰墨之勲而擢中書之除汝非
有功有德可與二君子為徒今然汝之僭號而謂汝
為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死沮詐以缺

望遠銜寬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豈謂是
致妻久懼焉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裁書辱開陳而是正
庸迫陋以□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虚敢失
言以懷怨甘貶爵而為下執之趨

約朋友結課檄書

士懷居不為士莫辭會友之文人不耻何若人當廣
齊賢之見矧國家求士之詔甫及而郡國貢英之
典立行如臨深淵无宜羨魚並馳中原誰先得鹿夢
回槐國還驚舉子之忙戰閩棘園肯効原夫之輩自
非磨犀角擢象齒安得附鳳翼攀龍鱗惟其一而

醉翁誌錄卷一

四

吹心也多多益辨白雪陽春雖云寡和高山流水自
有知音况人人磨鐵硯之徒个个奪錦標之手文妙
黃絹幼婦賦高鳥有子虛如或一日暴十日寒豈謂
千人英萬人傑欲跨烏雞馬須還扛鼎之人不戰黃
鶴樓爭觀降旗之帥詎可家自為師人自為學要知
游必擇士居必擇鄰幸有王郎司講及時之得可先
劉氏益堅同姓之謀過猶不及惟茲四人期而不至
其罰五百凡我既盟之後吾友從事於斯點爾何如
異乎三子之撰聊爾自謂或有一日之長待收拾芥
之勳當鼓焚舟之勇益張士氣橫飛得志之秋大振

家風聯名淡墨之上檄書所至與議僉從

容膝齋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
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之問漢宋榻但求於細木門
閭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龜魚薦瑞某技窮知止興
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苦无多又餘千稔九萬里而風
斯在下安敢肆言鷓鴣不過於一枝鳳皇如翔於千
仞因山之麓倚竹為廬每駐屐而少留必橫琴而獨
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
出橘州之景曲肱而枕可追槐里之懽畫掩卷以盟

醉翁誌錄卷一

五

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棖沉
沉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孫公諱直孫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十字賜之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
儒之句後十七年公之子臣樞屬某為之銘曰

天厭隋亂

唐室代興

於赫太祖

大人繼明

手持三尺

除殘禁暴

日月宣光

風霆布號

功侔堯舜

德配禹天

卑宮菲食

吾無間然

賢路宏開 正真是與 儒先首尊

御于帝所 著為世準 聖聖相因

稽經問道 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

萬人之傑 耆儒宿艾 歷宗三葉

扇出上方 寶墨未乾 天縱筆妙

宛若龍鸞 璧月煌煌 光燭葑室

子孫祝之 稽古之力

清醇酒頌

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
絲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浩翁清閒鑒此杯面淥本之

醉翁談錄卷一

六

以李叟孝友成此瓮頭春

竹石銘

劉文伯晚景次需之暇於所居之側粧飾一軒滿洒
可人其中一壁但畫竹石而已劉酷愛之日游其中
江永之一日來訪劉乃具酒拉親舊飲於是軒永之
既醉忽舉筆題兩句於畫壁之旁云此石拳然此君
蕭然劉意殊不樂江久乃再續云是謂歲寒之操人
與物以俱堅劉乃大喜遂題兩句於江所題之後云
壁上有人題好句天應錫我老何難飲坐客爛醉乃
散

司馬溫公聯句

溫公退休之暇携筇為招提之游其寺之下有峻嶺
馬公登是嶺見二人坐於石上揚然自得公亦憇於
其旁忽聞二人聯句公不覺微笑二人尤輕視之乃
言曰公亦能詩乎可聯兩句溫公曰一上一上又一
上看看行到嶺頭上二人大笑少頃公曰詩猶未就
再吟兩句曰乾坤只在掌擎中四海五湖歸一望二
人相視大驚知其為大賢乃長揖而退

弃竹杖詩

劉侍郎夢因赴省之時携筇徒步道經三衢臨登舟

醉翁談錄卷一

七

次以所携之竹杖投于江乃口占詩以祝之曰曾伴
仙翁出武夷艱難險阻有扶持我今去作朝天客送
汝為龍到葛陂識者聞其詩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
是年果登高第

醉翁談錄卷之一

醉翁談錄卷之二

榮貴要覽

戊辰新恩遊御園錄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臨軒策進士辛酉壬戌
臚唱於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
名十有七人宗室取應一人以六月戊寅講鄉會於
聚景園謝源明月光趙善恭作肅劉煥晦伯竇思文
文仲李正通彥中雷寬復之徐應龍仲通趙善植材
父遣書幣來相席鄒應龍景初先自章貢致餽至是
還朝復主盟斯會黃格誠之李曼卿仲碩蔡以中正

醉翁談錄卷之二

孺李桂景誦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實預焉調官較
藝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還弗及與者時中書舍
人太子庶子直學士院鄒應龍景初稟東宮面奏得
聖旨特借御園

鑑遠堂 御書金字

講園拜

翠光亭

更衣

會芳堂

會素食五杯

西齋 係會芳堂西偏而北開門

涼觀 以上四所並青字御書從正殿柱直入至

人更有餘

分茶 勸酒七盞草食

花光亭 全御書八角 合風殿 松風閣 青字

凌波亭 橘里 橙鄉

萼洲 說月亭 八角 露華亭 八角

蓮湖 在鑑遠堂前偏望 蘭坡 芙蓉徑

柳嶼 桂林 柳塢

李溪 菊坡 龍舟 皆金在鱗

凡四五十所足跡止到此而已

含元殿

含元殿唐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為基址形埤結砌高

醉翁談錄卷之二

五十餘尺左右立樓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
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
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
文武纓珮序立壘番首長仰觀王座若在霄漢議者
以為自姬漢之代迄於七隋未有如斯之盛

曲江之晏

曲江池本秦世禮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
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
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帷翠幃匝於
堤岸鮮車健馬駕肩擊鼓上巳即錫臣僚京兆府大

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威相較錦繡珍玩先所
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
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
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蔥蒨柳陰四合
碧水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花辰翫清景聯騎攜
觴疊疊不絕

同昌公主

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出錢伍百萬貫仍整內庫寶
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櫺戶牖无不以珍異飾之又以
金銀為井欄藥臼食積水槽金鍍盆瓮之屬仍鑲金

醉翁談錄卷二

三

為瓜籬篋製水精大齊琉璃玳瑁等床悉飾以金
龜銀螭又琢五色玉器為斗合百寶為案又賜金陵
銀末共數斛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床象席
龍團鳳褥連珠帳續真珠為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
有紫色乃却寒鳥骨所為也又有鷓鴣枕翡翠匣
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為鷓鴣之狀翡翠匣積
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菓其精
巧華麗絕比其上綵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
又帶蜀忽屏如意玉時張瑟瑟幕于堂其幕闊三丈
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疎明之紋如碧鈿

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終不沾濡或云以鮫人瑞香
膏傅之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絮白如雪光軟特異
拭水不需用之彌年不生垢膩火蠶綿出炎洲絮衣
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蒸燠之氣不可衣也公主一
日大會常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
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坐皆思挾
續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光鑒中有龍涎
故能消暑毒也

蓮池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

醉翁談錄卷二

四

蓮花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池沉其下上
嘉其能

醉翁談錄卷之二

醉翁談錄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予世居京城自渡江以來每思風物繁盛則氣拂吾膺暇日因命兒姪輩抄錄一年景致及風俗好尚先不備載行將恢復再見太平當知予言歷歷可驗也

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音又如不受賀則詣東上閣門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賭

醉翁談錄卷之三

一

博多撲元夕所用百品燈籠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麵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餡中置紙簽或削作木書官品人自採取以卜異時官之高下貴家或選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途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故歐公有詩云來時壁繭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探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立春開封府土牛進入殿中開封縣土牛一日鼓樂迎置府

南門上天下惟真定府土牛最大○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為之近臣皆加賜銀勝開封府鞭牛訖官屬大合樂宴飲辨色入朝門謝春幡勝○上元自月初開東華門為燈市十一日車駕謁原廟回車馬自闕前皆趨東華門外如水之趨下輻之湊轂又有燈毬燈槩絹燈籠日月燈詩牌絹燈鏡燈字燈馬騎燈鳳燈水燈瑠璃燈影燈諸燈之最繁者棘盆燈為上是燈於上前為大樂坊以棘為垣所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為仙佛人物車馬之象盡集名娼立上棚上開封

醉翁談錄卷之三

三

府奏衙前樂選諸絕藝者在棘盆中飛丸走索緣竿擲劍之類大率都城燈夕所觀者車服羅綺器用之類所謂車馬往來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為夜宴則絕无可往處人多故也婦人又為燈毬燈籠大如棗栗如珠翠之飾合城婦女競戴之又挿雪柳凡雪梅皆繒楮為之又有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十八日謂之收燈是日輦聲歸內亦稍稍解去車馬漸已稀少晏丞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燈夜里巷蕭條掃雪天又十八日收燈詩云星逐綺羅沉晚色月隨歌舞下層臺千蹄萬轂无尋處祇是華

胥一夢回是詩尾兩句蓋狀其車馬稀少如華胥夢覺也

二月

一日名中和節自唐以來以是日為中和節今唯作朝假亦不休務然朝士自是日著單衣公服唯政事老臣猶衣夾袍入宮見上御單袍即亞易之○社日是日有三宜三不宜人家男女並用早起舊俗相傳苟為晏起則社翁社婆遺屎其面上其後面黃者則是其驗一不宜也女子忌食葷則嫁時拜公姑腰響二不宜也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工夫若是日不休

醉翁談錄卷三

息令人懷董三不宜也小學生以蔥繫竹竿上就窓內鑽出窓外謂之開聰明一宜也不論男女以絲絲繫蒜懸於心背之間令人能計算二宜也父母取已嫁女歸家名曰歸寧舊俗相傳是日歸寧則多外孫三宜也○是日飲酒治聲不知所從來至今此風不替唯見於老杜詩○寒食節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民間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謂之大寒一月寒食者今姑不講矣今云斷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唐杜甫小寒食詩云佳辰強飲食猶寒乃知食猶寒則是一

百六日也一百四日為大寒食一百六日為小寒食明矣或以一百五日為官寒食一百四日為私寒食

又云一百三日為炊熟以為後三日禁火為烹炮燂

湯之具燂音藍土當反慶麻中京師人家庖厨減火三日

是節合都士庶之家多蓄食品故京師諺語有寒食

十八頓之說又諺云饒婦思寒食饒土成反嬾婦思

正月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又謂寒食為一月節者

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如是經月不絕故俗

傳有一月節之語○是日世傳婦人死于產蓐者其

鬼唯於一百五日得自滄濯故人前一日皆蓄水是

醉翁談錄卷三

日不上并以避之又以素麵為餅如北地棗菰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義○都民不論貧富隔歲以豕肉先糟熟掛竈側名曰臘月肉至是日特取淨洗而食之蓋預備禁火之意也今人皆不知其義

三月

清明節在寒食前後故節物樂事皆為寒食所包國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禧殿太一宮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繁臺正在其東登樓下瞰尤

為殊觀石曼卿詩云臺高地迥出天半瞻見皇都十里春○上巳上開金明池金水河瓊林苑三事見教坊記詳載是日開金明池細民作小兒戲弄之具而街賣者甚眾而龍舡為最多大率做御座龍舡及競渡龍虎頭舡其巨細工拙不一製也自元豐初每開一池日許士庶痛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舊俗相傳里諺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為盛會爭標水秋千之戲皆如上已而觀者雜運過之遠甚三月二十八日雖復為此戲又其次也西京多重此日○京城合郡不以朝貴士庶

醉翁談錄卷三

五

為間每於此月當牡丹盛開之際各出其花於門首及廊廡間名曰鬪花會富貴之家設宴以賞恣傾城往來遊翫都人是日盛飾子女車馬闐街珠翠溢目一春遊賞无出於此舊俗相傳慈恩院有花兩叢開花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甚寶愛之一日朝士數人尋芳至慈恩院時東廊小軒有白牡丹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語思振曰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翫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思振微笑曰安无但諸賢未之見爾於是從而詰之思振曰昔於他處一見蓋非輦轂所有堅求

之不已僧曰眾君子好尚如此老僧此實有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為誓云終身不復言之思振乃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版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華潔瀟灑軒廡欄檻粧飾華麗有殷紅牡丹一叢娑娑開花異常春陽纔照露華乍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愛賞留戀及暮乃去思振曰老僧保惜培護近二十年矣謹无出語使人知之經數日甫及鬪花會之辰有權要子弟數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從容良久引思振至曲江閣步將出令小僕寄安茶音及裹箱也

醉翁談錄卷三

六

以黃帕遂往曲江岸藉草舉杯次忽有小師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思振俛首无言唯自吁嘆坐中權要子弟相顧而笑却同僧歸院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音本音昇臺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聞貴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寄茶音及裹箱也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謝是年鬪花之會獨此花為東京第一

醉翁談錄卷之三

醉翁談錄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四月

八日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為多宿願果報經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專用臘八皇祐間員照禪師來會林始用此日益行摩訶利頭經浴佛之日僧尼道流雲集相國寺是會獨盛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眾僧環列既定乃出金盤廣四尺餘置於佛殿之前仍

醉翁談錄卷四

一

以漫天紫幙覆之於上其紫幙皆銷金為龍鳳花木之形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瓶伽磴道欄檻无不悉具盛陳錦綉檐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良久吹螺擊鼓燈燭相映羅列香花迎擁一佛子外飾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為之唯高二尺許置於金盤中眾僧舉揚佛事其聲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見佛子於金盤中周行七步觀者愕然今之樂傀儡者蓋得其遺意既而揭去紫幙則見九龍飾以金寶間以五彩從高噴水水入盤中香氣襲人須臾盤盈水止大德僧以次舉長

柄金杓挹水灌浴佛子浴佛既畢觀者並求浴佛水飲漱也○開封府風俗以稻并李置綵囊中帶之謂之道理袋○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閭閻門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睦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等物自五月初一日以後富貴之家多乘車馬萃潘樓下亦次於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懸於梁或置臺座上或葢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紅或白或青或綉或畫或縷金或合二色以相饋遺○民家是日相尚以槐葉取其嫩者爛研如泥入沸湯中候沫起以醋點之成塊漉出復研之和

醉翁談錄卷四

三

有鑿工柏仲宣大保每歲夏至日炊飯饋遺知識家

六月

六日開封府皆言猫兒常苦寒一歲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熱○京師三伏唯史官賜水尅百司休務而已士大夫家不以為節特吏人監家富商大賈聚會宴飲其所尚者食羊頭簽而已

七月

七夕潘樓前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嗔咽至七

夕前三兩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馬行者開封尹得其人竄之遠方自後再就潘樓其次麗景保康諸門及睦親門外亦有乞巧市然終不及潘樓之繁盛也夫乞巧樓多以絲帛為之其夜婦女以七孔針於月下穿之其實此針不可用也針福而孔大其餘乞巧南人多做之○京師是日多博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猴羅小大甚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於華侈者南人目為巧兒

八月

醉翁談錄卷四

三

中秋京師賞月之會異於他郡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飾之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則願早步蟾宮高攀仙桂所以當時賦詞者有時人莫訝登科早只為常娥愛少年之句女則淡妝粧飾則願貌似常娥貞如皓月俗傳齊國无鹽女天下之至醜因幼年拜月後以德選入宮帝未寵幸上因賞月見之姿色異常帝愛幸之因立為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來矣○舊傳是夜月色明朗則兔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濱老蚌吐納月影則多產明珠此明年採珠捕兔者卜此

夕為驗

九月

重陽以酒果糕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二三尺又以泥為文殊菩薩騎獅子像鑿人牽之以置糕上或以聖像不可褻賤每糕上作小獅子形數箇或為泥鹿○是日天欲明時以片糕搭兒頭上乳保祝禱之云百事皆高

十月

醉翁談錄卷四

四

舊俗十月朔開爐向火乃沃酒及炙醬肉於爐中圍坐飲唱謂之煖爐至今民家送親黨薪炭酒肉繼綿新嫁女并送火爐

十一月

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號亞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為夜除大率多做歲除故事而差異焉鄙俗自冬至之次日數九九八十一日里巷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冬至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為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久无節叙故民間多相問道至歲除或財力不及不復講此俗諺有肥冬瘦年之語蓋謂冬至人多饋遺除夜則不然也人家是

日多食餽餽故有冬餽餽年餽餽之語開封俗語新
節已過皮鞋底破大担餽餽一口一个○百官是日
如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
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

十二月

除夜舊傳唐明皇是夕夢鬼物名曰鍾馗既覺命工
繪畫之至今人家圖其形貼於門壁亦有用絹為圖
者禁中每歲前賜兩府各一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
○除夜京師民庶之家癡兒駸女多連旦不寐俗諺
云守冬爺長命守歲娘長命

醉翁談錄卷之四

五

醉翁談錄卷之四

醉翁談錄卷之五

瑣聞異聞

日林國佐石

其國在淮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佐石方數百里光
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府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
疾照之遂見其疾起於某處藏府即自採神草餌之
無不愈焉

賜輔國王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二玉名辟邪各長一尺五寸奇巧殆
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秘之於金

醉翁談錄卷五

下

璽玉函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
縱澣濯之亦不消歇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擲忽
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辟如粉以
投廁中其後常聞悲痛之聲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
投玉屑時為嬖孽幕客宮人知物異常隱留二合後
為一朝士知之以錢三十萬買去後朝士以事將伏
誅其香化為白蝶數萬竟天而去

碧芙蓉為異

唐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於于闐國
其光潔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

輝馬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琴
屏風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
押結絡以真珠瑟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而服
玩之奢侈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
砌其岸中有蘋花亦類白蘋其色紅大如牡丹不知
自何而來間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
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
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悉既甚遂剖其花更无所
有即秘之及載死其家逸奴言其實

奉天之讖

醉翁談錄卷五

德宗因朱泚之變幸奉天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
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曰不然但以地名亦
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
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亦應如星者語上因延於
卧內以探籌畧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
陳攻守之策上奇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于
地臣以頭載日上天曰陛下也陛下此來事契前定
奉天之難後果符於隱林之夢

詩讖

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

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回或於佛
舍中醉題詩數篇而亡去但記一詩云此水連涇水
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朱泚朱滔兄
弟亂乃知其讖此水乃泚字涇水自涇州兵亂雙珠
泚兄弟也青牛乙丑歲乙未丑牛也次年丙寅乃丙
火寅虎是也

神仙術

醉翁談錄卷五

順宗好神仙聞有處士元解上召至鬢髮童顏氣息
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羸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
不施韉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與人語
千百年事歷如目擊知其異人遂令召入宮處九華
之室設紫芝席飲龍膏酒上每日親自謁問頗加敬
仰未嘗以君臣之禮相關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
而顏色不衰何也元解曰家於海上常種靈草食之
故得然也即于衣間出三年藥實為上種於殿前沃
以長安酒覆以金盤戒於帝曰慎勿令人開視經七
日令帝齋沐焚香啟盤視之靈草已成異香芬馥自
帝之外皆不與見元解請上隨心餌之頗覺神驗由
是益加禮重元解一日辭歸東海上未之許遇宮中
刻木作海上三山絳繪華麗間以珠玉因元日與元

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元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憶數恨

金玉屑化為胡蝶

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視必嘉嘆曰人間未有後宮禁中遇夜常有黃白蛺蝶計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

醉翁談錄卷五

四

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无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遂明視之則皆金玉片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綾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奩中其後開寶厨觀金玉屑將有化為蝶者中宮方覺焉

雕木為則劇術

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中矜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何郎中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

和又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絲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踏則鱗鬣牙爪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矯矯若得風雲之狀上雖愛之其心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懼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術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丹砂啗之乃令為五隊令舞梁州上令召樂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无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鷓鴣捕雀无有不獲上喜其有可觀賜以絳帛銀梳志和出宮門即轉施與人後復詔志和不知所在

醉翁談錄卷五

五

酒山紫海之異

南昌國有酒山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又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黃金地

開成初宮中有黃金地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驚怪擲珊瑚玦繫之如擊斷

其首熟視併缺失所在明日宮人具以事告憲宗令
遍搜庫中乃得黃金地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而思
之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黃金地贈陳夫人不知此
地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廢宇上蹶然曰果不
夫朕所言耶阿廢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
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於玉彘之前足以彘能其地也
後更不復見矣

元藏幾滄洲遇仙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
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誨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

醉翁談錄卷五

六

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始經半
月忽達於洲崑問人問其來則藏幾具以事對洲人
曰此乃滄洲去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
之而神氣精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
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
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瓜二蒂有碧棗
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又戴飛遊冠與
之話中華事則歷歷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
紫閣蕭韶之樂是奏飲以香露之醪洲側有久視山
山下出澄綠水其泉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技之

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舟艦又有良金池
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有
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彩繪光影煥爛與真金无異
但不可入火而已更有蓮莖出其花如蝶每微風則
動搖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即語曰不戴金蓮
花不得到仙家又以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
為遊嬉強木不沉之木若方一寸以百斤之石繩之
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
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家問其國乃皇
唐子孫皆踈屬也

醉翁談錄卷五

七

羅浮先生

羅浮先生年數百而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
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見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
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
雖一日百處无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出一壺
才可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
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
麴尊之香輒无減耗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及退
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先生方休忽起謂中貴
人曰皇帝又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言

果而上召令速至而先生才至玉階謂上曰盆下白
鵲願陛下早放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上
令宮人侍湯藥宮人有笑先生貌古布素者而縝髮
絳唇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鷄皮鉛背髮鬢皓
然宮人悲駭流涕上前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
告先生久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无豆蔻花
及荔支俄頃袖中出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
潔如新折下又賜食甘子先生曰臣山中有者味
愈於此上曰朕无復得見矣先生遂以上前碧玉甌
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芳香滿殿其狀

醉翁談錄卷五

八

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比

懿宗佳讖

唐懿宗其意度甚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赤方甚
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卧內上疾愈妃異之具以
事聞上曰无泄是言貴不相忘又嘗大雪盈尺而上
寢室上輒无分寸諸王見者无不異之

九玉釵

同昌公主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有小字曰玉兒
工乃巧麗殆非人工所製原其來乃金陵人以獻公
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女奴授語曰南齊潘

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
主薨其釵亦亡所在左右因以語於人或云潘妃小
字玉兒也

開步鞦韆香

中貴人者一日同輩買酒飲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
坐來聞香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
幼給事於嬪御宮嘗聞此香未知今日何由而致願
問當鑪者遂云公主步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
貴人共視益嘆其異

九花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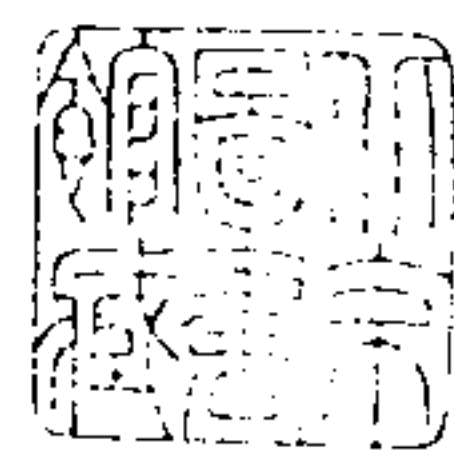
醉翁談錄卷五

九

安祿山僭亂郭子儀有功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
玉鞭轡以賜子儀九花虬者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
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宗鬣真虬龍也每一嘶
則羣馬聳耳以身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子儀知九
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御儀表不
必讓也後復京師上堅以馬賜之所以崇功臣也

醉翁談錄卷之五

静齋類彙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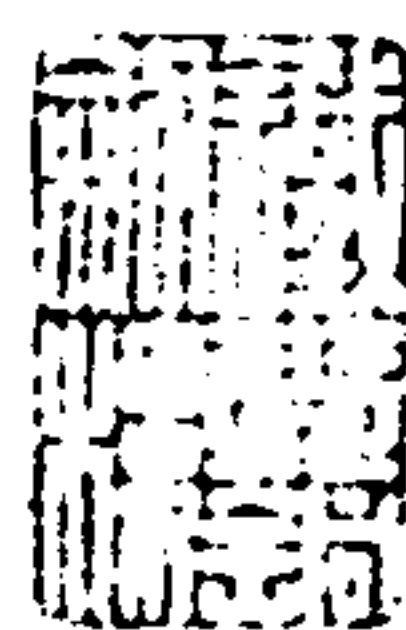


昔司馬子長搜羅舊典撫拾前聞作史記百三十篇而滑稽一傳不以小說家而遺之耳其序曰譚言徵中亦可解紛噫此其意可知矣余恬于世味雅好流覽一日過別業得是編于鄉塾學究家按其書蓋至正間舊物歷世綿遠已不免有模糊脫漏之患因携歸就而讀之乃知是公本洙泗苗裔而流寓平陵家世奕葉簪纓非編氓白屋之比顧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蝟興人無寧宇于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詳筆諸簡牘久而成編雖其文未雅馴而持已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疊々乎有當乎道誠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而亟于古人不

難余故喜而牛錄焉且為訂其舛譌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
嗟乎鴻謨寶訓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不若目前近效
為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
應為可信詩曰揚園之道猗于畝邱茲固余欲梓行之心蓋亦
靜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蕪陋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
者以為然否時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光跋
孔齋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後避兵四明父字
退之曾補建康書吏

椽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襍記直筆

襍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上都避暑

國朝每歲四月駕幸上都避暑為故事至重九還大都蓋劉太保當時建此說以上都馬糞多一也以威鎮朔漠二也以車駕

知勤勞三也。還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當時所戴舊纒笠。比今樣頗大，蓋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極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傳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明日，以土築成基，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聞宮殿已為寇所焚燬，上都千里，皆紅冠稱偽龍鳳年號，亦豈非數耶。

文宗皇帝

文宗皇帝嘗潛邸金陵，後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專尚文學，如虞伯生諸翰林，時蒙寵眷，一時文物之盛，君臣相得，當代無

時家著家時信物

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詔伯生幾至禍、以意出內殿且
目眚、免罪後、奉詔出文宗神主詔未出而太廟隕石已擊碎碧
玉神主矣、豈謂聖語不應天而何、又聞今上潛邸遠方時經過
某郡、見一山甚秀、但一峯不雅、聖意偶欲去之、後思其山、今畫
工圖以進、復見此一峯、用筆抹去、未幾雷已擊削此真峯矣、非
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時文物之盛、過于今日、但縱姦權
燕帖末淫亂宮中、且挾徵先帝后為妻、人倫大喪、造龍翔寺、以
無用異端、而費有限之膏血、不思潛邸之苦、而縱奢侈之非視
今上儉素、誅權臣、則相去大遠矣、

周王妃

文宗后嘗推殺周王妃于燒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後亦數墮胎惡醜貽恥天下後貶死於西土宜矣周王即火

失刺太子

古雁

國朝翰林盛時趙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末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題云年去年來年又年帛書曾動漢諸賢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樂秋田影離冀北月橫塞聲斷衡陽霜滿天人生千里復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

酸齋樂府

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新俊逸為時所稱嘗赴所親某
官燕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
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抄
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皆
絕倒蓋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孕靈如此生平所賦
甚多時舉其一而記之云

僉廳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僉廳官之妻有艷色好出游一日郡守守作燕
會其僚屬之妻此婦預焉邀者至欣然登轎但覺肩者甚急家
僕失後及下轎乃倡家也其僕至郡守家不見所在奔告其子

白于守、追捕已無及矣。蓋倡人數見此婦之艷，設計也。久乘此機而陷之，連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娛客，以取錢。婦鬱鬱不樂，每為娼人所鞭撻。後恐事覺，乃鬻于大官人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適為杭通判，因會飲，見供具有媿，驚食未既而泣下。守問其故，曰：此味絕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問其婦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載矣。守入問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無孕。當復還，遂相見而泣。言及前事，夫婦如初。噫！婦人教令不出閨門，豈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艷色，謂之不祥，僉廳無禮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禍。其婦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縱游者，當以是而觀之。

文山審音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刺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言雄偉壯麗渾然若出于甕至正以後此音淒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齊郎大元強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處是也南方風氣不同聲音亦異至于讀書字樣皆訛輕重開合亦不辨所謂不及中原遠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羅太無高節

羅太無錢唐人故宋官官也侍三宮入京後以疾得賜外居閉門絕人事處一室甚潔夏則設廣帷起卧飲食皆在焉旁有小灶竈一几一設酒注大小三盞常六遇故人至則啟閤納之必問膳否否則留過午度路程遠近使從卒輩引去至酒畢復候為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過三行果脯惟見在易辦者客雖多不過五六人也好讀書史善識天文地理術藝武夷杜本伯原嘗私問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畧云時乃姪官至司徒亦官者也權勢正炎凡貴近公卿莫不候謁諛附逋遇歲朝司徒者自內請謁太無太無掩門不納司徒稱名大呼以首

凡貴近公卿莫不候謁諛附逋遇歲朝司徒者自內請謁太無太無掩門不納司徒稱名大呼以首

觸痛從官偕至者動以百騎驚惶失色俄太無于戶內呼司徒
名歎應之曰你阿叔病要靜坐你何故只要來惱我使受得你
幾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對你說莫
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顧我你若敬我時對太后宫裏明
白奏我老且病頽乞骸骨歸鄉若放我歸杭州便是救我司徒
于是特奏可真請太無以所積金帛玩好皆散與隣坊故人無
遺惟存書籍數千部束于車後褥上囑其姪司徒曰我不可靠
你你亦不可靠勢至于再三乃登車出齊化門仰視而笑曰齊
化門從此別矣我再不復相見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
不遵乃叔父之訓弄權不已後以贓受湖州人舊土坐罪流遠

方卒而太無乃得終于鄉里云泰定間事也偶因親友林叔大
提舉言及此可謂有先識者遂記其畧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
月也杭州七寶山乃羅司徒所見者

惜兒惜食

前輩云惜兒惜食痛子痛教此言雖淺可謂至當至教子嬰孩
教婦初來亦同

富州奇聞

先人嘗言為富州幕官時聞一事甚異市民某家道頗從容以
販貨為業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還女年及笄未嫁忽覺有娠
父疑之詢其母及女皆曰無他事不知何以得此問其鄰亦曰

富州奇聞

圓作圓

此女無外事疑不能解遂聞之官驗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時女在榻後聞其淫慾聲狀不覺情動少頃其母溺于盆女亦隨起溺之同一器也遺氣隨感逆上成胎其異遂釋所以內外不共湑浴不同圓溷古人立法蓋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聞

溧陽同知州事唐兀那懷至正甲申歲嘗與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貧與人代當軍役一日見其妹有孕詢究其事不能明欲殺其妻與妹隣媪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終歲未嘗見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廼兄嘗早行時與妻交合而出妹適來伴其嫂之偶言及淫狎之事覆于姑之身作男

子狀因相感遺氣成孕也噫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又聞老人言凡室女與男子同溺器者則乳色變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戲婚

嘗聞某處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戲之曰當為夫婦既長各異居以生事不齊遂渝盟乳母每戲女曰小官人意欲望爾不敢來也女始則怒之久而情動不復怒也一日別有人來議婚女聞之不樂乳母即語之曰小官人今夜欲來如何女許之滅燭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遺凡五月覺有娠父母責之女曰一時所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訴之官追其子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勝苦遂枉

受刑既歸日夜號泣父母怒曰尔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刑矣因恐未嘗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終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狀乃乳母之子假託其姑之子也復訴于廉訪司杖殺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議婚古人所戒况戲言乎所以辱家敗俗皆世之不學無術庸碌之輩所致爾

防微杜漸

或人家以愛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漸縱令乳媪之子女往來必為亂家之患有識之男子必當絕之于始慎勿使婦人姑息傷大義也

脫歡報應

我國家脫歡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統某官備禮迎降款饋甚厚蓋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鋪設俱具極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脫歡父遂起貪心復入其罪而有之都統首死其家人奴僕尚衆不服夜半相殺咸以兵法治之六十餘年脫歡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脫歡畏之一日招壻名曰席舍者又貪鄙不仁嘗侮其親子子蓋妾所生也脫歡卒其妻逐其子并婦以壻立為嗣凡家產田宅盡為壻有家奴林總管者每懷不平乃扶其子名慶舍者訴之官官諭之不伏遂各執兵器相衛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盡携家財妻孥遁慶舍始主其業則已蕩廢矣故老皆言却與殺都統時相似此報應之

不偶然也

脫歡惡妻

脫歡母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為兵官所掠見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獻與總兵官即脫歡父也於是擇日行婚禮後生脫歡脫歡生庶子慶舍脫歡之妻既逐其子并婦復以婦配驅奴之無妻者婦曰我大夫之子婦也義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脫歡之妻痛撻其婦及奴且令之曰弗從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迫婦與奴因於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窺之驗其奸汚之狀然後釋其罪噫脫歡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後受污辱為百世之恨可謂患矣向使知其妻之

驅奴驅以騎字後

悍既不礼其夫又欲殺其子惡醜彰露情弊顯然則當決意去之以絕後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藉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報應

四明袁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半為己有後無嗣養陸氏子既長當受所分之物見銀盤背有陸氏祖名氏報應如此吾聞之卓悅習之云

古陽關

常見禾林志所載晉王大幹耳朶至亦納里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凌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有題青門引其詞云憑雁書遲化蝶夢速家遙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歡呼細君

迎迓拭去故袍塵帽問我假使萬里封侯何如歸早時運且宜
斟酌富貴功名造求非道靖節田園子真巖谷好記古人真樂
此言良可取被麟嘶恍然驚覺起來時欲話無人賦與黃沙衰
草不知何人作也

煙与者少意字煙りて付字

館賓議論

付し大ニ字火字ニ汎

脫歡大夫在建康時有一館賓早起聞堂上有人聲意謂大夫
與僚佐也久而視之但見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
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災或云其家亦有未當死者一云付之
脫歡言訖不見館賓懼疑其主將有禍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脫
歡出門忽有訟者訴某處巨室豪橫害民因受狀追問後没入

其家皆杖配遠方，乃知豪民惡貫滿盈，神人共怒者也。逾年館賓復至，大夫問其故，始言及其所見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豐黃光大行甫所編積善錄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者。此足為確論。予嘗見深陽至正間，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瑩基建庵，命僧主之。後其婦女皆通于僧，惡醜萬狀，貽耻鄉黨。蓋世俗信浮屠教，度僧為義子，往者皆稱義父，義母，師兄弟姊妹之屬，所以情熟易狎，漸起行心，未有不為污亂者。或婦女輩始無邪僻之念，則僧為異姓，久而本然之

漸起行心，行當作淫

惡呈露亦終為之誘矣。浙東西大家至今墳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歲時往復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塋墓建庵

予嘗謂塋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寢之東不必重造也。但造舍與佃客所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類皆不宜。此于風水休咎有關係慎勿為之可也。

雲巖至言

宋末於潛吳度身之所編益載有云雲巖洪燾為浙西常平使者節齋趙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辭之余問其

故洪答曰富貴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綺繡之繁聲樂餽饌之侈何可當也吾家先君嘗貴顯于朝而始終一儒素今家人輩皆山中人一則必貽譏笑而懷慚怩一則必生欣慕而思教學無益也明言累輩皆山中人素無身裝首飾不曾出衆不敢前節齊亦不敢強此至哉之言也

婦女出遊

人家往々習染不美者皆由出遊于外與婦客燕集習以成風始則見不美者謂之終則效之嘗記至正甲申春繼嫂自杭歸其姻黨邪懷者為深陽同知州事因好會家眷燕聚適親友宣城貢清之有源為教授假居南軒妻妹亦與席惟先妣及家人

輩不得已畧相見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會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輩亦堅辭不赴且曰前日之會在我家尚不樂終席今日豈可出遊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數以致外議紛々漸起變夷之誚則家人輩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鮮不為此曹所陷也蓋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畫史

米元章畫史云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又云東丹王胡環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屋清玩又云古之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擬明皇幸蜀無非奢麗吳王避暑重屏列閣徒動人侈心又云

米元章畫史之後作甚

蘇木為軸石灰湯轉色。愈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臭氣。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貴。游戲閱不入清玩。

兄弟異居

人家兄弟異居者。此不得已也。婦女相見。亦不可數。或歲首一會。春秋祭祀家廟。各一會。一歲之中。不過三次可也。蓋慶賀弔問。非婦人之事。嘗見浙西富家兄弟。有異居數十里。婦女輩不時往復。以為游戲之常。至于夜筵過三更歸。或致暗昧奸盜。不可測。此當與宋末僉廳失妻事並觀之。

子孫昌盛

世之欲子孫昌盛者。莫若積陰德。最要緊。然積陰德者。必以孝

為第一義前代之事載諸傳記者甚詳嘗觀論俗編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論斷以兩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應也而獨于坤卦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在坤為陰德也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及子孫也此應知縣俊之言也

陰德之報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為郡杖直之卒每有陰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後拜相贈越王越王生彌遠又拜相贈衛王從子嵩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富盛不絕皆陰德之報也國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陰德及于鄉後生孫拜相封王國朝宣城

南湖貢氏相嘗依吳履齋之門屢有陰德畧且孝義畧以一微事言之有婢與僕私通竊財而遁中途為僕所後蓋其意在得財也婢追不及後返至南湖恐事覺倉皇欲赴水死貢適見而止之曰汝宜急歸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餘陰德尚多如此者後生士濬自號南漪又有陰德以子貴贈秘監之官翰林學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孫師泰字泰甫亦登顯官自平江太守今為戶部尚書諸孫仕者尚多

忠卿陰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陰德及于福建之民若子若孫皆仕福建之地今汭世川自福建肅政廉訪司經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是其孫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約齊府君。晚年自來安縣渡龍灣。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離散之際。凡有可以為衆人救者。寧自給不足。而分與之。蓋出於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幾北兵取金陵。哨騎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書謁軍門。請示不殺。以取信于民。時左丞相伯顏大服即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衆。吾家五世無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漂陽。修德如先祖。後至子孫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孫當知之。為終身之訓。

○松雪遺事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

蓋得使令之役
詳見我書中

抗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籠鶯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鶯字。門繫龜蒙放鴨船。世以鴨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脩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扣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扶立矣。久之清風颭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篁。他日歸雲川。當易以細絲縷上之。為小齋前。

松下之翫景修曰此是前人為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者豈凡俗之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邪箇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稱居士官夫人聞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罷袖携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有人饋送錢

米者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

徑寸明珠

近聞前代常有以徑寸明珠進御者一官官見之即求賄賂其人不從官官遂取絲絡懸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須臾珠即化為水其人失色官官曰尔獨不能識寶耳此非明珠也乃猿對月凝視久墮淚含月華結成者也其人慚悟而去

子母相関

嘗記先妣在城南時齊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時先妣倚門見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來我前若是不知其幾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觀棠陰比事有子母牛以血淚骨相漸者

可也芳村齊將會也

其天理蓋可見。又聞昔人採薪歸倦，假寐破窰中，忽夢如雷震，遂驚覺歸而母疾思兒，不能至，遂嚙指出血，其相關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於母者，是誠禽獸之不若也。

石枕蘭亭

三衢葉文可君章居錢唐，善鐫刻，嘗遊于諸老友周本心、陳恕杜、清碧之門，頗知典故。禮法乃兄肅可，學國語為蒙古長史娶蒙古氏，與予交有年，嘗云：宋季小字蘭亭，南渡前未之有也。蓋因賈秋壑得一砥砮石枕，光瑩可愛，賈秋壑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曰：吾能感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當令其在。賈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

乎也。今所傳于世者，又此刻之諸孫也。世亦稱玉枕蘭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為予論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說蓋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嘗登賈之門行醫，親見其刻。此枕得預此慶宴云。

張貞居書法

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皇多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碑文者，計范德機、吳子善、張伯雨耳。此三人耳。後得黃庭古本，臨寫不肯釋手，深得其筆法。晚年字體加瘦勁，識者謂其脫去帶肉，止剩瘦筋，已至妙處了。嘗為予論書法，且云：用筆不可多滯，水墨當以毫端染墨作字，乾則再染墨。

唐多宗王字之筆法
伯雨年之字之筆法

切不可用力按開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筆雖禿，毫皆潔淨。如未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信宿然後書之。

趙巖樂府

長沙趙巖，字魯瞻，居溧陽。冀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魯王嘗在大長公主宮中，應旨立賦八首七言律詩，宮詞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寒士後遭謗，遂退居江南。嘗又于北門李氏園亭小飲，時有粉蝶十二枚戲舞亭前。座客請賦。今樂府即席成。普天樂前聯喜春來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細，翡翠簾深捲燕遲。夕陽芳草小亭西，問細履見十二箇粉蝶兒飛。猶曲引一箇戀花心，一箇攬春意，一箇翩翩

子也

粉翅一箇亂點羅衣一箇掠草飛一箇穿簾戲一箇趕過楊花
 西園裏睡一箇與游人步相隨一箇拍散晚烟一箇貪歡嫩
 蕊那一箇與祝英臺夢裏為期普天樂止十一句今却賦十一
 個末句結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轉換處不過如此也魯瞻醉後
 可須刻賦詩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
 日飲酒醉而病死遺骨歸長沙

脫脫還桃

太師馬札兒為小官時嘗賃屋以居居有桃樹未實至熟時脫
 尚幼一日盡采以貯小奩太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曰
 當時賃屋時未嘗言及此也當還其主太師深喜之所以他日

因本以志謂作囚
 石以志

亦拜相為太師云。

王黃華翰墨

王黃華翰墨名于女真時。人擬之蘇東坡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元戊寅夏在漂上時。予見一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魚船上謝三娘。雙鬢已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買換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字體瘦勁。不過北方遺氣。氣初無書法。至元正乙亥秋。又見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紙上所書大字。體頗類小采之飄逸。興向之所觀山谷牋所寫不同。未知孰是。

矮松詩

不止自換金章全之
字之誤 予見一伶人于
字誤 小采之飄逸示
物之李字

國初有張某者真定人幼能詩曾賦小松云草中人不見空外
鶴先知後能篆法自號泰山官至御史老于揚州字體頗善今
北方牌扁多其所題

皇朝泰山真定張某詩

神童詩

脫丞相當朝時有神童來謁能詩年纔數歲令賦擔詩即成
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丞相也

王氏奇童

修文堂文作大

溧陽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間其孫年六歲能寫文
字時知州把古者合見之果能書徑尺者亦曰異哉但不能詩
耳又解記誦詩文如數歲者

及令歌遇沈血城奸詐
之由 偉之人 古作
傳之人

止筯

宋季大族設席几案間必用筯瓶查斗或銀或漆木為之以筯置瓶中遇入座則僕者移授客人有止筯狀類筆架而小高廣寸許上刻二半月彎以置筯恐墜于几而有汚也以銅為之

薩都刺

京口薩都刺字天錫本朱氏子冒為西域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云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過裸形國鶴骨笛云西風吹下九皋音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風韻且調低識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國。而吳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為靠裯之類。

宋緯

宋代緯絲作猶今日紵絲也。花樣顏色一段之間深淺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如之。但著色之妙未及耳。凡緯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枝花發者為上。有折枝襍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紵絲上有暗花。亦無竒妙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緯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集慶官鈔

乃為以上方幣是也

集慶官鈔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慧，猶不能效之。但濶處三尺大數以上，襍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淨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銅錢牌

宋季銅錢牌，或長三寸，有奇濶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之等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為鑰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幣之患

楮幣之患起于宋季。置會子交子之類，以對貨物。如今人開店鋪，私立紙票也。豈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

又艱澁。至于乙未年將絕于用。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沒鈔。燒不爛之說。觀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燒不爛者如碎絮筋渣也。丙申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吳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興。每貫仍舊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增至六十文。所以法不歸一。民不能便也。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予嘗私議用三等金銀。皆作小錠。分為二等。須以精好者鑄成。而鑿幾兩重字。旁鑿監造官吏工人姓名。背鑿每郡縣名。上至五十兩。下至一兩。重第三等鑄銅錢。止如

筋者也。者當加の字力

氏不能便也。氏の民之訴

崇寧當二文大元通寶當十文二樣餘細錢除五銖半兩貨泉等不可毀存古外唐宋諸細錢並用毀之所錢鑄文曰大元通寶背文書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邗酉字是也凡物價高者用金次用銀下用錢錢不過二錠蓋一百貫也銀不過五十兩金不過十兩每金一兩重准銀十兩銀一兩准錢幾伯文必公議銅價工本輕重定為則例可也如此則天下通行無阻滯亦無偽造者縱使作偽須金銀之精好錢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趙子威太守亦言之頗詳其法與此小異耳

國朝文典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

至元新格

國朝典章

大元通

制 至正條格 皇朝經世大典 大一統志 平宋錄 大
 元一統紀畧 光真使交錄 國朝文類 皇元風雅 國初
 國信 使交通書 后妃名目錄 名目事畧 錢唐遺事
 十八史畧 後至元事 風憲宏綱 成憲綱要 趙松雪元
 復初鄧素履揚通微姚牧庵盧踈齋徐容齋王肯堂王汲郡等
 三王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圭齋馬伯庸黃晉卿諸公文
 集 江浙延祐首科程文 至正辛巳復科經文 及諸野史
 小錄至于今隱士高人漫錄日記皆為異日史館之用不可闕
 也中間惟和林交信二書世不多見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
 四書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亂後日記畧吾所見聞所書也凡

國初國信使交通書等書
 信不在此

近事之有禍福利害可為戒者日舉以訓子弟說一過使其易
曉易見也猶勝于說古人事如奸盜之源及人家招禍之始與
夫貪之患利之害某人勤儉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貧擇其事
之顯者逐一訓導之縱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減半為非也先
人每舉歷仕時所見人家之致興廢陰德報應及經新過盜賊
奸詐之由逐一訓誨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者省察之無是患
者加謹之其拳拳于子孫訓戒如此嗚呼痛哉

義雁

溧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元人寓常州嘗陪所親某人從
車駕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餘里宿于帳

房其生雁飛逐悲鳴于空中保壽反所親皆傷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擲去生雁隨而飛落轉覺悲呼若相問慰之狀久不能去其人遂瘞之時庚寅秋九月與予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有義人所不及故諺云雁孤一世鶴孤三年鵲孤一週時所以親迎奠雁者豈無意乎

歐陽寵遇

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為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碑版本乃歐陽公奉勅撰者夢正時在京聞奉旨翰林有德行者為文近臣以

虞揭諸公奏再奉旨特以歐陽公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于是傳旨命公撰文不可不見歐陽公為人得遇聖恩所眷亦平昔公議如此雖延祐諸賢及天歷名士未能為之直特歐陽公了此可擬前宋文忠公也

○ 歐陽夢馬

歐陽公字元功號圭齋瀏陽人幼夢天馬墨色大逾凡馬數倍橫天而過寤而賦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馬賦中第蓋昔時所作也為人謙和好禮雖三尺童子請問亦誠然答之作文必詢其寔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虞揭黃諸公優于歐寔事不妄則歐過于諸公多矣

議立東宮

朝廷議立東宮奉特旨命近臣召歐陽弇以老疾不至天子時以御羅親書墨勅召之畧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議卿可勉為一行後不書名但呼元功而已聖眷之重亘古莫有弇即赴京就以御札裝潢成軸以榮之既至特旨乘輿赴殿墀下其寵其榮國朝百年以來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地理之應

地理之應亦有可驗者若金陵之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漢末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之形勢者自吳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舊都距秦淮十八里更倚覆舟山紫薇

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即今之集慶府城也。地勢不及六朝遠矣。句容之三茆山，原自了頭山。地理家嘗謂了頭峯不尖，所以只主黃冠之流。若尖，則為雙文筆峯，必主出文章狀元了頭俗呼為了角貪糧。蓋陰陽者以流九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據。然其有是形者，主是應，或可信矣。溧陽函山前地脉一支過谿，直抵黨城。又過溪至紫雲山，凡在此脉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則富，小則溫飽。天歷己巳，早山東頑民欲引洮湖水灌，既恨此脉截斷，谿間縱石工鑿斷三五尺，而巡檢申德興禁之不能止。因大訶曰：此州里之地脉，關係禍福，遂躍馬鞭擊之。雖移文州司責頑民之罪而已，被其所損矣。山前一境自前

代舊稱無貧乏者。皆地脉之應也。幸賴申君。不為深害。然山間
樹木與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見消廢矣。地理之驗。豈偶然哉。
此予之目擊耳聞。而鄉人亦以此為痛恨。

漁人致富

一漁人黃姓者。初貧而母死于欠。化于山西南角上。蓋捕魚
補于此地者。就瘞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顧也。後術者相云。此山
山龍之稍止處。小結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魚獲利。
倍常時。歲餘家計温飽。三載之後。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圩田數
十畝。為造屋授業之計。遂買巨舟二隻。每歲終充賃。天家運糧
輸官倉。之後得錢千貫。而致富云。雁窠圩。東都拖柄圩。圩形如舟校

了俱宜作買巨舟二隻

初貧家。如欠化于山西南角

上。蓋捕魚往來此地者。詳文

雁窠圩。東都拖柄圩。

字之誤 福氣之福从福
字之誤 福氣之福从福
當曰田開土通流下向行矣

路遠湖墅村相夾一溝南北水舊通流後人築土寔其南俾
路直連兩圩凡在圩之近築處數十字三載必有一人患楊氣
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頑民石姓者作亂雁窰村民
懼其不測因開土流通復為流通自是絕無翻胃者

謝莊地理

義興謝莊謝仲明者豪于里而于女多患瘧疾至元戊寅開漂
陽財賦提舉司官王某者過之謂其家富者水法好也蓋自五
里外迂迴曲折而入直至于門然水口太塞今鑿上墩并去襟
水別築橋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後果無瘧疾
蓋王州號王鉄判以
得是官也
江西人

宜向 痿而馳也 詳下文 痿而瘧
至元戊

漂陽新河

漂陽南門外宋末開河曰新河建橋曰新橋巷曰新巷其地多產矮而駝者不知何故至國朝至順間始絕此患新河出教場河轉橋南而東流也北門硯池巷入東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側之態常出駝症如新河上者術士為其改造撤去斜側因遂絕其患風水之說見于葬書者正言陰宅葬後所主吉凶未嘗及此蓋予目睹耳聞而不誣者故直書之以訓子孫也予有陽宅六段錦甚妙可以無此患矣予家福賢寓宅蓋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築而成者也初有籬圍于前與沈氏園相接宛如逆水兜勢觀者咸以逆鬚魚籠目之言可入不

可出也。後漸撤此籬。沈氏亦以小吝不復圍障其園。眼界太空。明無閑鎖意思。家計不進。日見消歇。沈氏亦然。蓋由山山地脈之鑿傷。龍翔莊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風水之驗。豈不信乎。

善權寺地勢

荆溪善權寺地勢甚妙。曰向山似覆鉢盂。所以正出僧流形局之內。左泉射費。後山有凹處。風吹常被盜竄。至正庚寅春。主僧繼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築土墻于左臂之內。又築石牆以塞其凹風。且言門景大空敞。亦築墻圍以閑鎖。寺遂無事。寺有前賢讀書臺。寺之地勢結穴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與予舊嘗言金陵蔣山寺之巔。可望西江遠來之水。

豈云小哉。又言前輩士人多就名山妙處讀書。蓋借取其王氣而為靈變也。是以往名山多名公讀書處。又聞鐘山有紫氣如烟縹緲可望而不可見。真佳兆也。

又聞鐘山

茅村祖墓

陰方山下仙石
心空之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茅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吳將仕公諱曼者葬焉。頗陰福其子孫。後別房貧者以右臂前地佃于隣人。取私祖不顧禍福也。予每言于內兄吳子道。當以已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聽。不三年西寇陷溧陽。犯蓮河溪。茅村危急。吳之子弟起兵禦之。兵敗。遇害者六人。僕廝數十人。數其地理之禍。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殺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業大廢。死亡

被掠者相繼不已。若三載之前，墳前未動土時，紅寇嘗過芳村。至再三亦無被害者。亂後反得財物，其勢尤張。此地理之不可無也。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處富貴而不習詩禮，一不幸也。內無嚴父，外無賢師友，二不幸也。早年喪父，而無賢母以訓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三有不幸。讀書種子斷絕，一不幸也。使婦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嘗遺之以錢。此最不可。非惟
啓博戲之習。且致游蕩之資。不率教訓。皆由是也。或生朝歲時
則以果核遺之。入學之後。則以紙筆遺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愛之情。吾家徃徃有此患。
今當重戒之。或無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所以子弟
不生嬌惰。生女尤當戒之。

婚姻正論

婚姻之禮。司馬文正論之甚詳。固可為萬世法者。士大夫家或

往失此禮不惟苟慕富貴事于異類非族所以壞亂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夫身者亦有之可為痛恨

寡婦居處

予嘗謂不幸人家有寡婦當別靜室處之或遇妯娌有賢者正言大節時相訓講以堅其志或庶幾焉凡寡婦之居與尋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蓋起居言笑與夫婦之事未必不動夫婦之心此心一動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適不至于失節非禮者鮮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靜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間亦不可使其親近恐窺見尋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漸之遺意也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為人之一不幸。辱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鄉里蹈此轍者多矣。又見荆溪王德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範言之甚詳。茲不再玩述。有家者當深玩之。

婢妾之戒

尋常婢妾之多。猶費防閑。久而稍怠。未有不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壞亂家法一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無見識者。往往蹈此人之買妾者。欲其侍奉之樂也。妾之多者。

其居處縱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樂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妒則妻自相傾危適足身為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要看三字

先人嘗曰人只為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便如飲食有魚菜了却云簡薄更置肉衣服有關損攙修補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鮮房舍僅可居處待賓却云不好看更欲裝飾所以虛費生物却因此壞了先人一履皆踰數年隨補一白紬襖着三十年終身未嘗兼味所居教間僅蔽風雨客位窓壁損漏四十餘年未嘗一易鄉里皆譏誚之不顧也子孫識之當以為法

棺槨之制

先人與楊親翁楊待制嘗論棺槨之制文公家禮所謂棺僅使容身槨僅可容棺其言信矣後世皆不曉此義惟務高大殊為不根嘗見鄉中荒歲盜古塚者得棺木改造水車糞桶之類不知幾百年也蓋柳州之巨木狀如老杉富貴之家半先競價以買之高者萬貫下者千貫以為美飾否則譏誚之可謂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為之高不逾四尺厚亦不過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廣開土穴以泄地氣槨惟用磚或柏木足矣此論甚善至正乙未以後盜賊經過之所凡遠近墓塚無不被其發者喪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因記為戒

自天歷乙巳年早歎

通鑑綱目卷之九

槨惟

用磚

後諸處發冢不禁不預凶事禮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圍
之盜公行不禁不預凶事禮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圍
亦必年過六十然後可作此亦無妨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七〇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別業蓄書

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于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為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易檢閱。必有用然後告于先人。得所請乃可置于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于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子一日自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演半卷。又問初名公。東牘數幅。皆剪裁之餘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補鞋。

已將幾卷
補鞋

已毀者
道年

幫某婢已將幾卷覆醬。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是以有此志。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媵無知。宜有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予至上虞。聞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多蓄書冊。與宋名刻數萬卷。子孫不肖。且麓率鄙俗。不能保守。書散于鄉里之豪民家矣。家訓徒存。無能知者。往。過客知莊簡者。或訪求遺跡。讀其家訓者。不覺為之痛心也。又見四明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于浙東。伯長沒後。子孫不肖。盡為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為婢妾所毀者。過年且名。畫舊刻。皆賤賣。屬異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徵也。

詩重篇名

詩之重篇名者柏舟二邶鄘揚水之三唐王鄭谷風二邶小無衣

二唐秦杖杜二唐小雅

鐵板尚書

諺云鐵板尚書亂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之心法典禮學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斷說也

筆品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兔毫為心用紙裏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層正所謂蘭蓋者染羊毫如蘭芽包此三副差小指用筍籜葉束定入竹管有所謂棗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黃絲線纏束其半取其狀如棗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墨

用氏中童衣隔年羊毫

匠出之矣吳興陸款

其如于氏已絕嗣

者全用鬼毫散卓以線束其心根用松膠緞入竹管：長尺五
以上筆頭亦長二寸許小者半之後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
搖動脫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化樣皆不復
見也筆生之擅名江浙者吳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子喜錢
瑞張江祖出近又吳興陸穎溫國寶陸文桂黃子文沈君寶頗
稱于時丙申以後無復佳筆矣

墨品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游齊峯荆溪也予嘗試之二者或煤
粗損硯惟荆溪于仲所造則無此病但傷子膠重耳至順後或
用魚膠者甚好於氏已絕嗣外甥李文遠得其傳不若老于親

造之為佳後至元間姑蘇一伶人吳善字國良者以吹簫游于
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造墨法來荆溪亞於李亦可用也近天
台黃修之所造可備急用其長沙臨江皆不足取兵後亦亡矣

白鹿紙

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籙之紙也有碧黃白三品其白者瑩
澤光淨可愛且堅韌勝西江之紙始因趙火豪民陳竹軒富甲
子溧陽號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後有巨石高踰三丈名
曰雙秀見之者咸謂不祥不數年竹軒死于京城子孫凋落又
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陽風流文采時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
園未逾年卒由此遂廢妻兄吳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

于魏公松雪用以寫字作畫盛行于時濶幅而長者稱曰不白
錄後以錄不雅更名白鹿臨江亦造紙似舊宋之單抄清江紙
兵後亦鮮矣

龍尾石

歙縣龍尾石自元統以後絕難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後下品石
亦難得矣

鄉中風俗

鄉中風俗中戶之家皆用藩籬圍屋上戶用土築墻覆以上草
至元身紀之後有力之家患盜所侵皆用易以辟石遠近多效
之由是喪訟交攻不數年凋落甚矣嘗有業地理者與余言此

嘗論之曰立石以為標格之美觀固是好但高則不祥若不過五六尺不踰簷則無傷也且歷舉其覆轍者言之有吳興奸民蔣德藻曰此公撲實前輩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侮致訟家資廢半更兼子女禍于內漸至氣象不佳矣正丙申燬于兵火

寓鄞東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東湖上水暇遊史祖墓途中見廢宅基史之外孫宋末所卜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爰易三姓今為耕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製尚存數十太湖石不暇觀也今年一豪民貢諛于時貴率土民舁運往城中而豪謝者為之拘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翫于數年之久且以力得

上覆以石

以石不祥

致不祥其信然矣。至於堂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楊希秀茂，溧陽王雲龍皆用石墻圍祖墓，以絕樵采。至正壬戌辰之亂，楊王全家過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嘗言作石假山甚不祥。蓋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於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綱，由是女真禍起。趙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陽南園，未幾燬于兵。吳中豈易置者，必害民勞物耳。今又為他人所奪，意何時而已耶。己巳閏十月二十五日記。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盜之患。然非地脈厚者不可居，只可

為行樂之所擇。鄉村為上。負郭次之。城布又次之。山少而秀水
瀦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頑僻者不可居。蓋嵐氣能損人真氣
也。凡宅必倚地勢。有來龍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對秀峯清水則
出聰明。若作圃須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藥二分。亭館二分。然後
能悅人心。目可游可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漂陽句容可田可居。京口昆陵次之。
金壇風俗小淳。吳興又次之。鍾山茅阜可游可息。華姑蘇之澆可
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抗。越之薄。鄞之鄙。温之淫。台之狡。或可
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温。温不如鄞。鄞不如越。諺云明慳越

薄。凡邊江臨海之民多狡獪悍暴難制。又曰温賊台鬼衛毒婆。痞鄆不知恥越薄如紙。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陽為上。儀真次之。舒城又次之。蓋取其風土厚也。接江中原自古稱風土之厚。惟鄒魯之邦為上。聖賢之遺風存焉。洛陽昨梁次之餘。未得其全美者矣。蓋強悍之俗。戰爭之所由生也。故曰東南生氣西北戰場。

○客位稍遠

人家客位必須令與居室稍遠。苟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母與中門相望可也。

地窄不遠也。字衍

祭祖庖厨

凡祭祀庖厨鍋釜之類皆別置近家廟祀堂之側最好庶可精潔感神貧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滌器釜潔淨此人家當謹之事

浙西諺

浙西諺云年々防火起夜々防賊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盜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于為學檢身者亦然

麥蘖

麥蘖經炒則不能化穀慶元醫者陳以明與予言每炒用忽遇造餉糖者曰麥蘖不可見火但以酒缸炊飯試之陳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內以不炒者別置一缸內三日視之則炒者飯如

故○不炒者已化為醅矣○

○鄭氏義門

余嘗觀浦江鄭氏義門家規極好。則于內一條云：親朋往來，掌賓客者，稟于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止宿于外館。此規尤善。蓋杜漸防微之遺意。嘗見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黨，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淆漸致不美之事。此無他，蓋主者不學無術，又無剛腸。縱令婦人輩溺于私親，失於防閑之道。往來踏此轍耳。又一條云：僕人無故不入中門。亦不可與媵妾親授。既立一轉輪盤，供送器物。又立一竈于其側。外則注水而爨，內則汲湯而饋。子孫守勿之，輕改易。此規深萃其弊。嘗見人

家不辨內外。婢僕奸盜者多矣。先人居謹內外。雖異居子弟未嘗輒入齋閣。諸子至暮亦不敢入中門。况僕者乎。晚年不理事。家事。此法廢矣。予每以為恨。欲效此法以俟異日。

商紂之惡

商紂之惡。天人共怒。固不容于誅矣。然亦有人焉。猶足以紹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舉兵吊民伐罪。其義固正。然伐紂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吊民而急于得國也。觀武王之德。固足以滅商。然微子箕子闕文。

贅壻俗諺

人家贅壻。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婦不事舅姑。

一也以疎為親以親為疎二也子強壻弱必求歸宗或子弱壻強必貽後患三也吾家嘗坐此患幾至大變若非先人剛陽立法于前吾兄弟義氣保全于後未免失息貽笑鄉里吾亦嘗為贅壻妻母以愛女之僻內外疑誚苟非吾之處心以道薄于貨財未免墮于不義

皮褥權坐

凡皮褥之類只宜權坐不可久睡蓋此物能奪人生氣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當以為戒先人未嘗命婢妾以

花草及春雲童哥等字吾家後當為法以妓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閨人多矣妖法萬狀皆親歷之使其人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諺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檜木

檜木惟蜀中有之俗傳與歌同音

五宜切鄭音
五來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與皆同相傳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植于魯者也二千餘年樹身皆合抱文理堅韌可作柱板手板之用至正丁酉癸丑之後所存者幾矣

五子最惡

諺云五子最惡謂瞎子啞子駝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狠悞不近人情蓋殘形之人皆不仁不義凶險莫測屢試屢驗

天道好還

天道好還理之必然。潯陽新昌村房副使者豪民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無厭。乃以二女招市中女保家子為壻。意謂得通于官府。可濟豪黠。長壻謝其次壻史敬甫。嘗竊房氏物。私置田產。惟謝最多。懼其婦翁所察。凡券契皆偽託史氏名。蓋史為房所溺愛也。謝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為婚姻。一日史與謝生曰。我有田契若干畝。質錢汝家。今已欠矣。可檢尋見還。謝

入之 仇也 仇皆 改 讀 字

生諾之。逾數年，生亦無子，復養房氏子為後。因主其田產云。始知財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鄉，未免剝小民之惠，所以不能保。幾為謝史所奪。謝史二人所取不義之物，各不能保。又歸之房之子孫，已傳四姓矣。天理昭然，其可味乎。又東培村民史氏，素富貴。國初亂離之際，以金銀掩置穀中，寄托其親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穀耳。史曰：穀內有金若干，何不見還。某曰：昔所寄者穀耳，未嘗見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歸，遂絕往來。又數年，史某兩家長老皆卒。子弟復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奩具頗厚，且有臥榻幃帳之類。一月圍屏損裂，撤而視之，皆田券也。乃穀中所寄之一物耳。驗其所僮畧無遺矣。

○美德尚儉

儉者美德也。人能尚儉，則于修德之事有所補，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毀傷，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漸，為人所當謹。先人幼遭世變，衣食不給，至壯始有居仕而得祿，家用日饒，蓋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壯至老，五十餘年，未嘗妄用一物，資產雖中，年頗豐富，亦未嘗過用，猶如昔年也。或有飢者，先人嘗諭之曰：吾今舉家錦衣玉食，亦無不可者，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畧起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于造物矣。于是嘗若不足，享年八十七歲，皆儉之報也。夫儉之德于人厚矣。司馬公有訓儉文，已備言之。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之害，居官無賄

賂之污。捨此吾未見其能守身也。

○人生從儉

先人嘗云：人生雖至富貴，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飯，所謂下等者，非茅茨士階也；惟不墜壁，不雕梁也。中等者，綾絹是也。上等者，非寶膾珍羞也。惟白米魚肉也。予亦嘗自謂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于衆，尤妙。此予終身之受用也。

買妾可謹

買妾亦不可不謹。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為，必有淫污之患，以貽後悔。或致妄亂嗣續。此人之大不幸。嘗見奉安湯氏幸婢私通于僕王閻者，而有妊，妾稱主翁之子，主則不能察也。既長

資性愚賤習下流每為宗族鄉黨所誚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孫黃澣納妾有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雖察知其情狀為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隸生子不肖為吾家之患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一可謂至恨先人晚年嘗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素守之嚴且先妣制御之謹猶為欺蔽或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覺察甚為清明之累袁氏世範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覆轍之禍後當痛戒

壯年置妾

壯年無子但當置妾未可便立嗣或過四旬之後自覺精力稍衰則選兄弟之子無則從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遠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當擇其賢謹者可也不然當視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當別議凡異姓之子皆不得為後北溪陳先生云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為嗣此大亂倫序知禮者當謹為戒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貴者必有降志辱身之憂嘗見馮氏奸生子晉既長娶當塗東管陶氏為婦陶之家富有奩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時已與隣家子通未嘗覺也後生子頑很凶暴通乎其同母

妹不齒于人而陶後通其隣錢四官者晉死又通于僕小葛者惡醜太甚不可言也

又

又五叔遜道寓杭州喪妻厲氏後議再娶墮于媒妁之言而與湖州市牛家寡婦濮氏成姻意其田產資裝之盛弗耻其失節也既入其家門其田則質于僧寺問其奩具則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數間大失所望且濮與陳富一通凡數墮胎皆隣媪臧氏濟其好事五叔雖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諛媚曲從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已帑皆為濮能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誰何自是濮暴悍姦淫與陳通無間及赴溪縣尹任濮陳授賂幾為所

婦人姓以 姓作性

傾致仕而歸浙西風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質于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後嫁其俗之弊以為不若是則衆謂之曰無人要者蓋多質則得物多也蘇杭尤盛予嘗與遂從子希定論及此為之嘆息竊謂買妾亦當先察其姓行否則卜之而後納之使得以終其身死則陪葬勿使受污勿更適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惡行則當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謹愿無過忠事其主者待之與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為正室妒忌者當詳察之慎勿令無過而受枉

脫歡無嗣

脫歡大夫無嗣時納一民家女為妾頗謹愿既生子脫歡加意

待之甚為其妻所妒驅迫陷誘其妾不受污一日以冷熱酒相和命之飲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寢于脫歡之榻蓋重裊列褥錦繡之鄉睡未熟復呼之其妾勉強起行已被酒惡所病遂嘔吐穢物滿床席脫歡歸妻趨而前曰官人愛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伺尔出門即痛飲醉且與僕厮嬉笑今壞尔衾褥當何如脫歡素好潔淨視之不覺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計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脫歡昏愚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幾被殺子絕嗣幸而免耳

婢妾察情

婢妾有無故而事主弗謹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寔頗資以遺之

聽其適人不可留，則生事恐貽後患。

屠劊報應

鎮江一民以屠劊致溫飽，嘗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數。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猪肉，鄰人潘二者以木梳為業，善歌，每歌淫詞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夫出外買猪，行未十里許，忽忘取他物，急還家呼妻，不應，啟閤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斬潘二者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驚異，亦不聲言，乃以奸夫肢體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畧不彰露。逾月其夫復歸，因醉而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吾殺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飼猪，以燈籠置

于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開門婢曰不知出門視之
遺燈尚在意謂主人出也明日此婦坐鋪自若更一月隣人咸
疑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衆來詢其婦以他辭答之倉
皇失措遂聞之官其婦伏誅此亦報應之一端也又溧陽奉安
湯子剛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負皆置之不問過數年佃婦
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索其積年舊逋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怒
思與母雪耻一日伺子剛出門持長柄斧追而殺之後雖聞之
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何補于事矣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
人之淫亂固自闕于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之耳或以勢利
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污人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恥辱

冥冥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強人之女為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愿終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希元報應

天台林希元嘗館于其鄉張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官于京師又通館人之婦就娶為妻後為上虞縣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閑太甚官獨三年卒于縣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復以女妻之張大本者乃携女出更適人一時狼籍人皆恥之此報應之速也雖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沒章甚為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嘗以同出買猪情好甚密遂為結義弟兄往來無

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無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為補綴垢為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今冷空守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妻異日亦當侍兄婦乃以是言備陳其夫令其妻與之通意必弟娶不負信也後弟娶兄亦求奸不從遂持尖刀往刺殺之復自刎不死乃為地方所獲聞之官審供其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鄞縣侏儒

鄞縣大松場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顛駘娶妻有姿色不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于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于某一日此婦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可也後奸者即伺前奸

者聞行撲殺于海未幾此婦復語之曰尚有親夫在或能知之奈何當復殺之後奸者于是殺其親夫于海然後請于里之太姓潘氏遂為夫婦聞者莫不以為大恨予寓東湖有葉氏子倫言其詳因記于此以俟賢宰縣者至當白之以正其罪戒後之為惡者云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獲陰罪前代已有明鑒姑以所見者言之荆溪茅村吳義安以父母燼骨置祖祠梁上終身不葬後生子不肖亦如之吳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嘗力諭之更助以錢始克葬後以不善終弟應東長子本中皆為盜所殺

妻死不葬

溧陽張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勤縣袁日華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母老而子幼，弟父不義，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遜道同知喪妻勵氏，既從異端，燼骨寄僧舍中，又無故終身不葬。後為晚婦淫悍所辱，甚至見逐于外，困餓而死。庶予克一亦從異端焚化，復寄僧舍中，與其母骨相並。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抗城，僧舍皆燬，遺骨亦為之狼籍。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報應顯然，茲不盡錄。

畫蘭法

予記至正辛巳秋，過洮湖上，忽隣人郎平隱來訪，平隱幼為黃

小雞距 雞作雞
用食指擣之

冠于三茅山善画蘭得明雪牕筆法因授于子曰画蘭画花易
画葉難必得錢唐黃于文小雞距樣筆方可作蘭用食擒指定
筆以中指無名托起乃以小拇指劃紙襯托筆法揮之起筆稍
重中用輕末用重結筆稍輕則葉反側斜正如生有三過筆有
四過筆葉有大乘釣竿小乘釣竿皆葉勢也花或上或下葉自
下而上花幹自上而下蓋取筆勢之便也毫須破水墨則葉中
色淺而兩旁稍濃也忌似雞籠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公花有大
小驢耳判官頭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勢大翹楚小翹楚諸形茅
有其穎發箭諸體蓋蘭譜也壬辰燬于冠今畧記此彷彿于上
云

學書法

凡學書字必用好墨好硯好紙好筆。墨尤為要緊。筆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則滯筆。毫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錢唐筆。作字臨帖。蘭可有取處。及避地鄞縣。吳越阻隔。凡有以錢唐信物至。則邏者必奪之。更鍛鍊以獄。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承處買年毫。蘇麻絲所造。襍用筆。并市賣其膠墨。所以作字法皆廢。僅存得舊墨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縱研磨也。吳中則不然。凡起明溫台之物至者。置之不問。其相去也遠矣。嗚呼悲哉。

鮮于困學書法

鮮于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鞞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松雪稍不及也。

松雪家傳書法

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作斜字草書。以斗直不筆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紋。今仲先傳之。又試仲穆幼時把筆。潛立于後。掣其管。若隨手而起。不故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在手。墨污三指。則撻而訓之。蓋欲執筆之堅。用力如百鈞石也。嘗聞先人如此說。顧利賓董仲誠亦談及之。

魚孰作簡

石取筆管。故字乃放筆。此

前輩以魚鮫作簡牌方廣八寸狀如舊家紅漆不簡板蓋惜字省紙又便于臨摹古法帖又見舊府第有象牙簡板尤好但不可隱寫法書耳且富貴氣也

冀國公論書法畫法

宋冀國公趙南仲葵在深陽時嘗與館客論畫有云函無今古。眼有高低予謂書法亦然。當今趙松雪公畫與書皆能造古人之闕又何必若求古人耶

裁剪石刻

古刻不可裁剪。宋趙德文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長軸甚妙。蓋存古製想見遺風也。予嘗論亦不必裝潢太整齊但以韞紙

托楷定上下畧用厚紙以紙繩綴之可以懸掛而展玩否摺疊
收之庶幾不繁重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剪作冊子楷者
凡有關處聽其自闕磨滅處白紙切不可裁去了須是一一楷
在冊子內畧存遺製今攷洪氏隸釋有云闕幾字者正謂此也
若打磨唐古刻須用紙幅寬過于碑石則無闕遺字製也好古
者宜留心焉

收貯古刻

予甚愛古刻嘗欲廣收貯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官游
江浙間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續收本踰數百紅巾盜起皆散
失不存矣觀趙父^德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論最善今不敢多置抑

且無買書之資耳。惟存古刻數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鐘鼎款識、古黃庭蘭亭楚相舊碑及石經遺字急就章之類，是也。若唐名刻，則歐陽率更化度寺銘，近得一本，雖舊而未盡善。虞永興廟堂記，褚河南並法主薛河東鄭縣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當俟他日。其餘雖滿千數，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為貴耶？然物之廢興，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數，尤繫前定，亦亦不足論也。物之微固可寓意，豈可留意而反為吾累哉！此子之鄙論也。

江西學館

江西學館讀書皆有成式。四書集注作一冊，釘經傳作一冊，釘

少微通鑑詳節。橫馳作一冊。釘詩苑叢珠作一冊。釘禮部韻畧增注本作一冊。釘廬陵婁奎所性游學。溧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子懷挾免致脫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設問

近聞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之虛妄言。亦由是即數問于宣城貢相之有成。有成對曰。何以設此問耶。或者曰。吾見今之鄉里人。驟富者。非好禮之家。家或不正。且富從不義而得。爵從非禮而受。往。托名公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勲。及節婦貞烈之門者。吾嘗疑之。使文章為虛誕之具。邪。為後世

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寔事半而飾以文耳。或者曰若經卷使贈某氏節婦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如之。某人淫亂某人。不義而富。豈能掩蔽耶。有成無以答。但唯々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盡信古之文章也。予聞其言深切嘆之。賢如韓子猶不免諛墓金之誚。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無愧。近世如京城淫風太甚。雖達官猶不免。蓋風俗習慣皆婦人出來行禮。日必醉而後歸。或通于隸廝。或通于惡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々皆然。其節婦不可勝數。此近禮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遐域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此文人才士虛誕言辭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貞烈之可攷。而里人為之記者。或可信。其翰

林諸公所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價為鄉里譏誚耳今虞
黃張貢皆妄誕不寔當代有誠篤君子必以吾言為然也又知
宋季事寔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為郡小隸蓋杖直也
果有陰德或擊罪者多用猪用貫于杖中往々多受其輕刑免
死之德是以有後近因其養子之孫伯長公為史官時改作小
隸為吏字已過于寔矣其諸生輩猶恥之又欲隱然誇誕訛言
小吏為小官愈失其實矣若是者豈勝數哉豈勝嘆哉袁升字德遠為
郡小吏而有陰德後生子貴連
贈衛國公妻楊氏齊國夫人

學文讀並孟

愚謂學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讀孟子足矣以韓柳歐曾聞架活

同架居在
字之同字
此

套為常式以孟子之言辭句意行之于體式之中無不妙也蓋孟子之言有理有法雖太史公亦不能及徒誇艷于美觀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讀孟子忽有所悟

梁棟題峯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砥為黃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還或終歲焉一日登大茅峯題壁賦長句有云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貌忽衆人多家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黃冠者與隆吉有隙訐此詩于容縣以為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縣上于郡郡達于行省行省聞之郡省直毀屋壁函致

京師。抹梁公繫于獄。不伏。但云吾自賦詩耳。非謗訕也。久而不釋。及禮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予是免罪。放還江南。嘗觀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散失。之復存者。賦雪中見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紅死。一點反魂歸。賦暴雨云。癡兒嬌勿啼。不久須晴霽。賦蔬云。家貧忽暴富。菜種二十七。癡兒不解事。問我何從得。于義苟有違。吾寧飢不食。其詩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見義不能勇。為以致托乎言辭。而招辱身之禍。志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疊山公所謂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厭見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

耳鳴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頑民歟于茲可見宋之維持人極也至矣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擾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易得也哉亦豈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孫寔子真為江西憲使時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子真辟地錢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為戒

鸚鵡詩

前輩嘗論詩去莫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蔡確一絕句云鸚鵡言猶在批把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亦自好詩法確遭貶寵養一鸚鵡每以妾批把調之作人語後放還復渡江而死矣故作是詩也

鸚鵡曲

馮海粟題鸚鵡曲序云白无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
是個不識字漁夫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覺來滿眼
青山抖擻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余士
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比曲無續
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父字使難下
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
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也諸公舉酒索余和之
以汴吳止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云云

廣德鄉司

廣德小民錢鄉司者專與鄉里大家理田畝丈尺稅賦等則出入謂之鄉司至賤之職也能存心于正直無私曲生子用士登進士策為國史編修官他鄉司者或以多作寡以寔作虛子孫死絕者比之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凍死報不惜飲食獲餓死報尋常過分獲貧窮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雖鄙最是寔論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過于衣服必貧而無衣或過于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遺剩飯食飯粒于地以飼雞犬者往往餓死尋常虛費剪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結交勝已

詩云結交須勝已似我不如無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有非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汎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已者亦然使已有善人當效之有一不善人當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與

之化懼此之謂也

成人在勤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雖淺然寔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言苦口教人雖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家法興廢

嘗謂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則廢此係人家興廢之樞機也至于國亦然吾自十八九歲時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忠以朱氏姊主之遺法漸廢及在外家又皆處置不以禮因觀袁氏世範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遺法作家範以自警若姊若兄終弟不論者

至于今未嘗不嘆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獲睹浦江義門鄭氏家規于上虞王生處。于是重有感焉。嘗記深陽孔汝楫字濟川者。本細民。以友愛于兄。而致富。頗有忠于家法。其妻陳氏。雖小吏之女。相助其夫。無能嗣養。蔣氏子。惟和為後。一日為娶蔡氏女。蔡亦細民。而富者。至其家。見弟姪。或坐于叔兄之上。恬不為恠。汝楫歸語其妻曰。蔡家無禮。今雖勝吾家。後不若也。不數年。蔡果蕩廢。子孫狼藉之甚。汝楫死。庶子惟懋。漸習華靡。養子亦如之。母陳不能制。漸致凋謝。後遇寇。家業一空。朱氏姊既廢。先人之法。且習奢。亦為寇所廢。至今貧窘。不可言。吾雖避地。賴先人之靈。亦以不敢違背家法。見祐庶幾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獲天譴。往々見雷擊天火之報。皆此等人家。或隣火而獨免。或里疫而獨安。皆孝義之家。能以不欺心。獲此報耳。如此者甚多。不欲舉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較平之。長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佃戶欣然避地。小安。此亦報之一也。

浙西風俗

浙西風俗太薄者。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之私。乃各設掌事之。又不相統屬。以致升堂入室。漸為不美之事。或其夫與親戚鄉隣。往復餽之。而妻亦如之。謂之梯。已問信。以致出

游赴宴，漸為淫蕩之風。至如母子亦然。浙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矣。夫婦人伏于人者，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今浙間婦女雖有夫在，亦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習以成風。往之陷于不義，使子弟視之，長其凶惡，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醜醜，縱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婦人之不幸。亦當苦諫其夫，嚴教其子，使改過為善可也。亦不當自擬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婦人不嫁為節

表兄沈教授，常言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論若淺近，然寔痛切。蓋

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義立大節者，則不然。吾嘗問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聞諸傳記者，亦未暇考其詳。但是好言語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比患守志之不能終陰，為不美同。若之不能久，心懷不平，未若此言之為愈也。

尋常侍奉

尋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婦之職。然至切近之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緊。凡早晚寒溫之事，惟婢妾為能相安。諺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表氏世範應氏謝裕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要在乎謹內外。時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家婦。世之蓄婢妾者，可不

鑒

楮帛偽物

宋孫朝奉偉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偽物。唐以前無之。蓋出于元宗時王嶼輩。牽合寓馬之義。數百年間。俚俗相師。習以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衆。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從而欺其先。是以祖考為無知也。顏魯公嘗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導愚民焉。偉今一切斥去之。有違此訓。非孫氏子孫也。斯言蓋欲使後人知其無用而諄々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猶未免隨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禮。及吾祭祀時。一遵家禮。凡家錢窋馬皆斥去。嘗作楮錢說以

明之若神主匱祭器皆從吾始今在患難之中不能備禮故從
苟簡然亦不敢闕也

外戚之患

晚字釋之頌字 凡富強家馬
皆斥去 外舅曰若丹徒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為國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
矣丹徒歿後二年為至元己卯歲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遠子
道德芳各治其已事而不輔其母癸未歲有幸婢鄒淫奔一日
私與傭工掌事潘大閔者通潘氏姪也事覺將出之大閔乞憐
于德芳欲強娶潘氏不許大閔以德芳沉酗無酒德即飲之使
醉歸以刀脅其母、扃戶不納德芳以刀刺戶幾傷母臂明日
欲訟于官族黨引德芳請罪乃免即遣此婢嫁鄉佃華亞寄逐

大閔出外逾年大閔復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問也數私盜家財及離間其母子吳氏之族咸惡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後德芳卒無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後不能守意欲更適大閔者乞憐于潘氏將許之其孫吳溥者力諫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惡皆大閔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比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門乎族黨咸攻之遂寢其議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閔復執隸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婦人所以易于受侮雖有聰明如武后猶不免殺親子立外族自欲絕于宗祀况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無剛腸遠慮終亦諸子之不學無術也吾自贅居時嘗見外戚之黨爛

其盈門又從而招致他族其元惡則大闕也眇一目而生逆毛
吾深惡之已知其為他目之患既而小醜微露吾力言之潘氏
唯不能除患亦無一人能以利害次之者直至攘竊幸婢
凶暴日張幾不能免乎殞身非命禍及家門猶且隱忍姑息以
至禍亂大作乃欲污其寡婦利其家財潘氏頑忘夫子之大恥
畧不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諫則丹徒父子之大恥何日而雪
潘氏亦何面目見吳家之祖先乎事既往之矣言之痛心有志
于家法者尚鑒于茲

○古之賢母

古之賢母載之方冊不為少矣且以目所見者一二言之金陵

王勳字成之世為儒學門族僕其母甚賢先祖約授時勳尚幼母令其侍奉讀書每訓之曰汝親近官人學做好人我當紡績供汝衣食耳買書與汝讀他日識得幾個字免做賤隸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聞之遂令勳受讀日恃先人于學舍既長試吏後至府架閣為母求墓銘翰林趙子昂書字勳生壁字長文今為州案牘官溧陽徐生本刀鐮者其妻者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業及有娠乃屬其夫遷居鄉先生李仲舉之隣且曰令子在腹中日聞讀書聲必能若是也後生子朝顯字公達自五六歲時即能記誦千餘言長而習舉子業此母之所訓也又嚴儒珍隸卒子也幼孤母訓其讀書從湯景賢學至正辛卯中隸士第

授分宜縣丞。今辟江浙行省掾史。上虞謝生世為隸卒之役。鄉有故家葉氏女。貧而孤。下嫁于謝之祖。既娶而家道日興。生子變其習。後諸孫皆知讀書學儒者事。此亦母之遺訓也。又宣江漢景明父也。幼失母。後父寓居漂陽。依繼母養。及九歲。父卒。母訓之曰。汝母早亡。吾養之無異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繼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節而待之。漢拜而受訓。其母後擇賢師而教。躬紡績。助其薪水。子亦不違母意。日則勤讀。誦之功。夜則盡溫清之禮。遂成儒業。鄉人無不讚歎。母再無他志。為終身焉。

蔣氏嫡賢

漂陽辛豐圩蔣氏。相傳善興負村之裔。家雖貧窘。讀書尚禮。不

怠其志。後生子文秀。富且母賢。訓習舉子業。累科不第。至止閭。納粟補官。雖為鄉人之誚。因才後擢憲職。厥族有居湖墅者。漸成消廢。惟荆溪州中樓下一族。頗頻師事書業。又宣城王德輝。其父無子。納姚為妾。正室薛爭。姑不已。越三年。夫喪。薛議出其妾。曰。且勿嫁。有娠。後果生德輝。薛加撫育。過于養母。既大。擇師。歛業。正至。戊子登第。此則嫡母之賢訓也。

十六字銘

先公嘗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銘。凡鑄鏡背及几杖銘匣上皆書之。云。寧人負我。我負人。寧存書種。無苟富貴。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置義莊。廣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難之事。使其
皆得如。今浦江鄭氏。有家規以制之。則無愚不肖之患。賢者既
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教。志氣相若。家法歸一。長幼之中。循規守
矩。焉有不同。居不知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
習下流。自暴自棄。一家之中。賢愚相別。則難睦矣。且如兄弟之
氣稟。猶自不同。有尚志氣者。所為皆上等之事。日篤行。父師之
訓。唯恐不及。有狗貪鄙者。則反是。主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
非無嚴父師之教也。又有一等氣質雖美。而不學無術。聞父師
之教。為不足行。論才行之。壬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熏染
汚俗。而不恥。使其交友姻戚。一旦與之往復。非惟污降志氣。抑

且壞亂家規為子弟害。若遽然絕之。又失親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難處。人家不幸而遇此。則當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禮法。相尚。過失相規。可也。或不能救。則當以家法自處。切不可與之往來。熏染習俗。壞了人也。諺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雖鄙。然寔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猶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處得自好。他日子孫長成。必效浦江義門家法也。然亦無難之行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燈下有感書此。以誌之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

○ 遺山奇虎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親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傳學強記。吾嘗聞之矣。試與學士一一問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疎。然世之於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於是先問易。次及詩春秋書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稱問復曰。先生得毋饑乎。先生曰。雖饑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脩之。并袒褥進。先生慎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自備。至于

是先生出復進。則皮毯飯羹畢具。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視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為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為何人。姓氏為誰。他日必惡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而必待送教程。擇一半壁牕。處月明後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途。虛寔者。先生深以為幸。一日告前途。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牕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

而必待送教程

程必待送教程

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序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烹雞法

風江之氣嘗留滯江字

雞之為畜。身有風。人食之。能動風。江氣鎮江。顧利賓姊丈與余言。凡治此。具俟燂毛。後必以少鹽擦其徧體。如澡浴狀。加以香油少許。復以湯洗淨。然後烹而食之。可也。

見物賦形

前輩嘗言見物賦形。理之或可驗者。妊娠者食鬼。必產兒缺唇。聞某處海濱。一婦嘗食螺甲之屬。所觀皆此類。忽產一物。似螺而火且無骨。若此者。往有之。故經傳云。不食邪味。不聽淫聲。

一書... 2 ...

不視惡色。蓋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則懸嬰孩像于壁。加以綵色作繪。亦使之觀感。且寓宜男之義云。

生果菜

凡生菓菜。必淨洗而後食。先師趙德輝老先生在至順辛未年。館于宅前莊。嘗言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筍歸。覺粘如飴。延既剥筍。則筍殼以齒嚙開。一時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後產蛇妖而死。

○ 祖宗之法

吾嘗論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財。或可失。使其遇盜遭亂。離則田宅財貨。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紊也。雖處患難。家法

猶存。惡可廢乎。

宋末豪民

潯陽宋末豪民潘賢二者害衆成家造樓于東橋東側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時立柱未幾而敗凡田產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陽王經歷者為本州幕官國初此地為府也見此樓偉然又出於市橋之間官價所得為主三十有餘年轉貨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燬之王經歷正是年造樓之日卯時始生造物之有數也豈偶然哉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

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杭城。其孫范靜善為錢唐縣尹者。從逆劫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贖之。其義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不仁。豪奪不義者。盍以是觀之。諺云善惡有報。只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東辟地

鄉人有浙東辟地慶元。後為憲司畜吏。適他所將行。因忿此邦人情太薄。嘗時未嘗受相識之惠。乃戲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報人恩耳。蓋反言以騷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確

論使其或受人之惠則長己之貪必至于無厭之賤他日能施報或庶幾焉使其不能報則有負于心何面日立于天地間耶不若無所求于人亦無所報于人彼此各淡薄寔為幸事使吾輩處鄉里從容之時却不可以效此偶遇隣族之貧弱賢士之困窮過往之無聊者則當量力以周給之盡其在我亦不忘思求報于彼也向在家憾亦未嘗受吾惠也先祖嘗言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之謂歟

饒州御土

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窰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壺注杯盞

之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着油藥處猶如白粉甚雅薄難
愛護。世亦難得住者。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瑩得耳。

○吃素看經

諺云窮吃素。老者經言人強為也。吾以為不然。若窮時安分不
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干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
可為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日。雖惡人
悔過言辭頗善。可為世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
見。推此以往。于下等入之中。亦可免為惡。好殺好貪之患。何所
不可救耶。吾故以是說解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三八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景明好事

溧陽丞平時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專設賓館款留名士建平
縣尹王勉起宗號東巖以事罷來館于江賦詩作画飲饌無虛
日或終歲焉卞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馳景遠亦如之石莊史道
原款接鄭禾子寔于家賦詩作画以習文采白湛淵一日嘗賦
六言四季詩意道原愛之求子寔為作圖以雙幅好細絹用大
着色逾年而成湛淵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寔壻也一時
好事者爭相訪玩車馬盈門筵宴無虛日且品饌製度器用清

玩皆不俗。是習于浙西故家之遺風。又溧陽宋季趙俞二府所傳也。其詩有云：紅杏綠楊永畫野，服柴門散仙。莫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箋。又云：蓮葉吹香澹，扁舟撐影斜。驚散一行白鷺。東風捲起梨花後。二首。忘之。備見白氏集中。此畫後質之于余外家。又歸之于余。壬辰燬于寇。東巖所畫景明南山圖。大幅。屬之予表兄沈子高。壬辰亦燬之。短卷今在予行囊中。此畫蓋王氏生平妙筆。其嘗自謂如此。去當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廢之也。

學官香鼎

學官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

張亨論解
張亨論解

英賢或出進士勤學掌儀臧某為予言如此

張亨論解

江西張昱光弼嘗與予言其鄉先生論解管氏反玷之說便如
今日親王貴卿飲酒必令執事者唱一聲謂之喝盞飲畢則別
盞斟酌以飲眾賓者浙江行省駙馬丞相相遇賀正旦及常宴
必用此禮盖于出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老儒遺文

蓋出於正
且其好也
且其好也

先人于延祐戊午時在嘉興幕府聞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
而致仕歸無子養子承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
居之田宅析為二俾各受其半未幾復召其妾語之曰吾歿後

細字之納
細心詳中

養子必利其財以害親子乃作一絕句付其妾俾以蠟紙裹封
細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給曰祭糧嬰當隨椁埋于墓左他日有
患以此驗于官居數年養于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母逐之後
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與老人同學詰其妾曰老先生
為人有學識性縝密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妾曰屏去
左右當請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啟視之果得一嬰有詩云七
十餘年一點真此真之外更無親雖然不得供溫清也是墳前
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遂伏誣

恕可蘭亭

陳如心恕可先生間居會稽時教子弟寫字以右軍蘭亭帖刻

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書程敬叔先生亦以智
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水印紙令諸生習書尤好
音歸鄉日必用此法也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薑胡椒及炙燂之味以其動痔血也不食蒜
以其葷心損目且穢氣也不食鹽物以其傷肺動咳嗽也日惟
猪肉賢胙臠蹄膊等肉必爛熟而進或鯽鱖白鯰以為常饌羊
牛雞鷄則間進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各月則鹿野鳧和蘿蔔及
蒸鴨子和鱖鮓常進天寒飲雞子和葱絲酒三杯野味惟鹿獐
玉面狸山雞之雄者鶻鶻班鳩之類餘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

音字音齒口之字
齒牙蝨脫牙也

不食年及五十齒及炷脫肉食必細剉常時喜食糖蜜及時果
剉貯小奩置之左右日不可闕暮夜必以炒芝蔴和乾餅搗作
糊茗以進蓋欲潤腸肺也

吉啖山獐

先如喜啖山獐及鯽魚班鳩燒猪肋骨餘不多食平生唯忌牛
肉遺命子孫勿食先人深憎惡家鳧非但不食若聞其聲亦怒
蓋賤其情狀之可厭也至于隣迫亦不敢畜之正進其子耳

不嫁異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嘗曰娶他之女尚不可豈可
以已女往事以辱日世之祖宗乎蓋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彼

鄙近世為鄙

貴盛則薄此必別娶本類以凌辱吾輩之女貧賤則來相依有乞覓無厭之患金陵王起岩最無遠識以女事錄事司達魯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猶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類者頗多不能盡載則我趙子威先生如此顯仕有力量遠識一時為所悞尚使其女懷終身之恨世俗所謂非我同類其心必異果信然也可不謹哉

婢不配僕

先人誓不以婢配僕廝或有僕役忠勤可任者則別娶婦女以配之婢則別配佃客鄰人之謹愿者嘗謂婢僕一書配了後來者必私相自議意必謂後日當配也漸致奸盜之患或配矣又

添內外私盜甚費開防

僕廝端謹

先人取僕廝未嘗要有市井浮浪之態及時衣澆服者惟求其端謹頗愚癡者留之至于婢妾亦然寧于里鄰擇田舍女子頗能女工者不求其顏色也衣服裝飾並與里巷相同無使異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與台人蓋謂其無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見富貴可依者便云未娶若設計為壻既娶矣外家貧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則前日之妻皆不顧亦無所記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棄而不養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懼之也乎

生之友江西及台者僅一二人而已。蓋于有鄉德異于其鄉俗者也。

深惡游惰

先人嘗見游惰之民及懶惰不習生理者，深患惡之，終身未嘗輕與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語言不務寔、衣服異于衆者，必嚴誨禁之。比與人約必信，或有故亦必報其所以然者。至于僕細皆如此。凡與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則叱之曰：三月則云三日，五日則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嚴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間亦未嘗輕易也。居家未嘗間坐或看書，或監治襍務，或理歲計，甚至婢僕之役冗者亦間提調之。井石碎瓦木屑斷釘之類。

凡與人約必是
比字如下女子知

時使人收貯一庫用則取之。所以先如效習頗熟。終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孫。雖在患難之中。不致飢凍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報也。嗚呼痛哉。

衣服尚儉

先人衣服。惟尚綉絹木棉。若毳衣紵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綉襖一着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亦未嘗施于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筋。與常人同。或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甚貧。今日頗富。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為憂樂而有異哉。蓋隨遇而安。無預于己。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者鮮矣。

月蝕大雨詞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師久見月蝕大雨作二小詞偶忘某調云
前年蝕了、去年蝕了、今年又蓋作平聲來了、姮娥傳語這妖墓逞
胡四臉則管不了、鑼篩破了、鼓擂破了、謝天地早是明了、若還
到底不明、時黑洞、幾時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黃、潦人都道天
瓢翻了、出吾濺、吾一身泥、這污穢如何可掃、東家壁倒、西家壁
倒、窺見室家之好、問天工還有幾時晴天也、道陰晴難保、此二
詞雖近俚俗、然非深于今樂府者不能作也、詠其詞旨、蓋亦有
深意焉、豈非三百篇之後、其諷刺之遺風耶、此間諸士友揚大
同云

味其詞音味其
張守節詠

平江識語

平江二字識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為愧張九四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識者云隆平二字遠觀似降卒不久當歸正果然吳善鄉守紹興集民兵號曰果毅以篆書二字懸于兵卒之背識者云是果殺二字不久當敗果然姑蘇二字識云一女養十口是以風俗與温州同温字遠觀似淫字

窓扇開向

人家窓扇開向內甚便若向外恐為盜者所啟亦須堅寔者佳不可務于巧妙以美觀也蓋向內者開在內啟閉皆由內也直櫺為上格眼者次之

議肉味

予嘗議肉味唯羊猪鷩鴨可食餘皆不可食蓋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則必害禾稼重為民患故食之無傷也牛馬之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聖及有故謂天子聖節之宴則不食雞亦有小功非奉薦待賓客赤不常食犬之功與牛馬同且知句主人之意尤不忍無故烹之非疾病則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菽者不可食若以時臘者或買食之螺蝦細物得已則止尤不可恣以口腹而損衆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悞食之因一武官相招致患腫毒于左股內乃夢先妣責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因猪肉價高牛肉價平予因禱而食之使我疾平體氣復

則不食此味。己亥年在節東湖，復夢如物，因悟食之乃患腫毒。于老足，今始決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買善殺者，則違國典。若食自死者，則致惡疾。違國典非日也，致惡疾非孝也。不奉遺命，非子也。以三戴時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未尚不能力行乎？則他日之大節，猶未可保。書以為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長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贅居外家，惟二幼弟隨生母侍奉。然平生所畜資財及一切付物皆在舊居也。朱氏姊主之，漸變先人之法，且有結姻黨，潛布左右，而向者舊僕與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輩甚落。

以夢如物因誤食味
之初仍物誤認悟

落也。獨門下士英君佐感先人之思，始終如一，亦嘗為吾輩不平也。朱氏子惟生一女，時尚未適人，忽有女僧至，自稱俗姓朱，安吉人，幼嘗受業杭州某寺，遂稱朱氏姊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禮三從姊也。」朱氏姊以私親之故，延入內室，受其欺誘，與之同飲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居一月，即以錢買石修路，施茶湯，及遍游詩寺，咸施錢。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隱然，餽贐耳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粧知之耳。明年又至，遺果核及土物，餽送各房，皆有之，謂之會親。乃駕一畫舫，侍從皆異類之人，人咸疑之。長兄與表兄沈子高為之憂，潛使人扣其梢，人據云：「我是松江萬戶府家人，以了師姑連。」

年來說有一親姪女寄居溧陽富有金帛田產別無兄弟管顧
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萬戶多以錢勞此師姑托其主婚今
有舍人在後船不久當至長兄怒甚即選門下能言者以大義
折之此偕忽發不遜曰我朱家女既受孔家財產孔氏不可管
也既而欲訴之官以欺騙事衆皆知其誣妄此僧乃為萬戶家
人所逐餘稍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吾輩明言其非至
于啣怨吁此婦人之所以至患而家不可便幹蠱者信不誣矣
向非長兄顧大節義拒絕此輩必致于陷身異類受辱受害不
淺也朱氏姊不以為功而反以為怨惜哉言之至此可為深嘆
先人五十餘年辛勤所致者晚年闕防不及于前時抑且人情

減變於機巧輕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內。吾輩歸省，猶如客也。先人雖覺此意，豈能遽反其正耶？臨終至于一案一器，皆無存者，獨遺白金之類，已失過半矣。此無他，先人姑息于初年，蓋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遠嫁，所以奩具及田產是沈氏者，咸與之。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為異日執照而財物一切大小事件，尚托之朱氏姊。後至庶子長大，親女當聘，漸有富貴氣，未免侵竊公堂之資。先人不能察者，為朱氏姊侍奉極至，不露圭角，以父愛女之心，既至，但如其能孝，不知其為財也。先人歿後，此情漸發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語，反以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贅非贅，不平者。

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鈔貫兼于諸子之數。房金什物
鬆磁几。幾盡數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較之他女及鄉中所嫁
已過百倍。猶以為不足。見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轍。當
視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
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資物皆失。而沈添粧被擄。掠幾死。又
盛添壽者亦遭此苦。其壻吳唐輔。墜名折足。庶子婦等奔竄。極
其顛沛。向之所得今日盡矣。一時報應分明。猶未甚也。當年歸
荆溪之芳村。依吳而居。寇再至。不勝艱苦。顛沛衣服首飾蕩然。
一空。唐輔死于亂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與母長別而去。長子
雖有侍奉之心。頗欲盡孝。而母則詩之落。惟親女及壻之是

自校書之具棺

戀溺于偏私以至如此為壻者亦恐物之道于子往之間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壻入門竟有相疑之漸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猶客也其盛添壽者先人之侍婢嘗與朱氏姊竊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歿此婢從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婦女及壻見者莫不歎之所以亦受禍者天理之昭然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女僧名了堅

朱氏所長

朱氏姊平日處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之前妻吳氏之長子隆祖猶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長子受蔭為温州監支納官去家千里嘗以無普訊為憂至于忘

寢食受夫之遺命養庶子祖道居溧陽凡飲食衣服教訓甚于已生者及長女娶婦亦厚過數年親女當聘而庶子漸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奩具之物頗豐于庶子亦人之常情無足愧者庶子陰懷不平及壻入門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壻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閑之意則庶子不得縱費所資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歲收租米一切什物莫不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思不知分限是怒據其始末則庶子之罪多矣亂後正母自與壻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齋縣尹歿時隆祖在溫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遠數百里涉太湖跋山路往承大事可謂孝

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資辨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父屍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願從之至于焚化則不敢許也其長子死時臭棺 葬未嘗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無焚屍之說斷不可從也由是心齋公免于焚屍之禍族長樗友與鄉人耆老咸歎曰人家不必安好兒孫但願得好新婦足矣遠近稱之蓋元之吝予出已財以葬父也可謂鄙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時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見之待之頗安或譖之曰隆祖之父因許作黃冠事未幾而包產不能畢備以致觸忤是以死耳內外咸憾之隆祖亦以衆怒將逐此婦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產亦有是

天地間之常事爾輩何歸罪于包耶且爾父死未卒哭便逐其
妻人謂我可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將歸潁陽包召而語曰我
欲攜汝往潁陽則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則寡婦且年少
無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謝遂厚資嫁之鄉邦人又稱善不已時
年四十有七歲以其長子及季子侍奉乃祖主吉安家事携仲
子歸遵夫之命也常時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歡欣問候鄉族
安吉否厚待其僕至于隣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懷來之
宛曲如此待婢未嘗加以呵叱有小過則不與之語婢知所懼
則使令如常有太過則遂之蓋蓄僕皆鄉里之淳謹者鄉里之
貧且極者病則時以粥米果核惠之鄉里人仰之若母凡姻戚

急難次竭力救助未嘗憚勞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無他施之有不當者則人不以為惠也至于奉父母及繼母能曲盡其情待妹與弟誠可謂友愛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終始無一言之間惜乎曉年漸廢先人之遺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語且終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遺孤是以不能無議者矣雖然朱氏姊之過亦勢之使然使當時既重割奩資則出嫁以禮必能守朱氏之業而無晚年之怨兩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義可謂盡矣何其徇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為怨彼各有辭深可嘆也有女者盍以是而觀之哉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為大家之婦

式也

首飾用翠

首飾用翠最為無補之物買時以價十倍及無用時不值一文珍珠雖貴亦是無用蓋子避地所將在囊中者徧求易米可不即得且價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銀為急絹帛次之民有謠曰詬銀病金死珠子猶不言翠也蓋言銀為諸家所尚金遇主漸少珠子則無有問及者猶死物也世之承平時人人皆自以百世無慮以致窮奢極侈以金銀珠玉之外又置翠毛珠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異於昔則無用之物皆成委棄倘遇再承平時切不可用無補之物

虞邵庵論

兩作同字

虞翰林邵庵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襍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生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舊馬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人生於世間一動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忽不能盡心奉事者多。凡

新至之僕，不知主之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朞月漸而彰露，耳馬之為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者，有不能負遠者，有驚疑而暗疾者，有能備乘坐而無失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遠之美惡也。雖然，僕馬皆有相法，可觀可察，則其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勢不可倚

夫勢之不可倚也，自可及今歷之，可鑒遠者，故未暇悉論。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顏弄權，奸臣也。附其勢者，多取富貴。死之日，皆受禍。至于脫，雖不弄權，而權自盛，門客亦衆。勢去之後，禍亦如之。至于哈麻、雪，兩奸臣也。既貶之後，亦不免苗獠揚完。

者之凶暴又非伯顏哈麻之所比也承國家多事皇網解紐之時恣遐邦化外之常性怒則死喜則生視生民人類如草芥雖天子之命亦若罔聞者附其勢者一旦至于極貴盜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殺人及其惡貫滿盈倖手而死黨與皆伏誅漏網者固多豈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國初漂陽之氏有以田土妄獻于朱張二豪者遂為戶計一切科役無所預焉是時朱張首以海運為貢道至于極品天子又以特旨諭其戶計彼無敢撓之者權豪奢侈可謂窮于天下或兩爭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徃充戶計則爭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樂而從之也不數年朱張皆構禍籍其戶口財產以數百萬計後立朱張

提舉司以掌之向者附勢之人皆受禍而投計者肆為佃籍增祖重賦倍于常民受害不淺雖悔無及矣

豪僧誘衆

又湖州豪僧沈宗攝承楊總統之遺風設教誘衆自稱曰雲宗受可教者可免徭役諸寺僧以續置田每畝忘獻三升號為贍衆糧其愚民亦有習其教者皆冠烏角桶子巾號曰道人朔望羣會動以百五及沈敗糧籍皆沒入官後撥入壽安山寺官為復經理所獻之籍則有額無田追徵不已至于鬻妻賣子者有之自殺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賦外又增所獻之數遺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戶避籍

又荆溪句容金壇等處富戶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鄰吉耳養老戶計者及其有勢之時可附可倚頗稱所欲未幾勢去復隸常調徭役而養老錢仍舊不免或有不免或有貧者則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歲之間襍使無有窮已最所恥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驅奴隸然此三者之患雖同而其輕重則有別者朱張白雲宗以田者也河南戶計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絕以身者隸其位下之籍雖子子孫不能免也其患過于二者遠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徒逞一時之欲是以陷于終身也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

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誅。凡教孫升木吹毛求疵為害百端。敗壞風俗。吏之所為也。今天下擾攘城池殘破。舞文弄法。助虐濟奸。吏之所為也。吏之為害深矣哉。

世祖一統

世祖能大一統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餘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師至于遐方。大而省院臺部。小而路府州縣。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縱使一儒者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無真儒之為治者乎。故吾謂壞天下國家者。吏人之罪也。

好食雞

要吉親友朱元之嘗言其族人有好食雞者凡親族隣里待之必以雞別不設他物其人一日過佃客家將午佃餉之以雞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覺體困就隱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驚覺雞熟時置于几上待我醒後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雞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逾時見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漸至雞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蟲置于碗而覆之須臾其人醒見雞于前揮之令去且曰昆雞氣臭穢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見蟲曰遠棄于地令別烹雞至復曰臭穢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雞矣不知何故意其當初必悞食蟲物以致此患之既絕是以不好也

戒閹雞

吾嘗戒子弟不可閹雞。蓋畜物之可閹者，惟雞最受苦。剖腸以捐，剝其背而去其內腎、肺臟，皆傷。有仁心者，豈忍見之哉？獨猪犬淫狀可愧，不識其母，或閹之亦無損。雞則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惡如此。吾雖食雞，獨不喜食閹雞。人皆謂閹者味美，殊不知以爾口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閹雞死者亦多。生者固難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不畜母雞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嘗畜母雞。雖有誕子者，則付之隣佃之家。後視雛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厭其求雄之態，雌伏雄之狀，未有

不動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婦人。以母雞繩繫其足。抱携至
于他處。求其雄。甚可憎惡。以致漸習。無恥流于淫奔者。亦此等
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畜雞。母往。有此風。每欲禁絕
之。未可。蓋各得雞。以市場布帛。所以未深絕之也。歸鄉之後。必
以先人之遺訓。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官者無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
牡者。必求其牝。此蓋生物之性。至其時。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
畜此。是幸。蓋畜此等。淫狀可憎。尤甚于雞。未必不壞人之正性。
婢僕最宜戒。不可以觀此。至于犬之牡者。或庶幾焉。其牡求牝。

必出他處則求壯者或鮮矣。又畜牝物生于子大不識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觀亦傷風敗俗之漸也。先人見他人家畜牝獸尚怒而叱之可為切戒。

食必先家長

人家飲食必先家長。至于一房亦然。則使幼者漸知禮義家道日興矣。吾家向日飲食惟先人以無齒別炊爛飯餘必先奉先妣然後分與子弟及諸妾與婢。其僕廝則在外廚與農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饌則先妣之外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備與先生。欲使眾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

子具擇置子之公女
下子文已具所知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蓋其性習孤潔自幼離絕親愛之道惟寡情堅忍是務所以交友皆無情也或疾痛或急難豈可責其相扶持乎

○家出硬漢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硬者非強梁之謂蓋言操心慮患所行堅固識是非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則貧可富賤可貴矣或富貴而子弟不肖惟習驕惰至于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敗亡也

○萬頃良田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薄福四兩言其太輕也福者非世俗

能受用衣食之外謂蓋言祖宗積德以及于後人雖或太薄至輕猶勝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雖可暴富及貴不久當敗惟陰德為福雖未至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為下賤矣

○日進千文

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之人可終身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成才廣識達則致君澤民流芳百世窮則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桑最好無榮無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養身為子孫計舍此之外惟務假勢力以取富雖日進千文之錢亦不免于衰敗零落者此理之

必然也。故曰讀書萬倍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尚游說以求食，絕無廉恥。雖曰能取飽于一時，能不免餓死溝壑。

子 當曰多能多能，餓死于溝壑。

僕主之分

人有或有家生僕子，雖幼便當閑之以禮，使之知有主僕之分。吾見近日人家，有僕子及己子相戲，慢罵喜怒必相敵。父母見之，亦不呵禁，則曰小兒無知耳。殊不知習氣不好，以致長大漸有無主之心，皆由習慣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時不可與僕子羣聚，或至于澆薄市井之態者，亦有之。至于長則情狎相習，烏能免于意外之慮耶？又見人家之女幼而命僕廝抱而出。

族久而情熟亦有非禮而戲弄之者至于長而嫁人其僕于外必談及女之疾病好惡嬉戲之類蓋其幼而見之也若此而致引誘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書留邊欄

抄書當多留邊欄則免鼠齧之患書冊必穿釘不可用腦摺也若通鑑大本數多至百者則腦之以下皆穿釘可也腦者久而糊紙無力必致損脫而零落矣書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無妨但釘近邊多緣空餘處不可迫近邊欄且易觀又免零落也抄書外邊欄留一寸以上如內穿釘處釘處緣邊欄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正字聖講

正字聖人詳也詳子孫讀經史凡云孔某者則讀作某者以正字朱筆遠圈之凡有正字皆讀作區至如詩以正為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乞丐不置婢僕

乞丐婦女子弟皆不可置之為婢為僕蓋以氣象不佳漸有凋落之態至家以後至元乙亥間尹氏姊在官莊時族人凋落鄰媪蔣家婦施氏女也常執役尹氏喪夫又無近族孤且貧尹氏姊引致來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狀矮小貧寒可賤表兄沈子成見之曰此媪不可留予問其故曰吾連日見其出入于君家之

門氣象不好如門中出一丐婦也吾厭之不三載黃遂男有得爭訟起自此不興矣又乙酉年後北方飢子女渡江轉賣與人為奴為婢鄉中置者頗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類皆劫數中物得不死而來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優有力者先得之此輩皆餓損且醜陋不類長成者宜勿留萬一劫數未盡必致災病必傳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則此等入門之景又何美觀自是果至于亂離無好氣象矣然此自係氣數亦一漸也又外家吳子道以至正甲午鄉中多置淮婦作婢貪其價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亂流離至于今日亦是氣象之一變也又于道以大

去乃口之昔之遂
以男兒家名之解

門副廳龔穀米置農具楊大同時相依以居見之曰此等氣象不好公家無限閑屋偏置于此豈有官廳前之門景向之客官所聚今置農具太覺不好未幾喪亂無寧日此居皆成瓦礫矣

蜈蚣毒肉

雞肉與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宿殺人燒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當謹蓋藏嘗有某處孝婦養老姑甚謹姑好食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簽插壁陰候火氣過然後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訴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覺故進毒殺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未幾審因官至識其情疑之再令買肉置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羣食其肉

官以吻死罪囚，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誣其置肉時適夏月也。

姦僧見殺

姦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則當敬而遠之。不然，輕則招謗，重則貽禍。不肖嘗聞一某官平日自任以闢異端為事，凡僧道流皆教恥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豪者，一僧尤甚。奸俠某官嘗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過其門，惟見某官之妻倚門買魚菜之類，蓋嘗習慣也。適雨霽，僧乃詐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餽以穀核數品，相餽。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謂未嘗相識，且無故

也僧但日感謝濯衣之恩強擲而去某官歸餘穀未盡問其故
惟怒其妻之不謹亦未以為疑也一日潜使人以僧鞋置于某
官廳次側房適見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教有奸計某
官盖愈疑之矣此僧聞之即捲資囊一夕避去莫如所之其婦
歸母家依兄而居年餘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長髮為俗商矣爰
緣成姻其婦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婦對酌
淺斟其夫問其妻曰爾可認得我否妻曰成親三載何不認得
耶夫曰我與你今日團團豈易事費多少心機耳其妻問故夫
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備述前計其妻即佯言曰因緣却
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飲大醉後其妻操刃刺殺其夫

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陳罪官不能決繫獄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決獄見之乃壯其事而釋之後與前夫某官復相見其婦曰我所以與你報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節即不可同處乃築室某山夫婦各異居云二十餘年前事也

黃華小莊

至正癸巳鄉里寇平吾復到黃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珍王道者來謁談及世事人情因發一嘆曰向時人中揀賊今日賊中揀人蓋傷好人之絕少也此言雖淺乃寔論耳所謂人者猶半是賊心也

山陽之薪

山陽之薪有燄光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燄光然烹之際不若山陽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臘月採薪雖生濕之木亦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產木瓜最佳其父老相傳唐末不生實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紹興後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國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無木瓜合藥甚難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氣猶若是之靈耶

蘆把刷石

蘆把束刷石則石裂茶汁澆石器久則石如蛀爛物性所畏有

不可曉者

瑪瑙纏絲

瑪瑙惟纏絲者為貴。又求其紅絲間五色者為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賤。惟取紅絲與黃白青絲紋相間。直透過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競置以為美玩。或酒杯。或繫腰。或刀靶。不下數十定。價過于玉。蓋以玉為禁器。不敢置。所以瑪瑙之作也。金陵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遺瑪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三點紅如蒲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黃色如蠟。可謂佳品也。予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為物固不足

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資于玉。與金並稱。取其溫潤質色。玉為上堅而不壞。金為上若水晶之浮薄。瑪瑙之襍紋。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尚一時之競。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之不尚瑪瑙。惟倡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為賤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次則有古犀斑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固無議者矣。

經史承襲

經史中往々承襲故宋俗忌避諱者。字畫皆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貞字。敬字。恒字。勗字。黃字。殷字。構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為遜。卒為元慎。為順。桓為威。匡為康。宏為洪。貞為正。又為恐。又追

故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胡公作春秋傳辨論詳明，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取媚一時，以為萬世誚國朝翰林院及諸處提舉司儒學教授官當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書坊訂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習舊弊可也。至如詩書易正文亦當行下書坊刪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類，毋得仍舊訛誤後人。

美玉金同

美玉與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對。其十成者極品，白潤無纖毫瑕玷也。九成難辨，非高眼不能別。八成則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銀漬血漬之類，不必問成色也。絕難

得佳品

靈璧石

靈璧石最為美玩或小而竒峯列壑可置几玩者尤好其大則盈數尺置之花園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諺云看靈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綿曰透瘦者峯之銳且透也綿者體有紋也透者竅達內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聲清者靈璧也惟取其聲之清遠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紗紋彈丸兩點紅獨無峯耳英石之質亦黑亞于靈璧特聲韻不及太湖而質過耳盧疎齋翰林有太湖石記

曼碩題莊

豫章揭翰林曼碩題雁圖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之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絕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者有北諛

古錢

古錢置之圖書印傍久而色赤古亦氣類使然也

沙魚胎生

沙魚胎生子至鄞食沙魚腹中有小魚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為胎生也此軟皮沙也

鄣南山石

湖州安吉鄣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峴狀類將樂石可設置几筵為玩器不可浸水種菖蒲惟崑山石宜水浸潤今亦罕得舊者

銅棺山草

義興銅棺山頂有一種似草非草又類木本葉似側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菖蒲石上枯而復青歲久亦茂可觀

半兩錢

半兩錢古者煨而酒服可續折骨五銖次之漸東斗尺皆仍故宋遺製斗謂之石合足比之今官教八升也謂棺有尺謂之

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與則間有之抗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製尚存古法則是今之製差增大耳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葦去聲料音勞

學士帽

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唐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國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裏用竹絲外用皂羅或紗不必如舊製頂用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項攀不必用笠珠頂却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染黑草為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歸鄉晚年當如此也更置野

服亦稱之。畧見鶴便如今日鶴髦樣布為之。

艾蒸餅

試艾以蒸餅。將艾丸炷于餅上然之。若是好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半香不透。四明王韶卿云

先賢之後

先賢之後理不當絕。然所聞者無幾。且真偽莫辨。周濂溪之裔絕無聞者。程子之裔數人者。寓居江東。不知為伯為叔也。近長鎗兵中程某者。謝國璽女兄之夫也。咸禮之。以其為程伊川之後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冒姓。其養子皇字伯厚者。是陳姓之子。雲心

道士之姪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亂宦後淫其妹不聽適人人倫已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亦是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絕無聞者南軒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顏氏之裔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四川顏真卿孫也幼孤與祖母孔氏相處孔氏潛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無聞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學長生之法修煉三十年而內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變而道者已仙去遺下黃芽大丹一爐為兵官所得後半歸之賈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間賈事敗丹大半零落一美妾處

妾後歸錢唐宋氏丹遂為宋所有今又半歸于余乃一半中之
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之者可以助元陽延生
命臨服時默誦咒七遍面東南以棗湯或白湯吞下先以雪糕
裹丹預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咒曰歸我常返我鄉服之千歲朝
玉皇表姊宋氏常患久痢元氣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復
生每服十粒

鄉中大家

鄉中大家皆用刀鑷者入內院雖婦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
不雅惟吾則不然時外家却不用此頗合禮法他事則不及也
凡居家者謹之

漂陽父老

嘗聞漂陽父老云國初兵革之後居民荒業至元間有一奸民曾為北兵掠去復後歸徑來山前豐登莊寄居每掠買良人子女投北轉賣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驚惶幸不為害惟啣此奸而去豈非造物者報焉

高昌契哲

高昌契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日本族之首世南以僉廣東廉訪司事被劾寓居漂陽買田宅延師教子後居下橋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時長子燾本名傲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伯遼孫

防閑之也。子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嘗為家人輩言之，因外家處事太無理，雖幹僕亦得入于寢室，告報家事，予深惡之。每以楔事之法諭之也。予家以先人遺法，亦頗若是。惟防閑外居子弟未嘗及于諸子也。楔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歸鄉，當謹效之云。

紫蘇薄荷

凡泡紫蘇薄荷之類，先貯滾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則香氣濃而色淺。先投以藥劑，後沃以湯，則色濃而香氣淺。其味則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藥，則泡之如此法，用其氣也。降下則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訪同避地一友沈思誠，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

熱喉痛眼赤乃用黃連解毒湯四味藥剉碎先以沸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半時許服之其香烈而味清蓋欲升上也質之王韶卿乃云獨不知大黃必候他藥將熟而旋投之即傾服亦取其氣能瀉也吾始得其義如此因記之

出納財貨

子語古の字

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蓋傭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謹出納嚴蓋藏此掌事者大字銘也然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日舊管二日新收三日開除四日見在羨每歲每月每日各有具報事目必依此式然後分曉然後可校有無多寡之數凡為子弟亦然幹父之蓋雖微物錢數亦必日月其報明白免致久而迷亂

無可考也。先人嘗云：人家掌事必記亡帳目，蓋懼其有更變。人有死亡，則筆記分明，雖百年猶可考也。此雖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記謂之日黃簿，又曰賬目。

鮮于伯機

予嘗見鮮于伯機公親書一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當萬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因學喜而書此。凡見數幅，觀其言雖不深奧，然亦可為確論。金陵楊大同嘗與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寧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鄉里時，亂後一酷吏權州事，又一奸民掌

案牘佐之。嘗會于鄉人家。予頗以禮貌待之。其人亦不問何如人。但畧答片言。即自與濟其奸酷者笑談。既而又忌予在座不樂。予即起而出。越明日。鄉人對予言。昨日所會二人。始不知子為何如人。既而畧聞之。且懼子之直言。恐壞其奸計。是以不樂與語。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謂寧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窮途。中遇惡少年。皆不可與之事者。順其無禮。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記于此云。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四代世業

黃山谷曰。四代當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岳氏。後為顯親寺僧有大方屋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襍乳。鞭撻公私急。醉眠聽秋雨。皆山谷詩也。至正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養子。某至元乙酉歲。為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關。一日監脩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

闕出視但見朱衣吏教輩曰丞相在此當肅拜其妻驚仆于地
 仰視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
 有為人後而祭祀有闕者乎言訖而出少頃同知自外歸呼其
 曰妻忽若背瘡間疼若為人所擊神思昏憤故今日早回家其
 妻告其故同知驚懼即治具享祭奈明日疽發諸醫不能療半
 月而卒其子某與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學建康邵齊備言其
 事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為祭祀之主也不幸無嗣而養子如子
 惡可不事其父為父養子既如是况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為做
 按宋史古心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以蜀人王楠子鎬為後父
 子相繼投沼中據先叔所言甚詳意鎬投沼後或不死亦未可
 知或撫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知者

忽若背脊瘡向疼若字
 其者之語字 案以口疽
 其及處亦呈次字皆去之

山中茅葉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
稻草即開花可止血者

箭葉鋪襯

箭葉鋪襯土橋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即箭葉也稻草俗呼
箭糠可築塞溝渠繼之以土雖百年再翻起黃色如新如箭葉
着土護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性然也

兔無雄

世傳兔無雄者每歲翫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精明則育崇記
二十年前偶剝一兔有二外腎殊不曉其所以然獨未遍考其

眾果復有賢否也

翰林識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識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之為人戲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教之類者未可一一論也便如今日世背圖書亦然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佛未來佛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異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董栖碧云野為茶民苦生
家一

1166 中

黟縣老民

潘多吉嘗為黟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數百里中有老民或過百二十三歲者或自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忽陷崩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錢者多吉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遺下耳山民多不食鹽醬亦未嘗識故能栖碧謂此過去世界也混沌之物豈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盤古以先又幾千萬年也今之世乃見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復開闢如盤古時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間掘井深及數丈遇巨木阻泉復廣掘

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鑿斷出之長二三丈高廣數尺磨洗認之乃香楠也此地豈非萬餘載耶乃有是木意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容有是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遇閔

董生名毅字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嘉諸暨人游于杭博學能詩文先曾除黟縣教諭丁內艱服闋再往又得是縣蓋浙江省注選恐史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粘瓶中紙球紙球中書合註人名姓謂之粘闋一吏檢文卷對闋讀之惟空人名讀至是闋云某處某闋兵卒採取人名對此闋吏然後書之也嘉兩遇是闋豈非分已定乎

嘉音哲

○莫置玩器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居。每以訓戒子弟。予聞之耳熟。猶未能深省也。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寔喜靜。惟好蓄古定官窰剔紅。舊青古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冊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窰青器皆為寇擊毀。寇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也。後乙未。復陷。所存者又無幾。惟附篋隨身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剔紅之舊製。寄藏友人。渡江浙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之主喪。乃取歸西山。不一宿。盡為苗獠所掠。亟卷轉賣于市。凡剔紅小樣。咸以刀砍毀。無完器也。此再失也。時仲德翁已死一載。明年又不能保。

其餘矣。所見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常傳子孫者誠空耳。居室亦然。亂離之後，恨蕩無遺，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檢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書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日見耳聞者多矣。嘗云：諺曰：與人不足，攬掇人起屋；與人無義，攬掇人置玩器。攬掇者，方言猶從史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禍。向有一人為玩器，因得罪于時官，遂破家喪身。又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已，直至蕩產。此皆予所日見者。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傳玉兔與桂樹。先師徐寔庵云：釋氏說是山河影。未

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為無所見

陽起石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觀其紋有若雲頭雨脚鷺鷥毫者是也

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寔才學者亦在德行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館賓皆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々刁訐有玷儒風至于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

館寶誤
方館寶誤

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為方氏職役家蒙于賢。忽館寶訐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空。蓋當時為主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學業者比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為後來之戒。

元章畫梅

會稽王元章嘗謂暑月著衣畏汗濕則用細生苧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後著則便且涼也。元章名冕善畫梅。

古今無匹

古今無匹者美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大小各不同。是以

無匹真可貴惜也。古犀、次之、畫卷、則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畫者多，非止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窰，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貴也。前輩論者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無錫識石

相傳無錫有石刻識云：無錫平天下，寧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舊咸置錫，以滋泉味，蓋若與錫相便，惟是色無之。或有云有錫則民爭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是。

雞卵熟果

雞卵與熟栗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閉氣。

江西羅生

江西羅生賣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捐雞卵也鷺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邵億

義興邵億承年一字惟賢署月冠墨漆巾蓋取離汗也以葛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蘭艾不同根

古云蘭艾不同根蓋比故家崛起也艾葉茂而根淺蘭葉少而根多耳

江湖術者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度蓋起詞訟之端誘破家之事容

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嘗親見此曹患也。

戴率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英與秀才擔。于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宋鍍金器

故宋鍍金器皿。用金鎔化。以銀器漬之。凡數十次。猶如今之擺錫鐵器相類。

宋迎酒盃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給以鼓吹迎歸謂之迎酒盃。是夾盃蓋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者。予在四明問史善可說乃母項氏聞諸其長上先輩之因袁伯長學士與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迎酒盃者故及此

故宋剔紅

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样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样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銀或銅或錫

積香吸髓

諺云積俗音聞香吸髓倚闌干言三澹也花心有小蟲齧之或

積香者以箸瓶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

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積諸獸骨髓中擊破有碎屑吸之恐傷
肺闌干臨水恐有墜折之患猶三件險處也此言雖近亦可為
戒

巴豆黃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連先結子蓋黃連能制伏巴豆毒也猶螳
螂補蟬黃雀在後同意嘗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直叛契丹而謀
宋南侵之日韃靼亦叛女真而舉兵矣正此謂也

山中私議

山中私議人和列為九品。以比世爵。蓋賤虛而貴定也。一曰孝
事親竭力。移忠于君。二曰義。盡忠效節。輕財赴難。三曰廉。不苟

取受知恥尚儉四曰直真寔不欺內外如一五曰謹持守禮法
行之有常六曰才謀辨雄畧濟時于時七曰教博學于己推以及人
八曰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藝文詞書画以材成材

種竹之法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良法予治西園嘗
一日成林彼時人事從容工力畢臭甚易為也且取竹于隣里
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勞而辨也深種者深壅容
土也淺種者淺開畦穴也多種者連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寧少
種幾塚也若獨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
及公孫竹雲頭頂竹凡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惟市井兒輩
公曰未嘗受胎之婦

製藥當謹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韶卿言其鄉今歲有合瘰丹者用砒霜為末搜和蒸餅盤晒于日而二小兒不知食之一瓦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劑也死日明日焚化腸已腐矣又往年鎮明嶺一醫士嘗合墨錫丹母及妻皆貫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曾題名色類墨錫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製藥之戒

草藥療病

村民多採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多矣蓋草藥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一概與人服之不至于悞者寡

矣嘗歡本草云山陽有草其名曰黃精鉗之可長生山北有草其名鈞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相類而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親友有為于腹疼人教以取棟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撻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根能殺人朱氏不考古之過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擊其事嘗以戒人醫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氏草藥後為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書不交好人不習好行惟市身輩是狎所以致此者赤稟氣受胎之賤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當謹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下血塊。或腐肉塊。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有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為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難動。必有傷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等草帶于產戶者。深非細事。不致于殞絕者鮮矣。嘗見深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黃氏冒姓孔女者。凡數十孕多男子。憚夫產育之勞。苦服桂姜行血之劑。過于三月後。胎雖不墮。漏血不止。醫者所親殷國材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因懼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產。乃無胞之

兒蓋因形成而被毒藥所腐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戒哉
吾近以家人多產又在客中不使常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
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服藥閔防

人家服藥須是閔防或被媪妮所傾別添水煮則味不能功矣
或悞墮地反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襍亂悞投于人物之冷熱
不同悞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
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煮藥必在外院幹者輪日掌之名籍
日計簿以憑稽考遇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閣某乳媪及賤妾輩
有疾外院書名懸牌子盞托之上覆定然後送入內院飲別間

藥次第嘗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做此防閑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云治項骨倒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滾痰丸

吾鄉王中錫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徒常熟常聞一官甚壯寔每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瀉脈絕以致不救蓋過于此劑也然此劑正可推利痰熱疾卒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素壯寔西自欺邪人非純陽真人焉能保其無七情之害害則有損非損純陽矣

平陽王叔璣

平陽王叔璣為嘉興郡照磨丙申年避地與予同寓上虞時乃嗣本元纔二十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間亦來上虞忽患瘡疾半載且膿疥遍身因久病脾虛腹脹足腫問藥于予予曰當寔脾元補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白朮木香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柑醬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悔無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親友楊文舉乃嗣元碩于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瘡生疥如王本元但無虛損下元之證因服葶藶而不愈蓋利水道也嘗書此以記之

柑醬王恐口之甘酸等
或曰柑醬生

上虞陳仁壽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寫金字經生員為人有交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臥濕蒸之所遂患骨節疼軟逾年尤甚因往杭求醫用針法治之一針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時怒而昇歸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恠異手足指縫開始患腫毒久而潰膿盡微露白塊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患遍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每恨無名醫不治猶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幼時曾酒色過度風濕侵之久矣亦是寃業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會于會稽後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教諭

先君初欲任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不就江淮行省尚書有又授常州路學正亦不就豪氣英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薦為歲首儒人吏書往宣城時安吉凌時中石巖為憲幕賓一見甚喜乃嗣懋翁師德正讀書侍師作蘭花詩石岩幕歸即命同賦有風流得似謝家郎之句石岩稱賞已懷建康邵牒而去越三日忽晤先君曰公又且撥置在此未遲也于宜歸豈有謁人求任者乎先君聞之不樂遂飄然以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曰吾以凌公長者故祖投耳非千里謀謁也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謀矣人生豈止于是耶館賓即白于主者

遣僕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岩更天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見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特未與之言待其未至漂上隨令隸卒發牒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東廉訪已至健康轉下漂陽敦請兵先輩作成人知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已先君極感之時至元甲年春也是年以入仕獲免沈家襍泛差役鋪夫賤隸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時與貢仲章交乃翁南漪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壻每折行輩分賓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如初先君每嘆先輩任人之不可及也又憲使盧公疎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與先君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以見示其前輩氣象如此一日廉

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屬一對以俗語尤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謂贈樂府容齋屬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闋容齋大喜舉杯度曰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至祿初而以容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時獨免此患苦是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風流也真曲今書坊中已刊行見于陽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呈容齋公而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異筆力過人擅江淮之英本鄒魯之氣觀此佳作未能走扣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深有望吾也汶叟徐炎題

先師德輝

先師趙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殺下衣諸儒執事者皆來忽一儒驚見黑旗白字大書云本州城隍監祭須臾被擊而死蓋此儒患痢疾未滌衣服媒穢廟殿故遭譴也常人欺心舉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學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以儒人竊學糧且壞教範日橫于學官一多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衢州學霸

衢州學霸王祀者，次佔出納之計，半為己資，橫行積久，會先叔祖平齋府君來教授時，稍防閑之，祀積忿，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路叱之曰：「孔君聖人孫子，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告之曰：「可拜先聖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儒見甚喜，或日窺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辭以同貨，或者奪竟強持去，乃笑曰：「我特戲爾耳。」儒訴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儒，欲免罪當。」

償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謂儒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與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父諸暨君嘗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克誠竊食

義興蹇克誠，久竊食于學宮，未免黥黨行竈。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脫，忿而自刳，空出外腎，血流滿杯，席自是召保放歸。此亦作惡之報，或有作惡未之聞者也。蹇之祖宗，未蜀人，漂陽楊浚，久佔學官出納之計，凡飲食居止，皆是學中資也。子能聰明讀書，一夕而死，餘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此深甫晚年貧困，鬱鬱而卒，嘗聞前輩言學程不可妄食，必有報。

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強受學糧必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官之祿亦然不及其身則在子孫事之必然也

種蘭之法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晴而惡日喜幽而惡僻喜叢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晒烈日欲隱不欲處穢處欲長苗至繁則敗欲潤不欲多灌水當以碎瓦屑火煨過伏濕處出氣後却細和土置于蘭之着根可離水而常暖也又以煇煮鷄鷩毛湯積芽而灌之灌必徐徐使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之

發箭至發箭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發其芳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用山中黃土槌細糞沃之晒乾待其無穢氣後漸加于盆面過灌水則肥自上而入不至傷也又云有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喜幽惡僻之意常置疎竹林中縱遇晴亦無烈日過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為上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最香閩次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鉄榦蓀出小沙寺山上可與閩本伯仲者也春開曰蕙夏開曰芷秋蘭冬開曰蓀皆一榦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衆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一榦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山中及

洋文
蘭

鄧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

邵永年

義興縣邵億永年一字惟賢宋熙寧三魁之後也世稱紅樓邵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禱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識語云壬辰癸巳這一番人々災死盡無棺狗拖屍者心猶顫鴉啄烏睛血未乾半畝田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說與江南鄉與相任他石佛也心酸當時見此皆不為意及至壬辰癸巳之間兵事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觸景而作者溧陽潘穀士宏幼年在廣德山中亦見此詩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辰癸巳符合豈偶然哉

當日潘穀士宏或云穀士

平江築城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文築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
一名方廣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脩張掖
同音例國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須款；細思量耳卜水莫愁
米浮屠倒地莫扶起脩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咲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東過會在午年頭末行云唐癸丑三
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誦竟不曉其識至丙
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明年秋納款始有人云張起謀時止十
八人若火周李巖等也又測鯉魚山上游者高郵也星從月裏
過者橫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

知應在何事也。開河之說，却是賈魯平章為之。天下遂亂，浮屠例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遁去，以置軍寨。此二事頗相應。常記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雞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寓武夷，善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予嘗從其問地理法，又杭城國初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荆棘，在八十年後。今果如其術者云。

大興土木

大興之木之土必主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作則必不安。輕側

工者僕役見咎重則禍灾及主人吾嘗見長官好興土木修廟宇者皆不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衆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已則修營無妨然亦看授時歷前所定諸神煞方外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之當詳審耳

錢塘張炎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五田長于詞曲嘗賦孤雁詞有云寫不成行書難成字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要者

茅山水澗

茅山冷水澗雨過泉流大急則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斷成
器用或杯或帶或笠珠或刀靶瑩然如玉惟久溫潤耳間亦有
潤而如玉者必砥砢之異種也頗難得蓋堅而難琢不多出故
也

蒼蠅變黑

諺云蒼蠅變黑白蓋蠅糞汚物遇白則黑遇黑則白世以諭夫
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蚶田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于田候潮長育蚶之
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竅而食其肉潮退種蚶者往視擇而

別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則旱、遲則潦、嘗記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沒、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陰、不宜太晴、亦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八日晴、及眾風、或南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風、則損二麥、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若雨、則潦、陰則平、每歲朔喜東風、惟十月朔宜西風、則憂未平。

磨鏡透閨

磨鏡者以鐵片六七葉、參差啣擊之、行市則搖動、使其聲聞于

內院如雲響板之音謂之透闥

自稱和靖後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戲贈詩曰和靖從來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孫兒若非童種與鶴種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傳誦以為笑具蓋譏人妄托遙：華胄也

詩聯對句

又一生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詢其所
以惟一身寔未嘗有兄弟也時人續之曰只求詩對好不怕兩
重喪至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之誚

園丁棕絲

園丁以棕絲攀結花枝，最為損物。往年嘗往杭城買蟠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謝移植于地，枝幹長茂，高即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長，但長皮耳。遍觀拘縛處，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斷其棕絲，庶幾可以長大骨肉矣。至次年則無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豈淺哉！蓋棕不腐，斷且桃枝膠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即斷其棕，任其直幹，橫斜栽，移于後，皆成大樹。予性不喜矯揉者，忽見園丁如此，即以理論之。

鄞人虛詐

鄞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予自至

鄞凡四載若親戚隣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
是無恥無義得利于己則與人往還不得則遽變純交明日得
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
處客也使客乞假于土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壻表氏子無情
尤甚若非世人難者其妄誕謠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
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寔好飲啗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
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簡儉勤苦又非鄞
人所聞見也鄞人寧飲啗而至于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寔
非類人俗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寧
過于半百有女未嫁寧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

表氏子嘗云
表氏子

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忘誕。此言最有所見。吾頗然之。

敬仁祭酒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遠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譏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靼喚出門，傳聖旨，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刺花刺等句叱人人，咸以為誚也。鄧文肅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誇之云：設科取士，深感聖朝之

思倚公行私無奈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耐禹疇之小
劉云其間言亦開元王彌叟囑託之過者不一雖是不得第
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誚也後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齋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
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
學者矣國初表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
明遠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眾
習句讀已耳

伯長九字

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
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蓮

石蓮數百年不腐嘗見築黃花小莊基時掘地數尺得石蓮數
杖其堅如鉄置淺水中則復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
初是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晉重楊通微女兄之子文舉之表弟也進士出身
頗稱廉簡然以家貧常以五分取逋息作文鬻錢是以賤隸庸
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嘗為小吏凌立義之父作墓誌時人

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執僻而強鄰里鮮與交者祖居潁陽所以自稱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前輩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為準但以所生時甲子合得十月教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則推己丑甲與己合乙丑則庚子之類乙與庚合也又云唐宮中如此未詳

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忌先人嘗戲言田字云昔為富字尾今為累字論頭此確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

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擇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謂福矣。

字識

字識。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言桑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術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陽南門開解庫。始議名允定二字。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畫。豈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覺稱意。至戊辰以後。漸不資長。雖不虧廢。隨得隨消。終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圩。是趙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築堤。

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國朝兵至趙，不能有轉鬻于呂平章。呂至三十餘年，子弟不肖，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主四十餘年。今為盜所陷，一佃幹蔣士龍者，偶言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間。以此推之，何必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猶國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相哥策載郭霄

鳳雲翼江湖記聞前集第六卷藝術門

天賜歸賜

河南歸賜，常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鄉里，因治圃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皆鑄成字云「天賜歸賜」。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復顧。當時廝役咸知之。後

遇范並諸叛。舉家逃避。他所事定。始歸。及見圃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失十二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官遊過荆陽湖。舟中聞稍人喧鬧。賜問故。稍人云。一竹箱隨舟尾而行。欲撈之。重不能起。賜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人物以首級填其空箱。往。有之。切勿撈也。稍人因以篙推之。使去。越三日。至某處城下。其箱泝流。亦至。浮于舟之前。稍人得之。乃白金錠也。與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皆有天賜歸賜四字。稍人或曰。舟中官人姓歸。恐當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賜。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上皆有命。之名字。某當分得其二。總計十有二錠。賜聞之。皆叱其還于稍人。勿有其分。賜因感嘆久之。為驛吏知。所言于某處官司。遂

捕稍人者歸之賜。力辭不受。後聞于朝。奉旨別以公帑之金。隨其教而賜之云。賜字彥温

蕭剡請學

蕭剡先生名剡。字維斗。請學一本于朱子。嘗聞居夜夢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凡有客至。當報我。反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頽然而癯。昂藏如瘦鶴。荷一高肩擔。至門則弛擔。通謁。刺姓名曰。字亦魯。神先生一見。即喜。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語。甚聰敏。問嘗讀小學書不。曰未也。時已年二十餘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諸生。必先由小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者。必當如是。神曰。百里相從。惟先生言是。

聽自講學三年。皆經學務本之道。有司聞其學行。又出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學教諭。廉介剛毅。為時所稱。御史臺即就教諭。選用拜監察御史。時與同官劾某官不法。直達于文宗。目曰無前資也。文宗曰。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剛正不畏強禦。遜既無前資。何為御史。帝乃以御筆填寫。將任佐郎。于其銜上。時人以為榮且稱也。既又劾元復初先生。先生文章。固為一代之宗。而貪污泛交。為清德之累。紳嘗師問之。即劾。而又見復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而又來見我乎。紳曰。劾者御史之職也。見者師生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日墮于掃地。故以輕者言之。使先生退而脩晚節也。復初時為參知政事。

印劾而又見印字是也

矣。神後為祭酒國子監書冊無不遍閱。凡某句在某冊第幾行，無不簿記。諸生皆嘆服之。官禮部時，却胡僧帝師之禮，時人以為難。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神不得入。久立階上，聞伯生稱道帝曰：「陛下堯舜之君，神明之主，神在外厲聲曰：『這個江西蠻子何附聖君！』未嘗聞以二帝三王之道規諫也。論法當以罪之。」文宗笑曰：「子輩醉也可退。」明日來奏事，帝雖愛其忠直，又恐中傷于伯生也。文宗愛伯生如手足，然是時伯生竦懼，月餘不敢見于神也。其嚴恪剛正如此。

維揚憲吏

維揚舊憲吏嘗言淮東憲司官某，曾作書寄一某官，呂使者

何附可又何字

拜以授書，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見某官，亦拜而捧書，蓋拜而授之者，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紵絲一端，使及親友亦拜而授之。到其所則代某人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歲旦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絲當一歲，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遇小者，則不回易，回易之禮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戶

至正乙酉間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倍于往歲由是揚希茂父子周信臣蔣文秀呂養誥等一時炫耀于鄉里未幾信臣以他職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訐希茂父子自劾免罪養誥以他事見拘時荆溪士人張載之作詩嘲之曰納粟求官作貴翁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瀨周巡檢三日維揚蔣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課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間者紅葉黃花酒一鐘長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而不思反欲速貴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納粟為本州稅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詩中及之先是三寶奴作相日富戶襍流皆可入官有至貴受宣命秩且品者時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

提舉僧道醫工總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間國家無才識之人當朝而行納粟之詔許以二萬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縣常選內委付則詩人亦不暇嘲諷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輸十萬斛焉得縣佐之職哉縱使有才德之士鄉薦于州縣州縣上于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淹滯或達于部猶不肯商董何前日之太艱今日之太濫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濫授宣勅于工隸倡賤之人猶不知其所以貴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漂陽富民

漂陽富民羅貴一婢之于羅中者幼嘗從學頗習儒雅然忘誕

不實為鄉中之誚先是館客廬陵妻奎謂其兄汝楫云何若效欺誑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楫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責羅中有罪

文益棄母

溧陽王文益字仲謙醫人子也習為儒名而無儒行以妻貌陋遂棄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舉官王吉父之淫女飄泊赴都嘗有達官薦文益于江浙行省注蘭溪州學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喪寓公僕世南在都責文益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閱月矣何不奔喪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歸僅一載凡遊戲藝

三五
其字之化

飲無不從也其兄適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與故妻及
二女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終制而去
亦不葬其母吾兄欲助其費文益曰待吾得官歸方可營葬否
則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資未若助吾行色吾兄曰助子葬
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無成仲南
遂葬其母事為繼母也又五年仲南為嫁其二女其妻以憂死
亦葬于姑之側後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陞掾史從總兵
官至江南病死終身無成虛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去至死並
不作訛字寄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惡行不可容于誅
徒以小聰明善逢迎鄉相耳何足取哉可為鄉里之戒繼文益

之惡者有一人嚴瑄

窯器不足珍

嘗議舊定器官窯等物皆不足為珍玩蓋予真有所見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干州歸携至舊御土窯器徑尺肉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時市哥々洞窯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々窯絕類古官窯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青器菜盆質雖粗其色亦如舊窯不過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更加以細膩兼以歲久則亂真矣予然後知定器官窯之不足

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為然記此為後人玩物之戒至
正癸卯冬記

鹹物害人

鹹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患者多
疝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食鹽腥所致嘗會張
謙受都事云某長于浙西素無疝疾自至正戊戌夏來四明因
日食少鹽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
苦外腎癩如瓜服藥不效蓋日食鹹故也又會崑山豪獲施五
者云其家從役者數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間咸患腎
癩亦日食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疝氣自至四明痔血倍

于前時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姪兒輩皆患疝
目至此地隨俗日食鯊且鯊價廉可為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
苦欲戒之為不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爛瓜臘瓣如蘭其葉如粟可愛玩土人名之曰
鷹爪花取其似也

溧陽昏鴉

幼時嘗見溧陽東門昏鴉果萬夜飛集張巷馬店之村不幾年
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哀之。後集法華庵。又轉集楊巷。未幾又
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亦衰矣。故儲德脩有言寒鴉棲

暖地嚮時臧村儲月心富時亦然後去而月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見其宅東西竹木鬱然昏鴉亂集啼聲徹夜後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鳥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減鉄為佩

近世尚減鉄為佩帶刀靴之飾而餘干及錢唐松江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刀靴及鞍轡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帶既重且易生綉衣非美玩之所刻書此以為戒重則勞吾體綉則損吾服何飾用之有哉

靜物致壽

世間靜物致壽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硯主靜。故能壽。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之。可知宜壽之道。

鍾山王氣

鍾山王氣。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後。氣如紫烟。遠接淮西。亦異事也。揚州興廢不常。山水之勝。又有時而興也。唐人有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洪容齋筆記云。女真之寇亂揚州。百里之間。虛無人烟。至隆興以後。復盛。德祐末。兵亂又廢。父老嘗云。自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烟。至元貞以後。復盛。至正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何時復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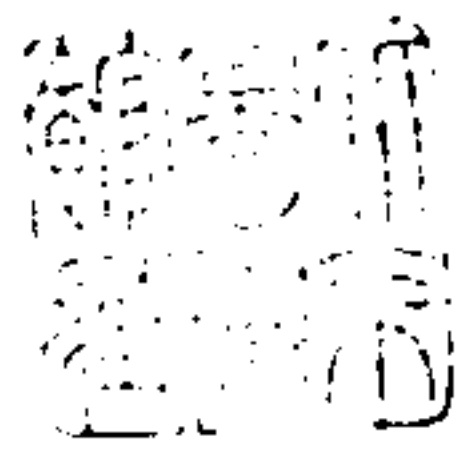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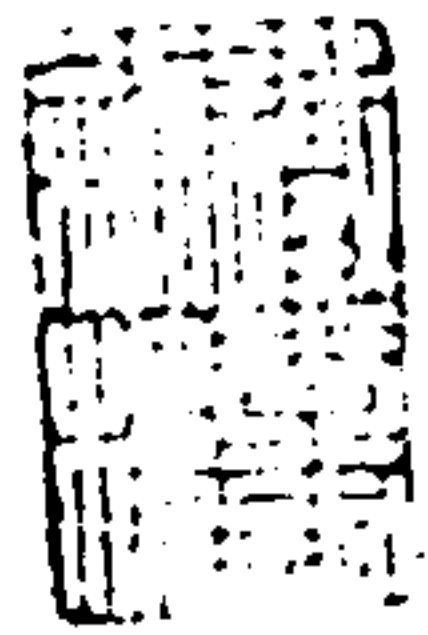
吳鐸中丞

吳元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寫吳興後卒於福建官舍。肯當平章長子也。平昔頗事飲食。云凡飲酒食肉。遇晚膳必用白湯泡飲。以盪滌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文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猪鵝鷄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魚腥不可食。食恐傷腎氣。非所宜。午後食魚則無傷矣。

○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其濁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也。蓋山深處則民厚而實。水泛處則民薄而頑。風水之說。信不誣矣。

此友人毛珮美鈔藏本中另紙校語為吳江華夢蘭筆
 亦余友也珮美嘗語余曰花書有三等者乃致後散亡殆
 盡然夫是書頌雜不倫暗中寓勸懲之旨尚為可取
 記



冀越集序



天地為極大冀越為極遠觀夫物性萬類惟驗
夫聲音者可以盡博而守約也且冀之地在北
越之地在南北連沙漠南止海隅萬里之遙所
謂山川之險阻風俗之淳樸人物之偉雄舟車
之往來自古及今未有盛於此者也察其奇花
異果山禽海錯殊形詭狀皆昔之所未見自度
力不能致乃囊楮筆隨所得見則圖其形而歸
以為悅親之具平生兩至京師達乎上京得親
碩老名儒廣見洽聞之士多方明達之賢言

無空格

世皇混一之初制作之盛規模之宏前代所未
有掌故所蘊悉得覽之奮然南歸留滯于江之
東西馳騫于湖之南北遊嬉于浙右放浪于兩
廣遵于海隅極于交界多者十餘次少者二三
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親旁稽于言論因書以
備遺忘雖歷世變幸而尚存暇日披閱了然如
昔之所歷然不觀物性不足以盡其博不取聲
音不足以守其約所以觀夫物性而外有以博
於物驗夫聲音而內有以約於已天地之大猶
不能達况異越乎使後之覽者不特可以資言

連上

談亦足以助其學之博者焉

至正乙未前史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豫章熊太

古書

之、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三十一

集前卷

冀越集雜記

國朝軍制



元豫章熊太古撰
虞城程全鉅野校

國作元下高

漢作漢

俘作俘

習服

焉馬

國朝混一之初以漢軍鎮江南以探馬
中原以各衛軍鎮朔漠近河南亂時宰
赤與漢人相通省檄下書河南謀反軍
出俘掠漢人妻女相繼入城北方各衛
軍竟以不習水土病死者多焉漢軍在
湖廣江西亦不能建功於後不調各衛
親軍而軍民自相疑忌擾擾未
有寧息君相一念之差可不戒哉
國朝分各道

卷之三

太作大

國朝各道分以山河江湖海名者若山南山東

山西山北皆以太行山而言也河東河西河南

河北皆以黃河而言也江東江西江北皆以川

洞庭下無湖

江而言也湖東湖北湖南皆以洞庭湖而言也

寧海不重海

道以海南海北言州以寧海海州言則實一海

也

公曆日下同

國朝授時歷

國朝授時歷遠金皆用之即劉宋之大明歷也

國朝歷法之精

古人算歷有歲差之法郭太史言自漢至今凡

儀儀

七十次差故作簡夷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丈
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觀日之所纏皆前
代所未有是以授時歷日側月驗永終無弊又
嘗奏遣使者十四輩分隸十四處於夏至日側
景長短往往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於之緩
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
十里於日景而知之也

大都測景

日之廣千里星之廣或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
里鄭氏以此說釋王畿千里象日之廣也大國

儀儀

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
大抵日景午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
北則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
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
夏至日又晝六十二刻夜四十刻矣天之高也星
畫作畫

辰之遠也可坐而致豈不信歟

大都養鷹

古人釋鷹化鳩但以搏擊者為鷹不搏擊者為
鳩鳩者鳥之摠名也余嘗聞司鷹之職者寶赤
聞司作問何
言鷹之類甚衆唯角鵬黃者以鷹名然角鵬有

免作鹿
鵲鴉
鴉鴉
雞雉

二種一種兩脚有毛一種兩脚無毛名鷺鷥角
鷹鵲有五種海東青名白鵲一種玉爪一種黑
爪亦鴉鵲有金眼鴉鵲有兔鵲海東青占金眼
鴉鵲皆能以小擊大食天鷲鷲鴉鵲之屬鴟鵂角
鷹食獐兔等獸鴉鵲食鴻雁鵲鴉鴉之屬兔
鵲食狸兔等獸黃鷹食水鴨雉雞之屬鷓子食
斑鳩鴉鵲雀之屬各隨其力以相吞啖其雄
者小雌者大雛者易視他禽蒼者量力求食故
養鷹者喜雛與雌也

上都開平路

冀越集

卷六十五

三

開平古烏桓之國今南行一站即桓州自冬涉
春冰凍不解四月草木萌蘖春花五月開夏花
六月開花^秋七月八月後霜雪冰凍不復解矣

遼金宋相曰

遼金我朝相因得國其興也以本族之人其亡
也亦本族之人異姓之卿不得總庶政向留京
師親見其怒河南之人紅巾初起一偏裨足以
平之往往殺降利河南人之妻女俘掠入各衛
以為得計天怒人怨故其禍愈烈遼金稽力戰
而亡我朝棄宗社幸沙漠本根已喪矣禮曰君

口

無紅巾以下
五字

以民存亦以民亡豈不信然

上都觀馬

余忽上都開平路冀州之域馬最蕃育有駟有
駘駟則左前足與左後足同起右前足與右後
足相應故其後足過於前足所以馳疾駘則左
前足與右後足同起右前足與左後足相應故
彼中以繩繫前後二足教其駒學駟也又嘗至
廣西右江其地接雲南八番冬有雪有羶衫有
車輜產大馬能上下山谷亦人教之繫母馬於
山顛繫其駒於山下飢則嘶鳴放之登山又捨

馬母馬母

山顛執系
山顛執系

冀越集

其駒於高峻之所留馬母於其下飢則放駒下山如此一二年則蹄脚牢穩履險如夷其馬性急喜掉尾壞人衣服用針刀斫其尾筋者皆良馬也

天地形氣

乾為天坤為地天以氣覆地以形載凡雷風之氣皆出於天也山澤為形形皆出於地也日月為太陽百之神入之月為太陰卯之神入之坎離為精形氣相交有悠久之道故可以成物先天之易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日月之門斯

其至矣

天地各分陰陽

天以日月分陰陽所以取明水明火之用地以
水火分陰陽所以明就溼就燥之義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陰陽二氣根乎兩間以為成象成形
之本在物最為微妙非至德其孰能知之

天地自相依附

天以高明覆物人莫知其大以日景而知其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地
以博厚載物人莫測其廣以日景而知其周遊

...

...

於三萬里之中春遊於東夏遊於南秋遊於西
冬遊於北天之運也人皆見之地之遊也人莫知
②陰陽二氣以悠久成物故天依乎地地附乎
天邵子曰天地自相依附者是也

天干合地支

甲乙見子丑午未為金見戌亥辰巳為火見申
酉寅卯為木丙丁見寅卯申酉為火見子丑午
未為水見戌亥辰巳為土戊己見辰巳戌亥為
木見寅卯申酉為土見子丑午未為火庚辛見
午未子丑為土見辰巳戌亥為金見寅卯申酉

有橫天以下
二十七字

口立

為木壬癸見申酉寅卯為金見子未子丑為木
見辰巳戌亥為木橫天甲子以辰戌丑未為土
寅卯為木巳午為火申酉為金亥子為木二以
者立言蓋一以天干為主一以地支為三故不
同也

無橫天以下
二十七字

五行分形氣

乾為金兌為金金有剛柔也坤為土艮為土土
有高廣也震為木巽為木木有堅脆也惟離火
坎水各一卦蓋水火以氣言金木以形言氣以
成形故木淫而搗之則有木乾而鑽之則有火

卷之三

金敲之則有火鎔之則有水也

易言成象成形

其作共
易大傳言在天成象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山澤百物也形象人皆可見之惟風雲雷雨其合

也有遠近其聚也有大小人不可得而測之蓋高明博厚之間積氣於虛空自能生神故風雲雷雨在虛空之中薄乎四海有神司之然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之謂也

易言離為日為火為目

序卦言離為日為火為目故人之目晝行以日

夜行以火以為光明也然月借日之光燈火取
日之氣由是言之世間惟日之陽光故曰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此之謂乎

地名官名

經史中惟地名官名各代因革不同難以義理
求之余嘗編地理分合表二卷以禹貢九州為
首直至我朝州縣之名及續西南夷志二卷又
編官制沿革表二卷以周禮九儀之命為首直
至我朝官制及在京諸衙門官制一卷至正戊
戌城陷火焚先廬不可復得深足惜也

羽毛鱗介

大戴禮言羽毛鱗介之蟲其屬各三百六十而
鱗鳳龜龍為之長裸蟲亦三百六十而聖人為
之長聖人在上能蒙天下人中國而麟鳳在郊
椒龜龍遊宮沼四靈亦為聖人而出也且羽毛
鱗介之蟲各能衛其生惟人為裸蟲無以自衛
而羽毛鱗介不敢自愛馴服於人使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非聖人其孰能之乎

物之生月

大戴禮言鼠一月而生猫二月而生鹿三月而

愛作受

生猪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人十月而生物得
生數人得成數牛馬十二月而生亦生數也

江河淮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者以其各能入海余往京
都至淮要路見河失故道占淮同入海河源出
星宿海江源出灌口淮水出桐柏山濟水出汾
州極西有河州其東屬省地河水漸濁其西屬
宣政院河水皆清人馬平涉入海最遠故濁次
則江次則淮又次濟其水獨重故為首言入于
河溢為滎濟南染色鮮明河水煮膠能下痰蓋

卷之三

異于他水也

風雨寒暑

周禮言東多風西多雨南多暑北多寒四時之
氣各分四方然淒風苦雨伏陰愆陽人感之則
為疾古之王者宅乎中土風雨之所交陰陽之
所和上有以達中和之極下有以遂万物之宜
也

候蟲之化

月令三月田鼠化為鴽糝者以鴽為鷓余在廣
東八月見魚化鷓南方不知鷓為鼠所化北方

不知鵝為魚所化二月鷹化為鳩九月雀入大
水為蛤十月雉入大水為蜃南北之雀雉未必
皆化蛤蜃大水指海而言海中若鷗鵬之變化
人豈能盡知乎

鳥獸性畏寒

有於九已下
七字

月令於正月候雁北於八月鴻雁來於九月鴻

無於九以下
七字

雁來賓天下之人皆不知之余在上都開平路
五月往見鷗鷺鴉鵲在彼七月回大都又見其
南歸又嘗見廣西靜江路靈川縣其地最高水
北流者名湘江水南流者名漓江衆鳥自湖南

在在

上卷八

乙

秋分時入廣西皆平飛見其背春分時又皆出廣若然則隨陽之鳥不獨鴻雁也

四方之指

禮書言羽毛鱗介原其所生之方而麟鳳在郊
極龜龍遊宮沼為聖人而出也佛經言胎卵化
溼原其所生之始而隨其力之大小互相吞啖
無有窮極也二教所言各有其理固不同也

龍之升潛

水之動物專育於水陸惟獺獺穴居而能入水
鴻雁雲飛而能留水龜鼈龜鼈在水而能出陸

皆未若神龍上升于天下入于淵而出入隱顯
不可測度故乾之一卦獨以龍德言之而他物
不及焉

魚蝦鳥獸

近有捕魚者言魚之情水漲逆水而行水退順
水而去五更出淺水天明潛深淵蝦亦五更出
淺水天明回淵此物之情狀也卵生之中莫多
于魚同類鮎鱖食之黿鼉食之鳥有鸚鵡食之
獸有獾獺食之然後及於細罟絕流而取涸澤
以采之魚固未嘗盡也羽族之鳥同類鷹鵠食

上見遊集

畫也

之毛族之獸同類常豹食之然後行蒐狩選車
徒佩弓矢操戈矛圍山谷野至麋卵皆取之禽
獸固未嘗無也蓋天之生物也無窮人之用之
也有限故古聖人節之以禮取之以時所以順
乎天也

胎卵二族

來作年

胎生卵生分羽毛二族余經上都過雕窠站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來雕窠其中生三卵
一為雕一為犬一為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
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雕窠所生則知

向者所聞不為異也

南北之獸

南方之畜猪牛其獸之六者曰象北方之畜羊
馬其獸之大者曰駝然其性每相反猪水畜喜
卑溼羊火畜喜高燥馬涉遠牛負重健順之性
不同也繫牛宜低拴馬宜高牛食多卧有病則
立馬食多立有病則卧亦相反也駝走陸耐寒
象浴水耐熱駝之卧背著地而後高象之卧背
著地而前高故駝之交背相向象之交背相向
又各不同也

浴作踏

草木昆蟲

草木有不死之術昆蟲有不食之方世人有不食不死者必曰神仙蓋精化為氣可以不食氣化為神可以不死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養氣以為真是也

蠶

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有兩生者有七出者四眠者絲繭又勝他蠶也記蠶四十五日熟兩生者一月熟七出者十八日熟

無也字

羊馬駝牛

羊馬卧而起必先前足駝牛卧而起必先後足
羊馬屬陽駝牛屬陰羊馬駝牛前足屈後後足
屈前惟象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背
与他獸不同也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臆然不
皆有也

鳥獸

鳥獸有力者或以嘴爪或以齒牙或蹠或觸因
殺作殺
以吞啖又可以衛生然人殺之無不如意方能
蕃其族類此人之所以貴于物又見海東青畏
燕象畏鼠又以大而畏小也

大戴禮記

家雞野雉

家雞先教翼者二而後鳴雉雞既鳴而後教翼者三雉雞雄者有冠煮熟仍紅家雞雄者亦有冠煮熟則不紅矣

家畜野畜

猫猪

人家有雞鵠鵝鴨犬羊猪猫牛馬山野中亦俱有之然家畜者其色雜山野所產其色皆純

龜雉

周禮言四時所生之龜不同尚書言五方所產之雉亦異若其餘羽毛鱗介之屬以形色求之屬作物二

想亦有別于以見古人裕物之精云

象駝

象能言有人知其言故通南方之語者名曰象
余在南寧左江黃安撫出獵得四十餘象一象
死羣象哭之餘象後中傷皆望面而斃亦有首
丘之義焉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
中餓數日人以草飼之与之曰我能飼汝象不
應又越一二日飢倦不勝又以草飼之且曰若
從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應之
即登其身拊摩之不動得出坑終身不敢傷此

首丘作
丘首

雜作雜

人馳涉沙漠雖歷年餘能記其所涉之途大元
後宮有喪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地春
草生雜守衛者莫能知原葬時例殺一馳駒祭墓
馳母叫號不已下年墓祭乘駝往彼直至其所
蓋地高少水駝以前足感沙長號掘之即有泉
出獸之稟性各有能也

龍象

龍潛於淵象產于陸物莫能害佛經言金翅鳥
能以兩翅簸蕩海水而食龍師子能以爪牙而
殺象若然則龍象猶不能保其身況他獸乎

師作獅

南北鳥獸

鸚鵡歌鳥鳳

鳥鳳鳥鳳南方為朱鳥之分廣海之鳥如鸚鵡嬰哥鳳皇

有鳩字

孔雀檳榔雀山鳥山刺宮倒挂秦吉了鸕鶿雉雞鷓鴣雞金錢雞火雞吐綬雞青鳩番班鳩等類

無鳩字

虎上月

北方為豸武之分上却之獸如駒駝黃羊搭刺不花夜狐銀鼠青鼠虎班鼠黃貂鼠黑貂鼠青狼黃狐等類其正鳥屬在冬月皆至中土廣鳥畏寒不出嶺也

無虎字

鸚鵡歌

鸚鵡大而白色遠出西洋鸚歌小而毛羽鮮明

鳥獸集

海南暹國真臘地尚者婆諸番皆有其種有十餘西洋遠番多不能言廣人望而知其所生之地焉

廣州船舶

廣州船舶出虎頭門始入大洋東洋差近周歲即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東洋船有鶴頂龜筒玳瑁等物西洋船有象羊犀角珍珠胡耕等物其貴細者往往滿船若暹國產檀木地尚產檀香其餘香貨各國皆有之若沈香有黃沈烏角沈至貴者蠟沈削之則皂嚼之則柔皆樹枯其

寶

根所結惟奇南木乃沈之生結者犀角有烏犀
花犀通天犀復通犀花犀者白地黑花通天犀
黑地白花復通犀則通天犀白花中復有黑花
此皆希世之寶也鶴頂龜筒玳瑁見說可合惟
犀角不為合故公服以玉占犀為帶貴其不為
合之義也

五穀九穀百穀

孟子言五穀周禮言九穀尚書言百穀釋之者
曰五穀稻黍稷粱秫也九穀則於五穀加大小
麥大小豆也百穀則於九穀分別各等種類舉

黍稷稻
禾黍稷稻

其成數也

黃花開土旺時

春季

花花

花之色無有同者惟黃者必開於土旺四季之時
春季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菊冬季則蠟梅
萬物以水土為生成之本土之色冬季見於一必不違其時也

南人之言

孔子稱南人之言及其刪詩以江沱漢廣附於王風
謂王化自北而南也孟子稱齊語而陋楚語屈原作離騷
以寓忠君愛國纏綿不忘之義

讀之音節頓挫且以絕詩之變亦謂之經者其
以此与

蘭蕙芷蓀杜蘅

籍

楚辭稱蘭者可浴可佩可藉可纫朱子辨證云

蘭者花葉俱香潔淨不交世俗之蘭生于深山
窮谷定非古之蘭矣若蕙則零陵香香即白芷

蓀芷

蓀即菖蒲皆取潔淨不交也杜蘅馬蹄香也

無馬字

無杜蘅馬
字

挨接撮揀

木之同氣類者皆可依時而接各候其津液所
至之時無不能活非其類則氣不相接雖活亦

上卷

二

不久大抵以貴易賤又有可挿者若楊柳梔子
之類是也有以實而種者松柏栝栗之類是也
有就枝而掇者優鉢曇寶珠榴之類是也有以
同類而相挨者樓子山茶川樹之類是也木之
性不同而不逃人之智書之於此亦格物之一
端也

花多六出

昔人云凡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余考
其說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五出也
夏至後陽極陰生觀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蕉

梔子皆六出也

私

松之可愛極南北之遠池氣不能交歷歲月之
久寒暑不能移其花實可食而美其葉得搗水能
治大毒其節釀酒能去風去溼去痺治足弱不

蔣鮑二本
並同搗

能行其脂能療惡瘡其根有茯苓可調百脈為
上品之劑蓋如君子之人可以總庶務理陰陽
可以居臺憲去群邪可以居幃幄進獻納可以

理軍務鎮邊陲禮經稱松柏之有心心之貞剛
故有以見於外君子之心亦若是焉

雷出入於二分

春分雷乃發聲秋分雷乃收聲雷發于春氣至而伸者矣雷收於秋氣反而歸者矣天以周歲為晝夜故雷晝而作夜而息猶人以一日為晝夜亦晝而作夜而息也善言人者必驗於天其此之謂乎

亦下有以字

卜筮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各有其官以掌之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今以打瓦或龜以擲錢代筮止論六神六親五行孤虛旺和休因為斷細而推之

其來亦有所自蓋漢儒以世應釋易卦者明其
為占卜之書且易之為道兼三才而兩之以日
干起六神者立天之道也以地支起五行者立
地之道也以五行生剋起六親者立人之道也
必以兩卦而成貞悔則易之為道備矣且古之
占法一爻爻以爻爻為主二爻爻占事之始終
三爻爻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爻以兩
爻不爻者為主全不爻以本卦彖辭為主全爻
以爻卦彖辭為主以今之占法參之於古則居
凶悔吝思過半矣

真述集

楊

五金

金銀銅鐵錫謂之五金然金銀銅鐵鎔之則能
沸惟錫鎔不沸鐵累煉則為屑錫累煅則為灰
故前揚貢金三品鐵錫不與焉然銀銅鐵錫皆
有礦假煅煉而成惟金出於沙有天產之貴此
所以獨異於他金也況金銀銅鐵成器鑄馮則
不團造團造則不鑄馮而錫必鑄馮而後團造
物性之異不能尚也

銀

銀之色出爐各有青紅白黑不同所產場亦異

世間作世上
之界畏之

也黃銀世間絕少道家以為鬼神畏之也玉之
色有青赤白琥赤璋白琥赤璋惟黃琮之玉難得若
銀與玉皆以黃為貴也

珠子樹

余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蜃人入海取珠
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樹如柳
枝珠生于蚌蚌生于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蜃
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可異也

樵漁

山之一起一伏所以成峯壑水之一灘一潭所

以至江海山有草木樵夫不憚登陟之勞水有
魚鼈漁人不怯淵淪之深利之所誘也

魚之性

此條在兩江一條後

魚之性有浮而在上者有沉而在下者人以輕
細取其浮魚以重細取其沉魚然鯉鮪大者子
斤鮪鱖僅百斤鯉鱖千餘斤大海之中固有摩
竭魚口可以吞舟又不可以斤計也

兩江所產

兩江產黑猿黃猿二種又有猿白頂黑身王人
名之曰白頭翁猿與猴亦類不敢相近猿力大

能食猴也又產孔雀雉河雌雄將乳之時登木
 哀鳴有蛇即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能傷人
 土人捕之遣一人登高舉其所止大呼下之人
 知之即往彼中見人驚起不遠落地人即趨至
 飛起不遠至地又即逐之凡三四次手可捕
 也蓋尾重不能高舉故也又產木狗形如鬼車
 能登木其皮可為衣褥能運動人身氣血昔周
 世皇有足疾取其皮為袴故人貴之也又產鳥
 尾 鳳形若喜鵲尾有二毛最長能唱小樂府如笙
 蕭之聲鸚鵡秦吉了能言不能及也秦吉了

鬼車
黑狗下
有而字

世皇出格

尾

鮫本止作
里狗

無尾字

冀越集記

如男子之勢鸚鵡如婦人之音亦不同也

西江婦人

士 雖

兩江婦人戴大竹笠乘馬被輶上軍讎殺不傷

蔣本士 鮑作士

婦人有男女及笄三月之間男女各坐一山擇

亦

一男一女下山對唱女見男亦子能唱而女不及

父母即日許其婚相周禮三月春者不禁禮失

求之野与

義乎 野 數

花卉種類

世之花卉其種類最多如牡丹荔枝菊花皆有
譜然細觀其餘花卉以芍藥香味曰地氣而遷

時時

者何可勝計其種有高下其類有多寡不可一
藥言也非若揚州之瓊花特一種本草作國
經故欲人辨之也

人之形

居以相
人形附於獸而類縱是以厥初生民夏居糟巢
鳥之所栖也冬居營窟獸之所窟也聖人者出
教之宮室以相居處粒食以相生養為之衣服
器皿教之禮義庶耻而後可治也

無室以相
三字

人之衣食

水木
人之為衣或苧或葛或麻或蕉或木綿或柘桐

...

楚作楚
以五至菜字
括古

或絲綿或鶴羽或雉頭或犬羊或麋鹿或狐貉
或狼犴或貂鼠銀鼠青鼠或狸獺皆可用而
猶有不得衣者馬人之於食高田宜黍稷低田
宜秔稻二麥二豆秬秠麩麩以至菜萁山藥等
菜桃李柿栗等果皆可充飢而猶有不得食者
馬

無以至菜
黃四字空
二格有字

人物草木

人物之性情形體無有同者馬草木之形色香
味無有同者馬造化之不一至於斯聖人不求
於氣而求於理蓋氣則不一而萬化而理則一所

一五〇八

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至此釋老二教二之者於此見其有不是處耳

醞造

未作味

醬醋之用黃酒之用麴飴之用藥均之為米也而味或甘或酸或滑或澀觀其醞造真臭腐之為神奇也

飲食

內則言飲食特詳所謂八珍令人不能記其名况造作之法乎兔醢鹿醢令人雖知其名未嘗造也虫之蜂螿草之董萱木之枹榆令人雖知

螿作蟻

之亦嘗以為食也且古人士之妻采蘋大夫之妻采芣以為祭祀之用今人多不識至於苻藻雒間識之亦未嘗食况薦於鬼神羞於王公乎

余生二千幸

走

儲儲

上上
靡作龕

余家居老病值兵燹城陷擊家南走留老穉寓無走字
豐城青洲自往櫛山石室中隱焉經冬涉春出
往盱換小清及山寨平歸掃先世上隴喜皆完
美高祖五八居士墓所有大松六株結菴其下
久之目自數其得幸于兵者已厚而知足焉且
人之生也寓形士族知讀書禮樂之教一也當

於

美之無時字

太平^之盛時見聲名文物之美^光二也託姓名于科

目以求進三也北涉灤河南至兩廣入于交界

四也歷官翰林曾監行省幕至郎中五也先世

愈^愈登甲科進士授寶慶府簽判福州通判致仕得

不通^{不通}贈文林郎太常博士六也省治竊發京師不通^{無不通}

綱紀上將自恣抗顏占論利害陳守潔以為紀綱不

振軍政不脩供給之用深為可憂至再不從引

身而退次年皆如所陳上將俱遁七也世交之

儲儲後攜瓢笠入樾山石室中危坐二百餘日占黃

冠野服之人遍遊山水之間八也往來兵革之

真

一

被傷

反作返

間後涉羈旅之地未嘗被傷困乏九也深入岩
 谷嘯傲山林未嘗遇虎狼蛇虺十也年老得反
 故山十一也先世田畝足以伏臘子孫膺門不
 廢祭祀十二也菴在深山薪和笋蕨頗便十三
 也名所居曰巢雲松上有鶴鶴爭巢因占為侶
 十四也冬氣隆烈地爐如春十五也登高意遐
 臨流懷清十六也鑿井引泉以植蔬果十七也
 踰七望八視聽不表十八也宗族賓客時來向
 安十九也有燹餘集熙真集以遺子孫子五人
 景畧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孫九人呈登進士拜

無被傷字

尾謹識
篇字止

監察御史二十也以此一身天之付畀凡二十
事其敢忽諸姑錄于篇

終集記前卷終
冀越集上

上卷終



案余所見
舊鈔題
曰北吳越集
記正与此合
分前卷後卷

余初得一舊刻本吳越集不分卷數因上有不寐
道人印知為金孝章所藏其書必以無用者後閱
錢辛捐先生補元史藝文志於雜家類載有熊
太古吳越集記二卷疑此非全書後果收得
吳枚菴手抄本又有後集并多序文一通檢
校卷跋知無後卷者乃伍氏初大思係校初本并
同於元卷之抄本殊勝初本想抄本自出元本
元初矣

甲子十一月冬五日新寒晴莫得
微雪霽色映窓 袁名書



雜作集後卷冀越雜記

後集

題曰下卷

厚城程全錄

陰陽之數

陽之數奇陰之數偶故一三五七九皆陽之數
也二四六八十皆陰之數也天子之封諸侯以
九命七命五命皆陽之數有君之象也建卿大
夫士以八命六命四命再命皆陰之數有臣之
義也若畿內諸侯出封則加一命聖人封建法
之於陰陽者禮經可見矣

空幻

嘗遊名山勝景歎其如畫及見名畫山水歎其

畫

亦寐夢

似真以見世之所有皆幻也推而廣之人生也保形自切及長未嘗無衣也衣亦保而夢寐中出遊未嘗保也在世有妻妾之奉珍寶之積飲食之美宮室之壯鰥鯁業之榮高及其寐也皆不能為己有夢中所有或勝其晝之所得及覺亦不能為己有故釋氏以為空老氏以為無也

金銀

金與銅之色黃不能相入銀與錫之色白不能相入必以銅入銀以銀入金方可成器又以

葉煉金取銀煉銀取銅則金銀復得足色此造
物之巧有以各全其性也世間有以訶宅迦葉
一兩化銅十兩為金以丹山禁十兩乾汞十兩
成銀此人格物之精發天地之祕也

三界十方

佛經言帝釋居須彌山自為一天四方各八天
共三十三天道家效其說以三清居三天四方
各八天共三十五天四九者金之數也為大羅
無也字

三十六天四八者木之數為中羅三十二天四
七者火之數為小羅二十八天小羅揔欲界六

知之

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共二十八天中羅
增四民四天為三十二天大羅多中羅四天而
無其名為三十六天考於易之乾為天為經得
老陽之全數震為木離為火亦少陽之數故三
羅在於三界十方之中皆以西方無色為上佛
氏亦以西方為極樂世界所以遠色欲二界此
佛者之深心而人未之知也

三百六十

踵

周禮六官其屬各三百六十而其設官或疑其
偽以王畿之所入不足以信之聖人者出則辭

鳳龜龍為四靈其鱗介羽毛裸蟲者亦各三百
六十未有能數其名何止

天地形象

所下有以字
下同

天垂象聖人所取法地載萬物聖人所取材形
象著明人皆可得而見之身不可得而聞也風
霆流形人皆可得而聞之目不可得而見也圓
丘之神曰天皇帝方澤之神曰后皇地祇所
謂乾父坤母也山之神其象多男澤之神其象
多女所謂山氣多男澤氣多女也天以雷風為
氣運之於上而萬物曰氣以生地以山澤為形

地作帝

漢書

載之於下
而上有也字

而萬物目形以成故曰天地為萬物父母其以
此歟

人見有限

仙桂開花於月建木滅影於地雪至冷也而蚕
生焉火至熱也而鼠育焉世之所有人之所見
有限也

富貴貧賤

孔子曰榮高莫大於富貴則聖人未嘗不思富
貴至不義之富貴殆視之若浮雲然又曰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與

無窮字
無日字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愛也孟子
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朱子曰審富貴安
貧賤蓋聖賢安於義命富賤貧賤安之一也

夢寐

兔兔交而成寐心遊於其中則成夢魂出為鬼所
困則成魘年壯勞苦者皆寐久病及衰老者皆
不寐飢人夢得飽勞人夢得逸莊子曰夢飲酒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陰陽晝夜每
每相及此古人有占夢之書也

鄉遊之法

莫越集

族作簇

該作設

乘

該作設

車作軍

周禮六鄉居民之法在國中五家為比二十五
家為閭一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
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該七萬五千
家百家出車二乘重車二十五人兵車七十五
人六鄉計車八萬四千乘六遂居民之法在郊
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該七萬五千家其出
車之法取鄉遂之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
為平五平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人數如鄉
遂之數故天子六軍有征伐則以鄉遂之官易

其職名耳

三白

从麻从日

歷家年月皆有三白即九疇之數寫作一處縱橫皆三白周而復始大抵以白記其吉方耳曰錄於左方

白	白	黃	白	綠	紫	黃	綠
赤	碧	白	黑	白	白	綠	碧
白	紫	黃	赤	碧	黑	黃	白
白	黑	白	綠	紫	黃	白	紫
碧	白	綠	赤	白	黑	綠	紫
白	綠	紫	黃	白	白	紫	白
白	黑	白	綠	紫	黃	白	紫
碧	白	綠	赤	白	黑	綠	紫

白

一

白黃白 碧白赤 白白黑 黃綠紫

黑赤白 紫黃白 綠碧白

右一白者十五 二白者六 無白者六

日出入

从麻从日

天以四時而成歲功聖人以閏月而定歷法立
春之後日出卯入酉經卯訾降婁大梁之次立
夏之後日出寅入戌經寅實沈鶉首鶉火之次立
秋之後日出卯入酉經鶉尾壽星大火之次立
冬之後日出辰入申經析木星紀斗枵之次日
於春秋出卯入酉所以定陰陽之中而成分日

於冬夏出入出寅所以定陰陽之始而成至歲
功既成民事不違也

珠

禹貢言淮濱珠暨魚後世取珠不於淮而於
海廣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各隨其方色如釋
迦有摩厘珠元始有倉胡類珠戰國時有徑寸
珠照棘珠皆希世之寶也余在廣時立珠子提
舉司役番人入海取珠得大珠十四顆而無友
明者後至系珠問內府之官雖有珠亦不能夜
明也

七十二候

大戴禮有夏小正小戴禮有月令淮南子有時
 訓等篇今歷家取為七十二候然所記皆北方
 之事如正月魚陟負冰三月田鼠化為鴽戴勝
 降于桑五月鵙始鳴八月羣鳥養羞九月雀入
 大水為蛤十月雉入大水為蜃十一月鶡旦不
 鳴荔挺出在江南者雖老師宿儒不能知之况
 後進乎

五金

鐵可以浸而化銅銅可以淬而化金汞可以煉

麻公日

而化銀惟錫為五金之賤金銀銅鐵皆可推移以不美之屑求變而為美惟錫之質最下火煉成灰斯可見矣

禮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見於曲禮少儀等篇未有能數其名者聖人教人以禮所以遏人欲於將萌防人以刑所以禁人欲於已然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為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至於用刑豈聖人之心哉

雜

月令春食雞以為木之屬夏食羊以為火之屬
夏季食牛以為土之屬秋食犬以為金之屬冬
食彘以為水之屬五者惟雞為禽餘悉獸十二
辰皆獸亦惟酉為雞則雞為少陽之木而入日
則木生太陽之真火他禽不及焉酉之神在西
西土有駝雞犬千餘斤兩足似駝目名駝雞殺
翅而行日行三百餘里此又世俗未之知也

木石水火

木焚而為炭入土不腐石焚而為灰入土亦不
腐木折而為薪炊爨常_之在_之土_之火_之木_之占

之

石有形則生為炭與灰其木石無生性矣故不
壞火以炁言木石可乏而火不乏火炁上蒸而
為水水潤下積而有炁陰陽之炁循環無端此
天地之功用互相為根也蓋生者必滅不生者
不滅也

魚鳥

鳥知山林之樂魚知江海之樂鳥因時化而入
水魚因時化而能飛蓋皆卵生也余在德慶見
魚化鳩又有化鵠者王人八月捕之為鮓遍及
兩廣又在登萊九月雀入水為蛤十月雉入水

真定集

為蜃又在南恩見燕化石蛇化石蟹化石又在
上京見松化石曰欵物理之難窮故著之於此

守牲

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見天子惟蒲栗之牛諸
侯之牛角握賓客之守角尺一牛一羊一豕謂
之太牢一羊一豕謂之少牢一牛為特牲一羊
為特羊一豕謂特豚天子宴諸侯之禮三饗三
食三燕食以食為主所以養陰燕以飲為主所
以養陽饗則飲食備具所以為大饗在若諸侯
燕禮鄉飲之禮止用犬牲犬有食犬守犬田犬

禮下有註
字

獻犬者以左手士無故不殺犬豕十人會數而
禮物輕而情重也

莊子佛經

莊子逍遙遊言北海有魚其名為鯨鯢之大不
知其幾千里也化為鳥其名曰鵬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以至南海此
猶誰人以理之所有也佛經言羅漢阿脩羅王
化形入海而頭占須彌山等海深八萬四千由
旬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此王畏于六萬八
千由旬天又言天王目陀羅其力勇健敵九千

七
七

七

象此真莊人以理之所無也

牛馬

伏義以來服牛乘馬故乘車用牛兵車用馬未
 有騎馬涉遠者自趙武靈王以地近胡始效胡
 騎馬故周禮冬官攻木之工無造鞅轡者牛用
 於耕馬用於戰古人天子祭天地諸侯見天子
 止用駟犢無用馬者豈非古時馬少非若後世
 馬大善息故用於祭祀也詩人之稱馬曰乘黃
 曰騏驎曰駟騮曰騏 曰黃駮曰騊曰駘曰駟
 曰驄皆指其毛色而稱之也

馬作馬
無字格

無後

白作黃

自此行

乘黃

四馬皆黃

騏驎

青黑曰騏驎

騏驎

白馬黑鬃曰騏驎

駟驥

白馬黑鬃曰駟驥

騏驎

駟驥

陰毛

驄

青黑曰驄

見

雁已上

駟之類

類

詳見

朱子詩傳註

純平有

和林者稱海宣慰司有雁勢其地有木不可道

舟有陸不可乘馬蓋朔漠也地無橋梁舟楫之

利鴻雁蕃育其中至五月後脫盡毛羽七月生

全方可南飛近留京城開田種稻鄉人在彼耕

作見水鴨亦毛羽脫落至七月以漸南飛則見

雁之性曰換毛羽故能遠征也

莫越集

燕鴻

燕以春社而來秋社而去鴻雁以春社而北秋社而南此在中國所見也若北至上都開平府立秋日燕即去大都則必候秋社方去又在廣海近冬至燕方去燕在北歸早在南方歸遲蓋畏寒也鴻雁在上都七月已到八月至中土湖南至衡陽而止江西至吉贛而止龍興廬邑寧州亦無雁蓋鴻雁本水鳥山多寂皆無秋而南飛亦畏寒也

五方之民

大都上有在
字無則字
北下有方字

范作乾

有

王制言五方之民言法不通嗜欲不同器械異
若衣服異宜花金合王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
急以矣以為醴醕染盛此中國之俗也夸蠻戎
狄衣羽毛官居有不火食不粒食各安其居余
自交界至上系南北萬里見四裔之地真如王
制所言至于療病用藥西北之民占東南之證
亦殊草木鳥獸因其寒燠遷於地氣也

禹貢

。 。 俱空
格後
岳下空格
禹別九州。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山。導峽
及岐至于荆山逾于何臺口雷首至于太岳反

五三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
 陪尾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川導弱
 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至于扈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北過泝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 漾空格

澗作溢 ○

○ 河作海

○ 于漘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
 ○ 江入於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
 ○ 出于陶上北又東至于岱又東北會于汶又北
 ○ 東入于海導淮自相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
 ○ 過涑沮入于河導洛自絳耳東北會于澗澧又
 ○ 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澤雷夏大野起
 ○ 靈雲夢滎波濟澤孟豬 結之曰九州攸同九
 ○ 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山川皆自西而東
 ○ 九澤皆在東南禹跡所及目廣亦方伯連帥之

卷之三

所書也

天地閉塞

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九月蟄蟲咸俯蟄之中能
入蟄鳥之中鶯燕入蟄所以避冬寒也人為
保蟲之長故塞向墜戶以順天地之閉塞也

人備天地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天有五星地有
五岳人有五臟天有九曜地有九州人有九戶
天地所有全備于人此聖人所以參天地也

角端河源

我朝出格

世皇平西番見一獸能作人言向於劉太保曰
此何獸也對曰角端見之宜班師又遣使窮河
源在西南平地泉源湧出日光射之形如列星
因名星宿海北流至河州始渴復東南入海河
源歷漢唐宋所不能窮至我朝方得其詳張騫
所言乃葱嶺之支川耳

天河

天河起於箕尾分南北道而並行二河合於天
津終于七星凡經二十宿餘八宿不能至道家
以井為河源未知所據也

莫越集記

祀鬼神祇

佛有輪回之說其徒作超度之文道家致之怨
為章表闕際科儀之式三朝之禮如朝廷行遣
以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皆始於宋徽宗建
國醮以祈以崇教坊盛行於五代世俗之樂用
於朝儀皆曰儀曹湮廢宗伯失職使釋者之禮
教坊之樂行於當世甚可怪也且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封內之山川祖宗之精神在於子孫皆
相干涉今僧道建醮何預於天地祖考周公自
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不可不察也故孔子曰

崇作崇

我祭則受福

乎武

善當作
急切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師行則前朱雀而後乎武左青龍而右白帝招搖在上急切善其忠指所征之國後世遂以乎武為真武蓋北方殺伐之氣老老二宿合形龜象正當主和對衝丁火故名乎火二將豈古者行師之神歟

天地內外

天地之內吾得而知之矣天地之外吾不得而

能本急切

知之也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存之以理不論於言可得知天地矣

物理相畏

狸食雞獾食魚人患骨鯁者雞骨用狸前足魚骨用獾前足爪所患處即愈師子吼諸獸畏之其乳入牛馬羊乳中即化成水及死席豹不敢食其肉物理之相畏如此故本草論藥恆有相畏相反是不信然

古文

然作乎

音作虬
公作侯
此字作

今人作文以去助衍字為古文殊不知禮弓
言南宮韜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繫曰爾母
總總爾爾母扈扈爾石駘仲卒有子五人卜所
以為後者卜者曰沐浴佩玉者吉禘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曰人
皆沐浴佩玉石禘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
等古文是後人之所能故朱子曰禮弓考工記
世間第一等文章

天子之服

周禮天子五服后五服天子衮冕十二章公鷩

真

二

冕九章侯毳冕七章伯鷩冕五章子男緋冕三章
 無旒后之服禕衣赤禕衣青鞠衣
 黃素沙白展衣 之服上手下纁色象
 天地后之服上下相屬五色純 故不
 同也

食療

蜜作密

內則奉親所用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苴枌榆兔
 薨濟酒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蓋親老腸胃枯燥
 故鑿之用藥安仁丸順氣丸專治老人腸胃之
 證濟以飲食勝於藥劑也

之用藥安

古今品級

用以九儀之命序臣僚至後世不能改但古者以命數多者為貴後世以命數少者為尊勳官勳命皆所以駕馭英雄驅策臣下若然則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世果難其人矣

古今車制

古者車制古今不同三十輻共一轂一以十以轂輻共一轂矣升車必正立執綏婦人不立乘矣今則無不坐乘矣達嘗為蓋二千八弓今以竹蓬覆箱矣兩服兩驂止用四馬今以長索取千

輻
嘗作常

制作典

餘馬矣推而言之北方人能為弓車車之走陸
日趨於便惟弓矢之制尚依古制耦射之儀猶
存焉

藥忌

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一百二十
 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合三百六十五種
 應三百六十五度藥有單行者七種有相須者一
 一十種有相使者九種有相畏者七種有相殺者八
 二十種有相惡者六種有相反者一種有相
 三十種有相惡者六種有相反者一種
 六十種有相反者一種有相反者一種

六十字無一字

服之皆能殺人不可不慎也

詩歌

夾漈鄭氏曰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
但誦其文說其義可乎不幸章句之儒以詁訓
相高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漢初去古未遠太
樂氏以聲傳肄業仲尼三百篇替更之徒尚能
歌也秦詁訓之學既廢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
之末禮樂蕭然東觀石渠無補於世曹孟德平
劉表得漢雅樂即杜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傳凡
雅惟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其後左延年僅

訓詁同

傳鹿鳴以備雅樂至晉而鹿鳴又無傳焉今鄉
飲樂賓凡雅十二篇蓋唐開元禮所傳音譜然
肆者解矣儒者猶不能好之況樂工乎爾雅釋
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
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
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歌詩不傳由瑟學廢也
朋來按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以鹿鳴魚麗
周南呂南弦相試之應弦如調知三百篇皆可
歌可弦隨其音聲以託於旋宮之律調稍復增
譜之舊譜專為鄉飲而作堂上之譜皆黃鐘宮

堂上下合奏者皆無射商今所譜三詩或取其
有益於身心可貴於學問或以道古或以衆志
詩既不同律調亦異所謂律調者特按呂異名
使五聲十二律周遍其實皆黃鍾也聲音之道
實動周流宮調可以音衆亦可以義起祀饗之
詩或從其月律比興之詩或因其物性惟所用
之若夫詩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不徒以其
辭而以聲音故朱文公於集傳必詳及其協音
至弦瑟而益信之今為瑟譜先之以風雅頌仍
以雅律通俗譜使肄者可按譜而衆聲并附補

莫越集記

辨作辯

定釋真樂章之譜者尊孔氏也肆樂者必以合
四一上勾尺工凡五六辨音調然則絲有其吹
竹則竹有其音如字韻之母且宮調不同而黃
鐘常為合餘律亦有常者隨五聲二矣之所及
者無不通者亦以諸宮調同一黃鐘也若雅律
則有正變倍半其算不一言律呂者不先得於
聲音而永成度教古有合聲無算律今聲音之
學不傳鄉飲詩譜以雅律道俗者使人易知易
從金石匏竹可通用也瑟之清弦在應鍾清而
止則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四清宜不待獨高但

永作永

雙彈者清中相和為而不亢四清以一手取聲
 即胡安定減其圍徑之意不使與正律相混雜
 六律之有四清猶五聲之有二變二變不相宜
 調四清不亂正律此所以為雅樂也儀禮鄉飲
 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又燕祀遂歌鄉樂鄉飲鄉射息司正樂唯
 欲盡有房中之樂瑟歌周南不侷鐘磬鄉射命大師曰奏
 騶虞間若一又歌騶虞若采蘋五終奏謂金奏歌為弦歌
 其歌五終音調必不一試協諸律得黃鍾羽為
 一終又得夾鍾角為一終并存其譜閱羽音知

卷之三

七

庶類蕃殖先王之澤在物也間角音知蒐田以
時葭蓬皆虫律夾鍾而音角也七月言遲日陽
春以卯律迎暑感發栗烈以酉律迎寒知陽至
故言男事以及其喜迎暑知陰至故言女事以
及其悲蓋卯酉為寒暑之門二章音節正相對
也曰豕其各章起調畢曲之聲占其迎寒暑祈
年祭蜡之用當時吹此清大經有三以夾鍾之
律迎暑南呂之律迎寒應鍾之律祈年祭蜡五
章以後其意多在十月一年之大節序此詩歲
時常用祀饗通歌宜有一定之音節惟所用之

冥下有迎字

各有應其律者矣

釋奠樂章自政和以來增損不同福州通祀輯略迎送神盥洗升降奠幣酌獻共只五曲遂以祀先聖之辭祀顏孟又如曾子子思自咸淳三年升配亦有樂章朋來弦瑟補定其譜春丁二月用夾鍾宮秋丁八月用商呂宮惟迎神用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周禮所謂宗廟之中奏之者也送神用黃鐘宮復其初也盥洗用姑洗宮月令注云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諸本歌詩不類今各取辭義相應者用之自

真 蓬 集

迎神至送通十以曲以雅律通俗譜使登歌者

弦者擊金石者吹篪竹者皆可按譜求聲矣

已上並見瑟譜書板不存兵燹後於金陵禮樂局中抄錄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用禮有聽

為

律之官每算律之法典同所謂度數焉樂志言

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

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

以行于漢至今惟班固猶自可徵其解言上下

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官著在算術目如

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於系氏準以禮記疏

無後漢書

亦与吕氏春秋淮南子同一说是下生且不
定何以辨律哉

鍾鼎篆韻自弔戈鈎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
稱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
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成武仲論
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
彝類為鍾即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
傳遠若彝盤量銘於徑可見已自秦頽象形推
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
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

即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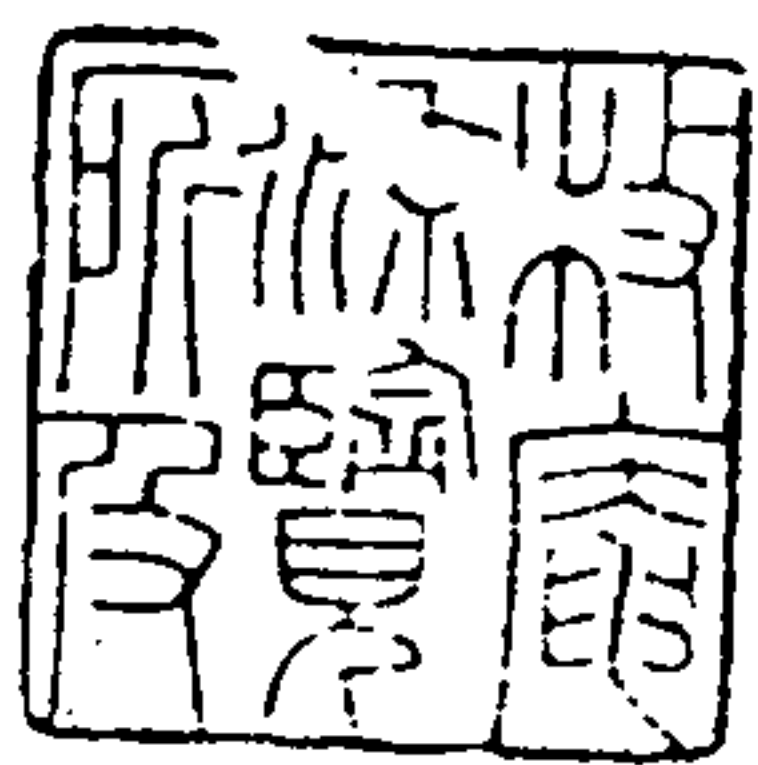
無幾字
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一屋
壁濟南口授楷可尋勢得字安國為繇古定科
斗書遂絕矣

已上並見家集

後卷
葉越集終

舊鈔本校著于上方

復翁



右冀越集二卷元德太古撰太古豐城人天
慵先生朋來之子篇末所引瑟譜及家集皆
朋來所著也予舊藏明伍氏刻本無凌卷乾
隆壬寅六月借蔣氏賦琴樓所藏吳龍菴本
錄全是年九月又得武林鮑氏知不足齋本
校讐謬脫遂并錄而識之如此太古表字莫
考所書二十二年可作小傳讀不啻太史公之
自序云明年二月晦日兩窓吳翌鳳書

冀越集記跋

戊辰四月二十有二日至上津橋骨董鋪觀西莊
王氏所藏之書中有舊鈔本熊太古北異越
集記二冊携歸校閱紀其同異於上方舊
鈔每葉十六行每行二十字本文較標題空
一格有標頭處須出格也每卷首題皆異越
集記次行三行多撰校人名載其式如右
余案此鈔所自出遇世皇等出格似元刻
然開卷元朝軍制元不稱國又何耶抑鈔
者後改耶再虞城程全鉅野校不知何朝
人錄致

後公黃不烈識

東園客談

首見草窓先生并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製湯之言云信義等分每辰至暮服之無致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日月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列聖賢地位也草窓用公理也修竹王聖澤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觀此則先生之學蓋可見先生嘗為困學老人贈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得聞先生嘗訓其學益進先生戲之曰某教其子反教其父相與一笑虎林或元七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於東南

國朝金宋諸老宋之吳興趙承旨常以號卜笑先生曰淡溫然委被情傷郭泰中觀此一機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

先生之弟汲仲先生亦得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於人趙承旨常為羅司徒以札請先生為司徒作其父墓銘先生愕然思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富時承旨為司徒以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其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卻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謨慕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糗不裹

詎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於秘器藏中休務方也汝其識之後學戲惟善敬書于東園隱居先生辨石橋

東園客談

世祖皇帝英年柔奇賴權輔庸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理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听且怒命速古兒亦批其頰道之一日

上方於便殿中燕坐徹理公入

上作色迎謂之曰徹理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歸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賊至則犬吠主人不悟乃睡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

上顧之未覺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全思誠喜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公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城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大液芙蓉澤不似丹青顏色曾記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香妃后裏暈湖蓮臉君王側忽一朝聲鼓揚天來繁華欲龍虎散風飛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昨夜驚塵土夢覺車輪轉關山月尺垣城相顧首從發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璠矣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改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宋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奪國幸先一身不辱父方且不奪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豈為北臣大難既至叔教迴輪安軍之死守於一真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

臣孝子期以自親時昏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托
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地至台
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將殺其
舅姑與其夫而欲杜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
能伴我為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王君千夫長見其不
難於死後所請仍使伴侍雜守之師還舉行至都遇上清
風崩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齒指出血馬口
占詩於崖石上詩曰

君王無道安富炎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妻身了

侍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
有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日役崖下而死死之日抵今且

八九十年石上血痕起如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剝壯僕昔
過其下尚能讀所為詩郵水謝端樹立祠刻碑於死所白
野黍不華無善公守越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真神著作
李五峰先生孝光為記即上其事於

朝未報意使公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國
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周君景通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通浙省日與用文柱獲
其書更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喜登工日御史某日訪某
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思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
乃失職何也用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
子者正欲為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政舊是為御史而

墜一常其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成人理也其吏報然謝
服而退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稱五聲韻日
大小累分標以至外化番書及

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子山平章
公變變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何以用司韻音有音

字為首先生隨答曰正如嬰兒初墜地時作此一聲乃將
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喜其說其陶宗儀九成書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
國朝後謚文獻公所居門首立坊曰文獻公進獻子孫以政

址賣與里人薛氏士木一新視昔有加有答語薛云君之
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源然之指文獻之

族尊行者惟存唐卿可主其事乃許以象百給存欣然撤
之是夕李嚶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竟曰我夢見袍笏大

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歎其功且罵且撻
我負痛涕泣致致此耳語既畢死莫救按越明年城燬于兵

薛氏屋中獲為瓦礫之墟吁子孫之不肖薛氏之用心成
可以為後世戒余在江陰時日擊其事後歲道宜消書

江東信州歐宋時取田築城為濠百計激然有江湖之意
遂歸南池中有地可築屋數十楹皆為州民某氏之君有

年矣歸附後俄徵來豈是即遂有其地春夏之交音魚群
蛙声聒人然幾無術以去之偶至十八代天師廣微子

朝京送_以以此告廣微以九片朱書符篆使人投于池水中

群蛙自此_作聲於_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余

常至其所見戒微監郡之子南池監辟所言如此中秋前

一日兵與夏文彦董書

宋太學生會稽唐珙字玉潛當至元_戊歲實有浮屠楊德純

名連再加者_行恩橫肆不可具狀是年冬師徒頃發趙

皇族諸陵寢至_則殘支休攪珠襪玉匣焚其骨棄_則草

芥間唐聞之痛憤憤_至貨家且得白金百星許乃具酒醪

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_則諾

一少早曰發丘中即將_屍屍_則虎事靈奈何唐曰余固_亦葬

矣今四郊多暴骨取_屍屍以_為誰其知之乃斲文木為橫椁

黃絹為囊各著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道之絕地以

藏為文而告_且且事訖來某山白金_則焚_則成_則勿_則世_則越_則七

日總浮屠者下令_則哀_則陵_則骨_則雜_則置_則馬_則牛_則格_則路_則中_則造_則塔_則踐_則塔_則以

內之名塔曰_則鎮_則南_則祝_則氏_則悲_則不_則忍_則仰_則視_則了_則不_則知_則陵_則骨_則之_則猶_則存

也後年流言通京師遭

天怒赫赫_則飛_則雷_則皆_則誅_則令_則碎_則首_則禍_則者_則信_則禍_則淫_則不_則爽_則其_則人_則人_則始_則有_則戲_則傳

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後有夢中詩四首其一

日珠亡忍震蛟龍_則樓_則軒_則軒_則寧_則志_則犬_則馬_則情_則親_則給_則寒_則殘_則出_則幽_則草

四山風雨_則鬼神_則驚_則又_則日_則一杯_則自_則葉_則珠_則丘_則土_則雙_則匣_則親_則傳_則世_則圖

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雷又曰昭陵玉匣走

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雅_則水_則到_則蘭_則亭_則轉_則鳴_則咽_則不_則知_則真_則帖_則落_則誰

家入日玉局玉馬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
食節

天家一騎捧香來_則并_則後_則又_則於_則宋_則帝_則朝_則銜_則但_則冬_則青_則樹_則植_則於_則所_則出_則土

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_則蓋_則問_則曉_則形_則南_則面_則欲_則起_則語_則野_則向_則也

東何物敢_則盜_則取_則餘_則花_則拾_則飄_則蕩_則白_則日_則衰_則后_則土_則六_則合_則忍_則故_則事_則蛇

龍_則桂_則茅_則宇_則老_則天_則鑿_則區_則區_則千_則載_則護_則風_則雨_則又_則日_則冬_則青_則花_則不_則可_則折

南風吹涼_則積_則存_則空_則遠_則遠_則翠_則蓋_則萬_則年_則枝_則上_則有_則鳳_則巢_則下_則龍_則穴_則君

小記大之年年之月_則霹_則靂_則一_則聲_則天_則地_則裂_則此_則事_則余_則聞_則之_則先_則師

石_則温_則如_則温_則如_則乃_則玉_則潛_則之_則子_則故_則其_則事_則詳_則謹_則用_則書_則之_則九_則月_則一_則日

莘亭夏願書

黃一峰先生本姓陸氏世居姑蘇之常熟幼喪父繼承嘉

黃氏穎悟明敏書無不讀下至通釋二教百家九流之學

皆通曉於聲律算數尤深州丹青天下得其一熟早幅者

如獲至珍在父母膝下時每夜則以日行之事告或有不

可言者則不敢為也嘗為浙西憲使使容齊徐公行以賓

礼了毋艱_則裹_則裹_則雙_則骨_則五_則目_則是_則絕_則無_則仕_則宦_則意_則幅_則中_則賜_則駢_則致_則浪_則湖

海_則間_則如_則趙_則松_則壘_則高_則房_則山_則貢_則雲_則石_則李_則太_則常_則柯_則丹_則丘_則張_則規_則卷_則馮

海_則東_則社_則清_則碧_則揚_則山_則居_則方_則外_則杜_則南_則谷_則王_則眉_則叟_則丈_則玄_則國_則唐_則松_則玄

軒_則飛_則句_則曲_則蹠_則莫_則不_則之_則游_則高_則僧_則方_則士_則多_則執_則弟_則子_則之_則礼_則嘗_則與

錢_則唐_則陳_則存_則諸_則諸_則性_則命_則之_則理_則先_則主_則云_則性_則由_則目_則悟_則命_則假_則師_則傳_則陳

云不然性則由_則悟_則必_則假_則師_則傳_則命_則則_則從_則傳_則必_則由_則理_則悟_則先_則生_則服

其言符師以事之陳國辭別見月崑崙老師金君師云何

人耶先生云黃子久也師云汝非黃子久通身不是汝唯
 有此聲是汝先生百於下有悟樂而山笥算泉則早卷於
 其工將為終老計讓游吳自吳造松江玄真道院居園百
 日既手出詩乃作頃曰去早殘臘鎖園門然無言過一
 春今日與君重會面看來只是舊時人後還無泉倦於應
 酬歸隱富春黃久之族居也臨終之日索紙筆書偈日本
 無死何必生既不生何必死已而端坐而逝時至正甲午
 十月二十五日也先生生於故宋德祐己巳八月十五日
 年八十有六諱公望字子久又諱大癡有子不育立猶子
 疇為子先生之留松江也夏義士愛聞翁恭室近事之九
 十餘年余於先生所寓相去甚遠政得朝夕承顏接解服
 教惟偶於景岡語及先生道德文章併復歷之詳因喜于
 客談之後菊節日孫道明謹書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翰王府自岳至
 杭相從數十里相與一月虜巧計欲得之乃以巧計脫之
 終不可犯一日虜必欲強汙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侯我祭
 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粧焚香祝畢赴池
 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漢上繁華
 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欄銀鈿一旦刀
 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款臺舞榭風落花愁清
 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困北猶答南洲破
 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因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

楊樓子今歲夏至杭聞徐子詳言之徐乃湖州市人也正
 興戰王府隣元及見其親筆後宜伯聚先生亦言政與清
 風廣同所謂一時一事也子因當今喪亂以來婦人女子
 盡死者不勝計其中縱有文筆者皆出於倉卒措詞未能
 盡善然清風廣一時一事其措詞亦萬萬也而不及焉予
 足跡不遠見聞有恨故獨如此篇為最好事君子倘有遇
 於此者幸錄以繼之亦不幸之中之盛事也至正庚子十
 月三日山陰朱武書

予登年侍外祖泉峯先生側常語予曰吾父參政公見後
 生少年凡一話一言之間必教做自家工夫無益之忙勿
 為也讀書明理從心上得思去此是自家工夫或詰之曰
 大夫身處顯要日賈萬幾豈皆為人之忙耶乃應之曰某
 之所以忙者正從自家工夫上得來蓋君臣之義五常之
 理一也安知今日之人忙無所礙滯不由昔日為己之功
 居多乎且謂世之皇皇汲汲局於事情者及其將終也如
 飛雲過電無一可壽於世只緣自家工夫少故於理趣上
 無受用耳予謂不特當時後生少年聞之有益舉凡今日
 有志之士皆當味斯語以警者云後學郭亨書外祖性本
 泉峯再拜七

曩余游學金陵人與同門二三輩謁見啓岩王先生起岩
 曰新學小生切當以孔孟廉耻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
 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工而

子部 雜家類

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因者乎余且且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於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與得其當則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肆肆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現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若乃吾草廬先生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述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喜以自警

又起若嘗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善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克成資於王程先生段偶有孤女起若一如已女盡其奩具以遺之王江東名士也述陷於丘重為斯文惜

友人唐伯剛曰地方九息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邦多寡若三數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

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曰獵之際賜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九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於此谷邵煥識

仁廟潛邸曰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暑辟蛙乚鳴聞閉不火宮中達旦無寐翌日近臣宣

太后令諭蛙曰吾子母方憤二蛙思惱人耶可他處鳴毋復留此即是至今垂六十年蛙不再鳴越明年

朱相况出魚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喜以廣吳關全息誠拜手書

故宋疊山謝先生為提刑時其姪道能晨夕侍側客至則筆其談論于方冊題辭曰佳賓玉屑歲久裝流成卷請先生正之先生夜卷見其所載無非名公巨卿之說且以官爵品級編排次序先生鄙之因詰之曰吾家素慕遺儒隱士填門接踵未必無一言可為後世法今汝所記皆不及是以人廢言也汝之編輯客談意固善矣汝之識見則吾不知也乃命取其九言有關於世教者著之前列又操其忠

居愛親之說以冠於首使人之志孝為開卷第一義仍追述隱士逸民之語錯綜而不直庶幾有稱於世道能曰唯唯

其後謝子弟多以孝弟聞至宋末年國祚不昌皇元收附江南軍旅即其地先生於萬山中結齋抗敵而謝氏子弟又多從之者忠孝之驗未必不由客談中來余

僻地胥南京周村東園友聞見示九該載所聞多非顯官達宦而其言又多與世教相侔且不以責賤分先貧後富

為重輕景周之賢其過昔人也遠矣走也不敢沒人之善故書謝氏客談之說于卷末工亮吳祐孫仲晉書

天台信仲楊先生余鄉人也其學至於為己沉靜寡欲視聽言動罔不求合於礼正至壬辰客華亭辟張氏張亦其里人也教授弟子圓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讀書務講解衣

服冬一裘夏一葛諸生用奉之禮多寡不為意有不至者不用所得悉與陳氏朋友悉往則伴其具蔬食有餘亦弗問也與朋友交未嘗不勉以脩身慎行雖已微過亦懲之言之莫其必改故凡與之交者咸教俾之而卒獲鹿澤之益年未四十不幸以疾卒逝湖海十載所交之士亦衆矣求其真實踐如信仲者不多見也惜哉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履如屠酤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生翁乃生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上海民有以謗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為卒所執索嘗發物民始之曰此地非我居我此難至此耳我若距此幾百餘步汝欲嘗我同往卒然之民遂尋卒至其故止之居發地敬慶然不得嘗卒知其始已怒曰殺之嗚呼民之謗詐其心雖險難不易其戒身也宜哉天台李孟蒙賈謹書

余客京口聞有閩人連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抗郡吏循次錄序則陳居先閩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忘疾之意適故人約陳偕赴

京連官貴鄉友薦以仕尋食憲浙西閩方以日月陞據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梅疾不出陳下車坐問吏曰聞仲遠不見何耶成以疾對陳曰非疾也憚我也我將見

之及其門閩皇恚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詎至為君先者我而更耶者命也非此無所就寧至是邦也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梅疾焉宜亟出閩感激從事相好如初余嘗謂友道不古久矣世蓋有朝出肺肝而夕反眼者君柳子厚之於劉禹錫以柳易播未見斯世之有所人也然則陳君之量可火哉孫元鑄仲鼎書

至頃庚午璋赴南宮嘗侍虞全章坐一日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丘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徵福利者慕其道者爭迎致之幸其一至成日以慰足富人以礼致真人將真一言以頃其居真人既入室嗚不作一語輒以所行鉄杖於牆壁忽戶頽壞裂之也出富人快之率家人羅拜

以希解悟真人曰君屋先矣矣矣其以加矣雖然必毀吾不先毀君將共以圖厥終今毀之矣君且思其毀而欲完者危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歎哭也思永終弗替富人悅服嗚呼真人果知我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夫盈則虧成則壞理之必然不可誣者世之泰然侈肆日有其日毋又增盈之以為子孫百世可傳之計至於保全之道則因聞知吁危矣哉

吳興陳伯敦翰林備情為璋言恭政慈學王公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
及孫中書恭議之命歸省建里門舍騎從走過長者輒拜過市者有老翁坐肆以趨拜肆不翁踏坐曰小文北方早切之構

夕不見汝汝未幾自公曰京師翁曰仕否公曰亦參政中
善翁又曰小大

朝廷官爵不稱在意在公遠巡拜謝翁踏坐如故呼中原

俗習之厚王公謙德之際君子之所樂道也璋每蒙頌千

金者自謂世無與敵方重屋大第高軒窮蓋出拜入揚以

自專大其驕宗族且不顧為知里中長老之走匿也是皆

萬石君之罪人也

聞王公之風寧無愧乎黃璋仲頌謹喜

靈寓老人家以產給而向儉常誠子孫毋隨俗奢靡至正

辛丑春其子秀昭暢客于野齋堂酒未半出一水精盃精

瑩異常一塵驚貴先酌而獻諸老人老人飲畢徐言曰此

酒與前酒味聞者咸哭而服知其見誠之意在焉秀昭雖

甚好奇古而克遵其誠不敢廣致以盡財也老人即密問

邵子高氏整人費園用景方喜

主正庚子二月六日大雷雷雨空余甚異之後閱學士中

喜見其記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鎮姚大雷自初

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雷聲推動簷瓦散墜人危互

不枚獲佛佛然有覆壓之跡于終夕露坐恭明視之空深

二尺天雷電多發于歐夏今秋已去至深如此雷發暴而

非常雷雨天之祥令是必將有殊效後旬日因修武備戒

不虞而果果較以預有備遂無恙出師斬獲大捷於青唐

之東意天之示人也如此其與去年二月六月者無異故

我抗之變與青唐之勝不殊也世有謂天變出於偶然而
無足畏者豈知君子畏天之意我辛丑三月十五日東海

生揚德孫仲桓喜

顧德玉攜李人也其父南山南山嘗浮圖至舍甚居為白

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其子也獨好諸經子史習古人詩

文愛與佛者遊嘗從觀尤余先生學現光老無子德玉養

焉一日現光之他病卒于道德玉為營棺槨以飲之凡

購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復迎其喪以歸安之正堂躬服斬

衰並履伴其子若妻暨僕奴咸如之朝夕哭痛踊旬日必

祭棄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籠之成葬之復結廬墓

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謂之曰古者為師

服心喪未聞齋斬以喪之也詎不近乎矯情誣俗而有過

中失正之踐乎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也何

異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

師者也聞者莫不以義之

東海生曰曰孔子攻門人服喪之後此風之泯而不傳者

二千年矣今乃見德玉焉夫為人之所不能為行人之所

不能行其非天資之粹有以超絕乎流俗之外者耶意可

尚矣且世有朝為弟子夕視其師若路人者其亦異乎德

玉矣

大信甫廣陵人也惘惘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

嘗事廣陵富商明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德曹氏

孤我冠孤之季父歎其幼且利其資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質居子緒未嘗析分皆為姪所獲陳中分之郡守則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懈勞其父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大者始蒞事與守有隙執守送曹氏孤願置曹氏孤法并得其中守引致百餘人推擊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敢信曹氏其兩辭以成其獄拷楚方壯身無可擊者信曹者曰殺君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即無賄若使置曹氏孤于京度之大家便思出謂之曰事畢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石得赦死論既出即詣

京師叩拜自陳卒至郡長於法守得獲其官九獄訟道且貴以皆主之餘脫主於乞分內事耳詎敢以貴求償哉卒不聞者莫不重其義也而此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備不與職與不職無不週給之亦不責其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東帛致余淑其子余以其老辭為東海生曰吾觀信曹中人之才耳而能輕財重義脫其主之乞不以一毫之私累子己是可尚矣然世有利其主之乞而得以因是而竊取者其規信曹信乎其不愧也

右前二者皆有關於風教云楊廷徐書
廷祐聞與慶宮成

太后命中官羅司從李丞相傳懿旨令趙景賢書宮類趙公云李登卷在此九都下官禁類扁皆登卷善諸公當為回

奏

后其連再命羅李二公借趙公至堂卷庭登卷云子昂何不喜二公以趙之意連之登卷投筆大喜氣勢飛動趙公激節歡賞前輩尊讓之意非後人所可及可也漢梁李非紫質職
先師金蘭室先生踐塘人嘗語諸生曰諸友知學之為字乎蓋謂學字從白從孝白則諧聲孝則會意孝者百行之源舍則無以學必有教教之為字從孝從交即亦作教刑之意大學所以學此也教所以教此也故論語一善則卷以學為第一義有子次之以孝弟為仁之本亦可以見聖學之所先務也

一日講孟子至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謂隘則可以見夫至於不恭果何所指而言耶其言爾為爾我為我雖祖楊程程於我爾為爾能免我哉則是行人如無以仁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耶其心因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克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即此可知其為不恭矣後學曾朴彥魯拜謹書

大明成化十二年歲次乙未九月甲午朔日寓于華亭行平漢草舍共五十快以備觀覽秋堂老人孫道希識時年八十有三

石卷談三十一條空閒快堂孫先生所輯近代臣子之忠
孝師友之恩義婦人女子之風節名公碩彥之言行可法
可徵者舊凡五十帙惜乎散逸不全今幸存止此嗚呼士
於學問之餘取而覽焉非惟可以資言論廣見聞誠足以
起好善惡之心而堅其操行至或臨利害必有守而弗
苟為也觀快堂之心豈直以俗清談云

景泰戊子歲仲夏望後三日古吳後學近思生金魯重錄
于東溪寓邸

予官南京時錄此善方完而為言官劾若干有官者獨予
與一二致仕歸念汲汲遂不及技及抵黃再值兵戈又值
內壙未鎮澳者氣峻薰熾擊善後宿于人家之牛馬欄中
欲值情人亦不可得故善皆散失什三四而不能致今日
偶檢吾見是帙不覺有感之云何曰慶因極屈辱於人
所不堪之地也曰表有官者同刻而予獨致仕也曰致仕終
聞仕者皆不及千餘里而舟楫帆檣有司者迎候不異而
予走萬里履此困極也曰此正德辛未夏而情忽十四年
因識之于此以自悼

嘉靖三年五月五日南園老人瑛 書時年六十有七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于中副榜不就并下第者九百餘人俱入太學
 時李先生時勉為祭酒趙先生琬為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
 造就人才物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
 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及入饌堂讀書俱期望升堂其於四號督
 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門喚起讀
 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
 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
 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知曲舊事或論

九十一卷

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聰者志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
 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
 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本洪嘗謂予言
 前歲學內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
 校持至即捲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綵綬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
 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定某
 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頓僚屬曰還須校定高
 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柳宜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既收解
 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加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
 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
 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

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
 幟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
 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
 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湖州人物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教相
 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為言
 者肯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
 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云魏後後姓李守官清白獨不
 受諸生贊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丁卯冬湖廣未濟縣進項知者在途夢聞黃榜傳第一名彭時國子
 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未濟監生張本端本端訪知予姓名駭異數

九十一卷

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每問爾爾其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
 且記看驗之予友庶瞻見予道其語且領覺曰惜乎太泄露予曰
 夢中事何足憑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曰吾昨夢見賢兄
 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
 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而已而果然
 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預而見於夢如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
 夫中相傳有章語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
 而起至後果驗云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年時曹繼陳循苗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
 翰林學士遂留早飯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

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目皆出
錢置盛饌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侍
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
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甚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
故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
侍讀侍講自一類脩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紊蓋其所
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
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
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王堂優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

人為天生優餘為半路修行優亦切喻也

已巳八月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於中門外視朝百官糾劾奸臣
誤國者方請彈章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
中王煉遂起先捧馬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 王退百官用
奉脚拳蹴馬順至死仍擊死內臣二人各官忠義憤發至於如此
是日子居憂未出閣之驚駭蓋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忠
義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子居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有
令旨着商輅彭時與陳循等同辦事具啓辭不允令專心辦事內臣
送入內閣乃從吉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華門賀 郕王即位
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 社稷大

計為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
以弭禍亂故不許已為此舉亦事之變也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為害
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東應王公自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
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
高高遂為具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閑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
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
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知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
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
時對曰臣不才謬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
又問曰第二名陳繼第三名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
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 命下着文淵閣
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貞薛瑄二月陞李賢於徐薛上六月徐李
為事辭致仕去用岳正呂原與許彬王文七月岳為事許亦罷黜
後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為三人蓋當時進退甚輕希冀者衆
不意復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 命豈懲前之未審歟
是年徐李被黜有負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某入閣因未與接識

未果其人傳言曰可往一見之後必善予對曰素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予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去年當諸公合謀時有沈司憲者三次來家見邀予避之不敢見蕭聽郎中又謂予曰沈是有力者使來進用之機在此今不見後將有悔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既自守不圖進今往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是時李宜人聞此言亦曰官自來者為好不然雖做尚書亦何足為榮吾輩事只如此過亦足矣予甚重其言及入閣之命下始知頭晦自有時非人謀所能與也

戊寅春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 詔草已進 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

卷之九十一

五

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官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即擬仁政數條進呈上大悅 命即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 聖主也領徽號 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 賜銀若干兩表裏有差咸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 駕校獵則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圍四門終以周城中有泉 處惟鹿惟兔不可以數計計海子中魚鱉亦多 獵則海子合圍獵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色微官皆穿頭賜鹿鹿知免而內閣三人比諸入左厚公

五月五日 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共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蹕踞扶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為胡服擊鷹走狗圍獵狀終場曰走雉死介而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 賜宴而回

七月 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遊處也 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丹鳳門中為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為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佳麗門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

卷之九十一

六

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風成者然畢工乃 命學士李賢呂原泊時往觀馬受 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回 庚辰年四月六日夜時 上御南道殿召王翔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 命內侍鼓琴者九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兼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咸叩而退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推謀三營把總官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

繼宗廣寧侯劉安機軍伯孫鏗都督趙精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創試畢賜寶鈔有差仍賜寶等泊時五人各鈔一千貫是年十一月試鄉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藻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諭曰宋崇宣德中成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故抑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後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

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楨得與云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減萬幾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廢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填御殉葬其四頒飲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 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今為朕潤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欲誦畢皆嘆曰所言闢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下淚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猶悲慘 上聞之亦噴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以日王出道其詳因曰

上英備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 駕崩次日早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洵臣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諭曰 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群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傳恭會自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鏗尚書王初李賢牛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為議事會表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

二十三日議上 西宮徵號內臣夏時懷遠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其所生母為太后李曰今日合尊

遺命委承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及遺所當事豈不乖奉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

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主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日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為讓表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為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備會懷二心恐追索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 錢

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乎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太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表乃皆曰

如此是好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非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萬尊早於其間也蒙曰然乃以慈慈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幸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而曉軍語添有慙色至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曰前日費事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元未可輕易為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參顧望不言乃已

卷之九十一

九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藉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絲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殿旗而行 上乘耒三推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鄉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是日特在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犁之入土淺深繁舉手低昂

二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列西首禮畢上坐彙倫堂 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坐祭酒司馬卿司業張業以次進講畢 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霽車駕往來無一點塵埃現者皆嗟

北方流民屯聚荆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往鄧州劫李氏財物者有司捕之急拒敵官軍殺數人遂糾眾反賊首劉千金劉長子苗龍苗虎等以石和尚為謀主甚猖獗事聞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軍伯朱未同唐太監率師往征之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擬進取賊擁眾出撫軍且有疾曰公督李震分道截過一賊挫其鋒賊退保寨寨官軍乘勝進取破之擒千金劉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撫軍病愈自領兵搜勦有襄陽艾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部下 一日與劉長子遇長子欲殺之艾曰官軍即尋石和尚於爾無干爾若能擒石和尚爾必重有陸賞約與俱見張指揮張具酒食勞之長子信以為然遂入穴擒石和尚出詣軍前諸將爭功忌張英以得賊賊為名極殺之仍以劉長子石和尚為伴獲獻於 朝廷法司依原鞫罪刑于市衆知其故多為張英劉長子稱屈法司雖知無從辨正竟殺之予聞其詳如此故記之蓋論殺長子時子方以省親在家至今以不及申救為恨

卷之九十一

十

廣西大同峽蠻賊久為害近年劫兩廣尤甚熾者咸謂宜調兵往征然自來樂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嘗破其巢穴及是勅都督趙輔會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同往征之用土兵為先鋒出奇計破其

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聞者殆以為不世有之功而趙獲封爵賞以此然班師未及而賊復集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其賊被匿者又出是以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兵往逐紀律嚴明軍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為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王太后上仙次日內臣傳恭夏時同司禮監傳 旨前者皆不敢對時與劉商二學士後至又問如前時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懷恩心知其正而不敢言夏時獨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英胡后例西山時曰 太后母像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

卷之九十一

十一

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內臣不敢以為然曰且散待請旨再議時退謂同僚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 上有失德二公曰然待他人先言吾輩贊成之為好恐先言觸怒則事不可為矣時曰如此固當倘無人如何已而 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時三人并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娘娘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事兩宮睦德彰著今奉 梓宮合葬 裕陵以全 聖孝為宜商曰外議洶洶若不附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娘娘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處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慶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此先閣下謀作三位已不允今如何行得時曰此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此處置為宜 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有 旨令百官議明日禮部集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猶欲別擇地於是百官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內臣傳 旨諭眾人退皆應為不得 命不敢退時與商劉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伏惟 朝廷俯從群情於是內批諭群臣云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皇太后合附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允 朕心終不自安再

卷之九十一

十二

三擬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 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眾聞 命咸稱萬歲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牆以西若雨雷聲有在地者拾取視之皆黃泥元子固渾堅實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劉學士在西住拾數丸示予非親見亦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為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一

雙槐歲抄叙

宋左禹錫哀諸家雜說為百川
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為
說郭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予
觀於黃公雙槐歲抄甚有所得
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長樂黃
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

雙槐歲抄

序

一

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
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願乃弗錄
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搦觚
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撰日積
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逮

孝皇御極八禩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

地祥青書焉經史異同書焉懿
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
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係殊
非裂道德乖倫彛拂經背正費
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
為卷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該

雙槐歲抄

序

二

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
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
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
評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
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
博古物如張華覈奇字如楊雄
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

淳風一行可無其長亦何必訂
古語為鈐契究諺談為稗官搜
神恠為鬼董然資譴浪調笑為
軒渠子以稱雄於枝苑談圃為
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
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
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偽者之
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
矣哉我

雙槐歲抄

序

三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工
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錄記談說
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
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

殆與黃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
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
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
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
簡詢芻蕘之一得來葑菲而不
違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

雙槐歲抄

序

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
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

劉節書



雙槐歲抄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
而疵亦稱是焉蓋叙古者用乎
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
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
會者也諱文者用乎理者也是
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

雙槐歲抄

序

五

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
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即於會惡
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認以
類作也斯纂述之恒局云予觀
長樂令黃公雙槐歲抄未嘗不
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
之為書言乎其古也蒐羅群籍

維典乃憲辟則武庫洞開而神

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

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攤日月而躡

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

瑩弃瑕而眚靡德掩廓其公矣

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

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

雙槐歲抄

序

六

也穠辭謠讖据撫罔漏然卒規
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
鑒戒其倫乎推諸州里道化其
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
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
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
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

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
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
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
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
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
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
格於五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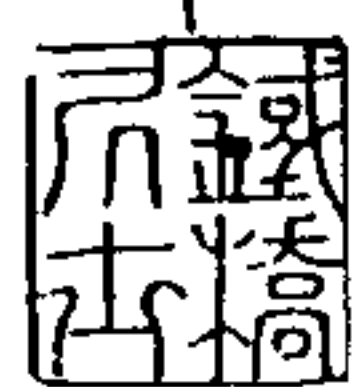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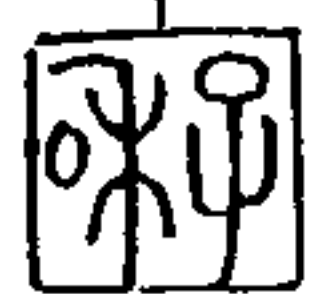
雙槐歲抄

序

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
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
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
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
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
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
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

雙槐名亭始有侯耶王氏徵之
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南廣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
黃衷書



雙槐歲抄

序

四

雙槐歲抄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緲之所紀小而蕩蕩之所談輒即抄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

雙槐

序

九

聖神功德必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青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竒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謏陋擇焉而不精詞藻拙弱語焉而不詳蒐括

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於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

雙槐

序

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

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變悅歲抄日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與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辯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風林壬課

嘉灰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尚左

禁水火葬

宋復三筆

朝宗卷下句

第二卷

國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曆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誅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為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泣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樸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街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猗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刺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勵
石主事抹師	胥掾官至尚書
士夫孝行	塲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擘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蠱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已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玄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寇始末
王清雁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邸邸官寮	彭蠡纜精
絕句近唐	古庶叙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識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遇狄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王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椽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識 妻救夫刑

山阜變占 瑞慶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與蜘蛛鬪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書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雜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貳魚辯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丘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脩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留院堂之東一鉅櫃肩鐫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末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

雙槐歲抄

錄

七

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雖帝世不能無也然明良率作脩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抄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傳今恭閣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為之愀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尚寶歲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無翰林院脩撰嗣孫佐頓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抄卷第一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廟

雙槐歲抄

卷一

一

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燐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

仁祖

淳后之明年為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

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

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

皇明暫携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而

皇明之句又與

雙槐歲抄

卷一

二

國號相符然則

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 廣洋 乙未歲以儒宿被

召為令史案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

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

伯爵尋與胡惟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

鳳池吟藁有奉

旨講賓之初筵詩叙曰 臣 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

輯成巨帙進供

睿覽元之秦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

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

命 臣 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踈曷足發揚古作

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為演繹

上亦為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

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

今以可為之年當有為之日何不激昂勉耶仍

命 臣 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

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為自期視武公初

雙槐歲抄

卷一

三

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叙蓋在為都諫時也

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

之於行而又

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為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

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

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

初渡江時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

惜丘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

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
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

御製文集者可槩見已今得逸詩二首

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
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慶百勞

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
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
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

雙槐歲抄

卷一

四

天氣涼西風凋葉櫬長陌清霜將降鴈鳴天淮之
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玄禪心若欲
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
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
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
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

勝杯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雙槐歲抄

卷一

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頰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特會儒臣兮舉觴日蒼柳兮梟娜閱澄江兮水洋

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

泛瓊筍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

踰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

年八月七日午時書灑既醉下筆歌傾字不成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灑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灑遂諭灑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灑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革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寧桂彥良翰林編修張唯典籍孫贊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著春秋師說述其師言楚望澤春王正月辯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

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己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飢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

獲麟

卷七

非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久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為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為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畧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為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為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為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孟子謂舜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為

雙槐歲抄

卷一

八

長曆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辯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為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為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為春猶子時為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丞享

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為春而狩田以中春為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為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為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為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

雙槐歲抄

卷一

九

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桎嘗事張士誠為編脩國初徵為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伸上章辨偽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桎即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桎之繆而

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客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為唐介詩且改強為狂盡室為今日蛟鼉為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為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真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真而以宋郊則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

卷

十

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為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為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錄何左丞真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直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直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

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為表餌之術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真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真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為猫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入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懼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嘘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真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

卷

十

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真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閭嘗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亦樂矣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譜牒擁蔽其面顧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合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風林壬課

風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群書
皆有旁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
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汭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
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
奉之否則為他人餉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
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
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
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
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為之絕倒徙居歛之石
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為繼母所苦楚幾
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
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
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
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恠之指以為問允升曰
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 天兵下
徽

上親為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踞
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
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
實為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
墓時年踰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
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
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
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
其事
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
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
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登之 御製嘉瓜贊祝
其世生公侯人以謂張氏致此 必昌且大居無何
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 坐事自經死有司
掩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

闕下或戒之曰訐之且得重罪不聽訐之併就執穀
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為者穀賓曰吾赴
第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寃之穀賓妻
胡氏與其三子伯遠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遠
尋調赤水卒伯安留其第養母躬往繼戍焉既去
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
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爪
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
木以爲灾祥也

文華堂肄業

續修

卷

南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
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
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
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
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
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
張紳年二十七洛陽人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
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

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
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
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
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
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
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
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

續修

卷

五

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
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
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
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
上命應奉殿督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
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
政事特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
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爲參政
惟張紳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

謂之胡俗馬亮為河南叅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書諭以違禮禁罰之張鳳為廣西叅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

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

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歎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為姑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

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

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

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

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

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冠簪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與櫬自隨袒曾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

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佞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

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

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

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服總非所以敬宗廟

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

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甲子九月孝慈皇后

喪既除冊李氏為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無皇以君

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

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
 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
 左相國達為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
 凡立者尊以見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
 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
 右為尊就坐以左為尊其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徃
 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
 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
 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
 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
 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安葬並
 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
 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言

胡元滅宋于崖山其禍烈矣帝昺既降封瀛國公
 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
 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
 為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為僧俱坐說法聚眾見
 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昺也被虜屠
 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
 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
 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
 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為壇遂號小明王改
 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

雙槐表

卷

九

為大丞相卒啓我 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為
 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
 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
 柄魏時外金弗祀晉寔為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
 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
 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
 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瀆廟燼而神堯
 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讐大氏
 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邪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叙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叙蓋傳奇體以資談詭爾叙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畫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做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

雙槐歲抄

卷一

十一

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田遠籬

野萊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秋水為神王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照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數橫特地寒去

雙槐歲抄

卷一

十一

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慙慙為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歎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窺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撥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寬倍黯黯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
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為北風所滅月
亦煙晦林木浙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
立即還室掩戶踉蹌而卧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
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凄冷殊不類人世中
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鬋導從其前後隔竹先
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
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

雙鶴錄

卷

主

蟹蚓唧唧若為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
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窓下
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
啣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
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
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
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
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
嗟與君畧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
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

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
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春
愁冉冉帶餘醒珍簾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
意酷憐風月為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
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
為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初體詩三首白袷王
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

雙鶴錄

卷

主

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為誰
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
十二灘遶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
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塵塵而不
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闕余不
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
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
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
矣或其餘魄也邪余怛然自矢酌以椒漿云
雙槐歲抄卷第一

雙槐歲抄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

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既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

濠府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

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

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

宗廟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

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順

雙槐歲抄

卷二

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

南北二京為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

中立府為鳳陽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為之

賜名鳳陽府者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

北京于燕竟成

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為南

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

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

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

者追蹤周雅歌詠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

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

上所鍾愛既封呼為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

乃

上故鄉寔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

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賸經史商確異同

沉潜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

雙槐歲抄

卷三

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為藩四大字以

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

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

來復為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

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

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荆被命與前編修致仕

蘇伯衡為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

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

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衛

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

之二十二年巳巳春 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庵集國子祭酒李鴻漸
司業劉承直皆求為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
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
赴觀明年正月至 京則 朝廷更制内外官率
九年為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
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子齋所書事蹟赴考功監

雙橋

卷

三

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
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
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
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適宜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
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
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
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
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
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
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

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
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
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
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
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
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
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

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
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

雙橋

卷

四

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
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
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
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樸未甃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
下施葦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
尚書俛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
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
而退又明日為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

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且還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其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爲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雙槐歲抄

卷一

五

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母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來上既入乃自東廡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群臣登自西廡遂列憇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

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齎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

聖祖之親近外臺戒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曆書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

雙槐歲抄

卷一

六

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寶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

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

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埃知者攷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為魁且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為考試官取中

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陞善為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俸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鉅釘掇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為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 上嚙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為首已而得了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為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脩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為編脩吳文及三

雙樓藏

卷三

八

甲蔡福南為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顧觀為翰林庶吉士父之子澄亦授脩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 上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蘭窓詩云公子善居室猗蘭蔚東窓素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懿茲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翺翺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尚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脩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為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為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

上前慶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

聖祖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為修撰每召建議

即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

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奉使

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

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

雙槐歲抄 卷二 九

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

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

人監生易蔡禎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

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

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真攸縣學生書董

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充

州府學生春秋丘桓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

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

生詩李儀鄒平縣人監生書何測瓊州府學生易

楊璧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抄鈔局

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

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

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

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遜杭州府學生易賈閔

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

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

大廷觀復第一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

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上以連科狀

雙槐歲抄 卷二 十

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水東日記謂

顯宗為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為縣丞

者是年登科絕少

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特恩也

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

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

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批華什咀餘甘欲報

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膠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

鶯花敢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

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槩不類其為人蓋屬本

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
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 國號同請

上易之 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

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

識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此最為異以臣

觀之二邑素無穎異材豈將有待邪 上聞定海

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

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

雙槐殿

卷二

十一

人張信東應其識蓋信即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

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 韓王安王靖江王以

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王俊華司憲

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

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

舉以為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為而作

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

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 旨各寫古詩一首呈

覽信即以此詩與韓王寫去 御覽大怒韓王曰

張信教兒寫耳 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

編修戴彝騰 勅諭女戶百戶葉進呈奉 旨增

二語信還文淵閣寫成仍舊弗增彝勸信改易不

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既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

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

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為會試考官取會元彭

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德並改名泰而信

及第之下有真寧景清奉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

止名彝蓋奉 上命也烏虜人臣事君以不欺為

本信之掇禍如此豈足以貴山川應謹識也哉

丁丑再試

雙槐殿

卷二

十一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

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登第者入對 大廷 賜進士及第閩縣陳郊為

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

咸以為言 上大怒下 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

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

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

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

正字樂安董貫二府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

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水蕭楫及陳郊等首甲三

人受命人各閱十卷或聞三吾與信稻至其所
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
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
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
而歲功成上曰君臣同遊本為君明臣良以成
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
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日一氣交則獨
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為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
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六月辛巳朔
也先是丙子春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

雙槐歲抄

卷二

三

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
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
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
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
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
也因命刑部考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
黨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為藍黨及昌隆不與併
宥三吾餘皆磔戮郊謬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此直

有惑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四月初二日
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謬降司儀署丞已
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詳
載薄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
已拜御史黜為教官後又入為給事中左遷刑部
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
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
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
門人尚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僇享遐齡云

劉學士

雙槐歲抄

卷二

四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
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
上御製洪範註成命序其後聖覽批曰理道精詳
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
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上宥之給與半俸時
年七十九矣明年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
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
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糲房三吾坐是閒
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旨教趙署令子暹等
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母字先從右起

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去
江面魚拋尺又以御製詩句為對句使難為辭
上益惡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謫戍
馬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聖政者其一
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
士出丞郟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留即陞
知縣為丞時同舊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飢當死乃
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里長吏證子仁當
連坐察司閱牘承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
為令若還署妾之子願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

雙溪錄

卷五

五

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
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
都察院更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

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
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
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
以聞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察污讎
則旁累見逮即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
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
燉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

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裏解人及椒至州時叔
川方遣人逐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
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
道御史問理既得實發審大理引奏

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
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
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
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
潴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
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

雙溪錄

卷六

六

上命其造廊房為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
所獻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
宥尋命選大戶家為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
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
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周莊焉
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
世信有由哉

邑俊升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升入郡學吾香山周尚
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

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宿有
笑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
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携卷去倏然
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
明矣人以爲魁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
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堅曾不受秦封又詠
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
五品蓋詩識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

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尚書其
次丘顯及湯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
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
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
孿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
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
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寧如公府子弟小有
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
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
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行孝謹執親喪哀
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
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
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
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國朝白淵曰洧曰濂曰
湜皆以行誼聞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
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
建叅議其家僅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
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祭酉尚書嚴震直述其

家世孝友以聞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
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
春坊左庶子侍從東宮丙子復選才閭右曰沂
者召爲禮部尚書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
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
當陞辭曰
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
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爲詩文
以頌之

臣節忠謹

高皇帝奉若天道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既伏誅乃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陸六部為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群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無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敷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有勅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

雙槩錄

卷上

十九

并賜 誥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於此見臣節忠謹之難也李祐安邑人龔敷貴溪人杜敷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予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鄧敏周彬以牲醴奠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諭文畧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

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為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即以訃聞今特遣奠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童錦諭祭故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畧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

雙槩錄

卷三

十一

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鑷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終太常卿厨子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上起兵吳越畧淮楚攻齊魯沐蔡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執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

詠初月

父老相傳 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顛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

夕懿文與之侍側 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
嚴陵失釣鈎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
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搗作天
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益
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
臨難乃啓比得披荆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
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良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
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

仕後拿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
夙約也詩有金螺瀟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
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究天教名姓
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人誚
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各賢亦被譏堪笑古
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
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揚實從通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幸至燕元主受灌

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
世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
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

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
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齒衣 車駕臨
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
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覩之也辛酉五月患足
疾死了無他異葬天禧寺右塔而室之富平丘玄
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
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

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
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
川布政使司右叅政毋張氏贈淑人每大祀天地
上宿齋宮詔以雨暘之應玄清奏對稱 旨益敬焉
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
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
於是 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
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
也大哉 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
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寔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 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

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

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為

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

我 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

得貞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為大

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為

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

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誥勅命四

雙槐歲抄

卷二

三

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

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出師用之皇帝信

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

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

郊禋用之恭禋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

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

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

之制傳子孫于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

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抄卷第二

雙槐歲抄卷第三

三丰遯老

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

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

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

三丰遯老張玄玄詩也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

丰其號也世呼為張邈邈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

人手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

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

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

雙槐歲抄

卷三

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

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

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齟齬如常時人皆

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

子丘玄清住五龍廬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

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真宮立草

菴於黃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

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

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玄玄造 朝了不可覓或謂

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

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漢往徧物色之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埃雲車夙駕東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六日

詔道士虛玄子孫碧雲者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道場異有聞焉

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卧知幾年懸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飢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宮瑤闕長周旋五華靈牙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丘羽人常往還紅崖赤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道遙上下懸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竚埃長相思詩意

拳拳於三丰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以異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末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

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歲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山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
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
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
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
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
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彭齋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雙槐歲抄

卷四

四

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
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
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内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
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
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日暮饘粥休休如也
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
與陳孟繁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

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繁賦
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
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
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
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
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
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當
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繁果登
第為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胡貞女

雙槐歲抄

卷三

五

求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
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而貞女果生因名吉慶
奴以 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

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
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

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
父何用生為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

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污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愍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携五常止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

雙槐歲抄

卷三

木

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視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應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見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箴

亡逝母氏深懷憂陸行之輿馬水宿畏蛟虬昇棺寸步難何以歸故丘禪關有隙地乞土寄一坏母子孤且粥劍促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望西倚門愁向來護花墮喪葬事已休即爲嶺表行不與妻子謀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闕躑躅空夷猶上官幸垂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即搗泣感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尋誚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祭榻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壁次第歸余稠孝子悲

雙槐歲抄

卷三

一

且喜勝獲千琳瓊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丘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寬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颼颼誠心格穹壤孝行徧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瘡癩不爾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儔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求敦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應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謙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

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 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

洪武元年五月 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

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

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為多劉伯溫基集云舊

在杭時為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為協

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

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

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消消

響林莽悄若玄宵鬼神語玲然穿岬達幽谷竿籟

颼颼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瑤環瓊珮千鳴璫

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

穹碧排扶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水

漸相戛擊三門既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

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捷尾驚蒲牢倏然神怪歸寂

寞殷殷餘音在寥廓鮫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

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絕倫

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

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堯離漫矜誇子獨徜徉泉石

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為我彈一曲似鞠滄浪

洗塵耳否往泰來逢

聖明有虞製作起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夔摯

專其名自伯溫語意觀之既素與起敬舊相識則

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為錢唐人理或然也世傳

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為門門有鶴使

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遺其引蓋

朝廷內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

起敬既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

猶應對作聲既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

圖末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避老跋以遺太師淇

國公丘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

也然洪武中三丰既遞去末樂初

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丘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

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踪跡固不可測歟壬辰

乃末樂十年即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

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為僧名道衍洪

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刻意為詩

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艷接橫塘花多礙舟

路波紅晴漾日沙白寒栖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
 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樓
 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
 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
 旨識者知其非縉流也壬戌九月 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遂預靖難之功
 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
 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 勅諭曰卿秉
 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
 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
 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
 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尚勉盡厥職副朕
 眷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遠長宮寮亦異數也後
 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
 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為壬辰二月吏
 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於武
 英殿奉 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
 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
 身凡五道蓋不畜髮娶妻故也蘇人云廣孝既貴

雙槐歲抄

卷三

十

後嘗奉 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
 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
 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又往見其姊姊
 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乃僧服而往始納
 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
 上駕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
 曰僧洽南洲在獄久矣 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
 四贈榮國公謚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于鄭村塢乘之中箭都
 指揮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乘之中箭
 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兔戰于東昌乘
 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飛兔戰于夾河乘之
 中箭都指揮猶兒拔其五曰飛黃戰于藁城乘之
 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其六曰銀褐戰于宿州
 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其七曰棗騮戰于小
 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于
 靈壁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
 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
 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 長陵馳驅西北

雙槐歲抄

卷三

十一

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游東海晉恒洛伽山僧有別古峩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雷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求相者數

雙龍影

卷三

十一

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為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即召見使相焉廷玉言害氣在西北方人當豫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蔡禮齋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齋無筭

謀必預焉已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矣至家為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 詔宥之惟令大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 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 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尚書際遇

雙龍影

卷三

十一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榜廊下哭聲淒其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益悲哀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下課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贍之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為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置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

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表

上文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
無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謚忠襄子達
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廕官寔自此始其
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末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
例也殿試首甲曾祭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
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

雙槐歲抄

卷三

南

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
文者楊相王訓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朴熊
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夔洪順段民沈升羅汝
敬宋子瓌周忱秦政學徐安周文李寧張徹歐陽
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璉田
忠曾與賢洪鍾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
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蕭寬褚讓獨孤樂
善陳士啓曾慎魏騏吳惇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
孫奉李末年皆支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
者章敞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

江鐵許瑤王仲壽李迪楊燦李衡陳綱董鏞劉子

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陽

趙理添齊韓庸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曹彥昌田堉

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

志義俞益曹睦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慶富邢旭

曾恕習字者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皆支正

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

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

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

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

雙槐歲抄

卷三

五

已每月奉旨賜讀書秀才曾祭等燈油諸費而
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二十
日覆考舉人周翰藍昂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
曾祭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
朱璠等十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
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
多為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
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藍二舉人僅三年得
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輒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于北京皇城之西
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温事吳楊行密及
温養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昇是為南
唐封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嘗帥兵靖盜聞人
德之立生祠于閩之鰲峯累著靈應然温公通鑑
書知諤為南唐鎮海節度使無中書令梁王卒諡
曰懷而知證無可攷蓋皆沒而為神者也宋高宗
賜祠額曰靈濟入 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
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

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
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 寵賚因請建
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
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諤為九天王闕宣化扶教
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 王 故仍命禮
部新鰲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

御製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為世傑出入幽明
猶一規生著動勞保既粵沒為明神崇偉烈亦不
稱其為仙真也嘗遣禮部尚書往鰲峯易其真衣
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即 詔以北平為北京每巡幸稱行
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末樂四年七
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
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
營建重事乃命群臣會議皆以為宜十五年十一
月癸丑建立 奉天殿乾清宮己未督工泰寧侯
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瑞雲瑞靄縕流
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體具諸像至
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問卿
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
群目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群臣稱
賀十九年正月 郊社宗廟 宮殿告成乃置曹司
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
奉天三殿災

上承 天心仁愛兢懼靡寧於是大赦天下 詔求
直言 勅尚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
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
上曰方建都時朕於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

吉匡棟反災為祥求乎于休夫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為京師華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也自是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說之賜以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為

雙槐歲抄

卷二

本

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王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丹宸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階前三劍珮青霄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遙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明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

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恩威莫測惟文廟為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為交趾左布政使右通政無中允儀智為湖廣右布政使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褒為河南左布政使黃澤為左叅政陳祚為右叅議監生梁通為河南按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為副使十一年四月陞

雙槐歲抄

卷三

九

兵部右侍郎徐銘為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張春為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玘為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策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星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文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

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送秦寧侯處為辦事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祿於

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

旨送吏部還職文有發克交趾為吏如給事中羅亨

信者或充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

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

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

試不中發克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

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為民

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成開平再試不中成交趾三

雙槐歲

卷三

十一

試不中成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

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

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

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泣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為左而以

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

許尋選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尚書言震震舉主

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參政思忠起家縣吏精

敏機誦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

發時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馬思忠

感愧不復敢言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

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

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廓者家開封

之襄城貢入太學累管工部左侍郎奉勅巡撫河

南時流民甚眾亟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

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

朝陞兵部尚書降勅獎之樊敬字守一兗州鄆城

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為左通政鎮守濟寧以

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泣本

雙槐歲

卷三

十一

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高第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

已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

文皇帝嘗呼為周新因以志新為字彈劾不碎權要

人呼為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

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

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

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

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

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
得凌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
行禮開讀 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
都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
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
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
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
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
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
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

雙槐歲抄

卷三

三

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爲
文告城隍渎吏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
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
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劫布賊也悉以其
賊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
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
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
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
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
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爲神明一

巨商遠回未抵家 吳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
一祠石下至家妻 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
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
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
夏秋霖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
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
奏乞遣官覆驗 上即命戶部覈實蠲免時錦衣
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賊新捕治之千
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頃知至涿州
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

雙槐歲抄

卷三

三

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
耳 上怒命僂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
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
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
誅其事益白同里彭參政 森作傳謂 上嘗見有
衣紅立日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
直命爲城隍言已不見 天頗憮然楊都憲 信民
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調以俸給語人
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求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
牝馬常浴于清水潭雲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
駒色青蒼而麟臆肉爰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
進于 廷文武百官表 賀以為龍馬按宋學士
集洪武四年六月偽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產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
牝馬陰陽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懼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
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

雜錄

卷三

二

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
留步輦玉簫遼亮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
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
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 上征虜還至臨城
薨謚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
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
聖德剛明不為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裡第二孫曰恭第三
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

以曰恭為狀元 上以其名類暴而易以寬相傳
文廟謂曰為日楊士奇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
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
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裡終編修曰
恭終侍讀景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
自缺吏部推寬 命以本職往泣 內閣奏言寬
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知後事體未便乃得陞
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于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
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
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
動一歲之運也喜樂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
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
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
明然後情復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
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
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
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通撰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謂之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為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為七三十有二策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為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為震坎艮少陽三多為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為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筮儀微有同異故易學啟蒙列圖明之皆括說也然韓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為禮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賃與客商買賣取覓錢鈔犯該克軍 上有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羨米疑忌 朝廷不帶家小緊有還職尋改應天府學教授乃因庫子糶米嚇取鈔貫索膳夫買辦什物為生貪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書札高

出一時為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建文召為文淵閣待詔求樂初為學士更名薦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叅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趾時檢討王侁亦以罪謫二人遂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怒徵縉併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為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聞雲幽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絕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槩見已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仙去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
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 上問今
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
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
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
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
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

雙槐歲抄

卷四

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
盡心輔之端午節 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
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太孫擊射連發皆
中 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
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
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
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 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
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
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
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
退為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
區區百年草木同腐子嗣

雙槐歲抄

卷四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
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
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
揚望崇文閣曰岿堯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
睇望輦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
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
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
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
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為之
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

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
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
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
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饒少保大學士黃
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
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求樂聖
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
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
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
霜復相見霜髮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

雙槐歲抄

卷四

三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
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鳥鷺
鷗鷺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殺在俎酒在壺
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
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斲
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
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
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
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
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

本又詠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作皆一視同仁
氣象真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負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雙槐歲抄

卷四

四

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
之懿仁義之實克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
于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
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
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
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
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
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
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
遠有耀矣乃為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
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
三王二帝軒與羲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相 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茲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隳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 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闡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為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筵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賚予求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內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無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筵前
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盃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躋保傳參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厨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 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未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
中無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置察屬明年冬命文武

大臣內閣及東宮官無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

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爲先生

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

山陝荆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
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
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
林修書簡冊爲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
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
智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尋
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

長林教諭徐來達俱編修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國子博士紳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讓從善長林末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林力諫出獵綸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為戶部尚書無謹身殿大學士瑛為禮部尚書無華益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末達鴻臚卿長林鬱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懋綸素強諫不少詭隨最為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鎮交趾而長林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

主事適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林以罪連及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沒長林坐禁繫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被宮賜名懷恩後為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卧水

求母屍舉孝廉為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求

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剖肝及臂為湯液以

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剖肝

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

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群鳥飛鳴廬上所

種樹有鵲來巢末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為均州

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

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

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

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末樂壬寅母卒廬

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

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俾侍東宮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叅議致仕按文華殿

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

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其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求
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
母撫教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
為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恃靖
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
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為士論所鄙

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集覽

卷四

九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
君德為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為端萬代之本
其三厚王國為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為端孝
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為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
為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銓衡為端黜陟之本其八
擇守令為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為端委任之
本其十信賞罰為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耻為
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徼幸為端仕進之本其十
三旌直言為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為端尚
御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為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

僧道為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
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
章皇之用人視 烈祖有光矣

廬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廬師山相傳隋末廬禪
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
中化為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
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澄滑涓不竭
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葦禱皆

集覽

卷四

十

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
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
月翰林修撰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
日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諭寺僧曰
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
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
至矣比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
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
歎異者久之往尋所蟄屢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

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
乃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瑤臺控紫岑為韻分賦一
詩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
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鬪為女官授錦衣衛百戶
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網縕
遶戶彌月里間聚觀以為瑞至是太監黃琰馳驛
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
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人也直

雙槐歲抄

卷四

十一

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為妃以應占而孫
次之 宣廟即位胡為 皇后孫為貴妃榮自光
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
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
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
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

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為
太皇太后孫為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
公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母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
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
占因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 命考
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且公與北院
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
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是憲
臺為之廓清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
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襖

雙槐歲抄

卷四

十一

攘邪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為水
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
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
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為御史宅母憂時哀毀盡禮
所居產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
名禎諱貞為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
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
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

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復姓皆更易以倣中國如拓跋則為元氏之類是也曾未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其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篡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為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祺為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册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為君父顧為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雖禪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為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為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為無謂然猶行於既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為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為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虞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賈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雙槐歲抄

卷四

五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無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爲家，鷄樹騰聲，鳩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陵之策，山蕺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懸費明珠之彈，雀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夏，祭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稟潤天潢，承輝日觀，威蕤先路，烏奕渠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雙槐歲抄

卷四

六

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益承六朝之遺習，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銜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太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爲狀元，必遜寒峻。徽宗時，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爲首。雖親王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龔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少寡學，未堪爲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別職，亦得自進。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修撰廕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恩總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露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泉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

雙標錄

卷

七

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網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闕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容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立璞往其家几上陳銀百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為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末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鄧陽既復官惟艱及服闋詣京 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叅駁一年乃除

雙標錄

卷

六

岳州府學已而 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待東宮 上曰趙文可即召至 御前面諭授春坊左中允賜謙俾為輔導蓋以向歷事為優異也宣德癸丑冬 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理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鼎編修林文龍琦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

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爲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
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
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
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據老
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
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其焉時
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
刑以三年爲期已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雙槐歲抄

卷四

十九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
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
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
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
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
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
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
奎官終參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已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

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
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
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
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
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
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
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
喪貧不能赴任者贖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
於禮義郡人皆慕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

雙槐歲抄

卷四

二十一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
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趾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琬踰半載餘無

舉者乃勅諭行在吏部切貴之八月始以吏部員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疏行在翰林編修銓等為叅政叅議副使凡十有九人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并罰舉者按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寔薦舉不以實降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廢由薦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雙槐歲抄

卷四

三

言語能文章為賢而畧其過求樂已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為御史令洗雪其在前罪犯嘗顧問近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為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孫在側心亦竒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為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繩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泣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允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後人然求其用心之勤

雙槐歲抄

卷四

三

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 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祭服舊綵章氣色依然藐視民事若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戶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徃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配者尤甚惟堦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堦正軍

雙槐歲抄

卷四

三

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囚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囚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爲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官無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

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宣嘗侍上講讀坐罪謫廬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成籍而官輿爲鴻臚序班已酉四月楚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命右通政徐琦副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伍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德意除黨戍之籍復

雙槐歲抄

卷四

三

堦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拷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雙槐歲抄卷第四

雙槐歲抄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英宗初御極方議開 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上右武於是 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藝既尋常性復庸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關門大見親昵輿論鄙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 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雙槐歲抄

卷五

一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羨其容貌瓌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 上亦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 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邪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邊圍命源與恭順侯吳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兵官為前鋒逆戰塞外已已

上親征廣扈從至大同賂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 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 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塵廣乃帥師

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禿兒以功上十一月 景帝即位陞廣都督同知廢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弟澗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英宗復辟盡以源庄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左都督卒追封漂陽伯謚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內府教書

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 東宮 親王讀書其中學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為講授而選國子生為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

雙槐歲抄

卷五

一

常茂康鐸等入侍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各授官末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琰輩輪日入直名為內府教書實則與 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紳服闋來朝以舊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邸 上疎薄之命解內閣幾務與紳同教內侍之秀慧者開席于 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寧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薦于朝年纔十二 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

殿績學未幾出為國子乙卯春三月

英廟改一寧為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狎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寧累遷少宗伯兼學士入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命翰林官往教遂為定例

蒙古瓦剌

元順帝北遷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

雙槐歲抄

卷五

三

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帥師大敗之于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弒其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亭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里走臚胸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丘

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車駕親征本雅失里

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為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台為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上親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遜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親征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于榆木川宣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

雙槐歲抄

卷五

四

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犯邊十四年上親征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先奉

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弒脫脫不花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為瓦剌王蓋蒙古諸部悉為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也矧其俗孳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鋌以為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鬪每入寇

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為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則備邊之策奈何足食足兵比屯且守俟其部眾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朶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為契丹及奚洪武初其眾數為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

集

卷五

五

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計而朶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為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為內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鞋鞞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為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戊子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眾于屈烈河宣德三年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眾萬餘入寇出喜峯

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窟伏迤北時出擾邊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喻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益外邊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牧正統末附於瓦剌為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

集

卷五

六

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邊人啗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剽劫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首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哉

倭國逸書首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祖訓云雖朝會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備倭官軍永樂初國王

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大敗之雖朝實詐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為行人兩使日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人俱賜一品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修按溫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由是而完帝主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雙槐歲抄

卷五

七

朝覲旌勵

正統己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豈第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是其言不許徇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治行砥衆為優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

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皆謫戍旌勵之道備矣

睿皇酌而行之其務為實厚者與

石主事抹師

石大用者薊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于監前大用會六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無

雙槐歲抄

卷五

八

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益氣誼素為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為省掾八品流官選為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戊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啟

敬等為之益是時掌府事者為 秦晉 燕王故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周原張勤李暹引奏

上命還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為之自此科目之士無復少溷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以告密謀累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己丑正月

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 上謂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

雙龍

卷五

九

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傅銜 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而御史洪秉龍士安等四人入見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為遂黜秉等為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耳宣德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况鍾前後以郎作郡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胥正統中江陰徐孟晞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涼累遷至兵部尚書為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

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為舉殮送之歸及為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二守上胥椽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蓋少我朝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鞏縣魏敏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

雙龍

卷五

十

計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三年永樂中召為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累官吏部侍郎真定畢鸞父文顯莒州學正卒于

官藁殞於莒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淚。養母不離左右。比喪母衰經徒步走莒負父骨歸而合墓焉。廬于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兔引子游其廬若素豢者。巨蛇蟠于門右恒衛守之。正統壬戌登進士為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柏數百株烏鵲鷺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追贈焉。子廷璽廷瓚皆登科第而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為衢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

雙槐歲抄

卷五

十一

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旱麓小澗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為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承慶都罹憂去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詔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為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為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雜職人負許應鄉

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經無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無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主考惟兩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講宗學夔待讀尹鳳岐皆嘗為吾廣主考官。德已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

雙槐歲抄

卷五

十一

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書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述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減場卷為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闈闈得陳康懿公後為舉首皆至尚書為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叙以為恨吾廣丘文莊公濬黜於辛未岳編修正見其卷人

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場總在霸薊二州及永清縣定興安肅二縣之間臺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

哨神機以肄鎗手

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議者以三營各自團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蕭愨謙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

領焉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

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

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

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

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

之大畧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

為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近日日本兵

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

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混支

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

至二錢五分為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

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

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

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

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

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

疋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

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劔則首先逃避以挫人心

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為已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

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操

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為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聚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義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

監

卷

五

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弛矣其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為厲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貞巡督茶馬然增給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

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為命一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為科差我以茶為酬價故哈立麻革見禮於

文皇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筭也乃若回回市馬償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陝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干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之於民者宜倣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庠之所順游息之性定為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寬其道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擘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乃暮夜潛歸室人為設酒食盡懼鳳欲就宿輒辭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妾生子將踪跡之君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

蘇錢曄嘗寄之詩曰琴劔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
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
惟有家山在夢中曄亦豪黠以貲為都司經歷鄉
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曄多所囑托反
訐奏貢罪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
有旨以同寮不和俱黜為民曄本一富民第以
貲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 命下之日人無
不驚愕

戊辰登科錄

卷五

十七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
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蓋州衛依
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
花則會元岳正通州灤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興早
世生母劉或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妬居大興隆
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
任太監尤為異事古稱謁者監曷嘗有兒然則泰
非邪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
是科預者有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柰亨太常
寺少卿無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
者 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
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
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闍寺用事之所
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
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隆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悉
經 宸斷除去竊柄闍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

雙槐錄

卷五

木

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
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
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
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
私矣時胡忠安 澐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
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
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
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 制曰
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

雙槐歲抄

蠱

九

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叅議贊記一事云戴謙為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者告

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巳巳禦虜諸將

正統巳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鐵頭等自紫荆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石亨協守萬全坐不採乘輿械繫詔獄放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務營于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

雙槐歲抄

卷五

十一

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蹈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范廣禦之于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鏗及廣帥師破餘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克叅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謙惡其擅調也請誅俊上不問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

練從之既至謙併効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 上命逮繫議罪俊辯曰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關外之常乃罪俊邪 詔斬于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平忠良死矣奚以功為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音奉

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大師坐右脫脫大師坐左其意蓋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溝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絕仍設

雙標

卷

三

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 駕還亨等之功也初張軌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効其失機負罪不可用 上宥之自是軌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軌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軌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

其私人為民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洪與廣為最孫鏗郭登衛穎柳溥次之張軌紀廣輩齷瑣不足算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垂至膝望之竦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劫營虜畏之呼為楊王俊死後含痛而歿追封穎國公謚武襄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東寧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鬱九原石亨雖自撥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減向

雙標

卷

三

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部諸司皆當逮治 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 郕王監國即位 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
請井取酒薦 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
景皇以罷答之不為偽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註

正統末京師旱童謠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
再來謝了土地滴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成
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
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

雙槐歲抄

卷五

三

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
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
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
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
為停止會寺成 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
學生齊寧楊浩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
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為言
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自弒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

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
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旌仕河東運司判官

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陞辭日 召至文華殿

親賜戒諭及寶鑑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

寺 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

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珊被弒庶兄

都指揮使玘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

雙槐歲抄

卷五

二

兵武都督毅發玘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
郎稽乃奏言玘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
為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
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
上皇長子在 東宮玘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
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 內閣陳循等將覆
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
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
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

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謔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玠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毅以事降黜榮因此致仕其後見齊瘍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 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

惟憲 謫戍鐵嶺衛及 上皇復辟時玠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初太子太保無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訐奏文淵之死寔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玠為易儲之疏俱 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府第一為京士訐奏 詔充原籍學生丙子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泰也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考試官少卿無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正統摘其語以激 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有 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毅力疾言於朝

惟憲 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

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衛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彝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不第甲科除知荊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章侍郎綸子玄應既舉于京闈再舉于浙江事絕與崇嶽相類

雙槐歲抄卷第五

一第... 冊 貴參... 第 12 反正內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

董作為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

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

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

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雙槐歲抄

卷六

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

御製消暑解愠二歌大槩言為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鉸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為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磻曰閑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符曰美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奕曰後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天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歛曰疆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白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未曰昆地曰減曰塗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飭曰

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青曰窮曰割曰止

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雙槐歲抄

卷六

養人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

止曰安曰燠曰實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

悖曰靜曰平曰序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燦曰

幾曰抑曰真曰通地潛虛五五行曰元曰衷曰

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覲

曰繇曰濟曰得曰罹曰耽曰肯曰卻曰庸曰安曰

蠢曰詎曰宜曰忱曰詰曰戛曰特曰偶曰睚曰續

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裡曰準曰資曰

賓曰戒曰敷曰又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

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

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雙標

卷六

三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談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為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蔡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為佳七言以詠物弔古為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筠織簾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雙標

卷六

四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鶻聲急已下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夢

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霄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
想像高風酌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
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即墨牛爭觸戰
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
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白
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

雙槐歲抄

卷六

五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
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愧學舞長疑在綺筵
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
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獸膾腥兩
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
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
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
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
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
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
乎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
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
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誦誦焉景泰改元寇果
至先府君在外予於神櫛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
君歸日益諷誦以盛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
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燄焚函經七卷燬盡無
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

雙槐歲抄

卷六

六

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
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
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
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
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
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
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
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記耳是以大臣
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
明白分為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
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
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
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

雙標戲抄

卷六

七

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
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
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
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搏
毬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
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
猶地之土也積炁之中有光耀為星二十八宿及
眾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
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
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
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
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
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
五度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為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
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
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
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
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

雙標戲抄

卷六

八

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勁
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
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
方故曰北極下躋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
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
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
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
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
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
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

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雙槐歲抄

卷六

九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為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為氣盈月之不足為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為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為逆其行與天等則為留其行不及天則為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雙槐歲抄

卷六

十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

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翁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為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雙龍

卷

十一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為夏之暑月之精為冬之寒星體光耀為晝之明辰體昏暗為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為雨火氣外旋而為風土氣上蒸而為露石氣內搏而為雷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為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為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鷂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鷦鷯鷓鴣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能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檉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楸

雙龍

卷

十一

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實為開物成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
漸至磨滅此即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
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
為始劫一无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
下無復淵混沌溟滓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
方起自寅曰赤明為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
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
午曰開皇俱為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
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為壞劫
以日言之為夜以人言之為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雙槐歲抄

卷六

性敏善斷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始二氏之緒論哉

武城王道亨

士嘉

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為大

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卧
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
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
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
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
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祭視氣樓似有
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為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荷狙過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款
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
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
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紫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
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為邑
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
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
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
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雙槐歲抄

卷六

正統十三年

二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
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
尾俱剗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
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為
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
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
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
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
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
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

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
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
刑白馬歎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
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
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
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昨諸途陳
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珪平
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為左右

雜錄

卷

五

副叅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
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
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為延平官軍所殺傳聞
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
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
茂七兄伯孫為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
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
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
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
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鑄
飲食之意氣揚揚畧不為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
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聞自茂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鑄乃寓書留孫告
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
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
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
之功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其貧受其自

給征口四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益表時

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一時
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

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學

不能行者數年

遂榮復始授指揮僉事去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人甚溫雅踈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解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畢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天子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召英國公張

憲

卷六

七

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虜中反爲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没入官改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想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

憲

卷六

六

扣謝而出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叅議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旨仍舊職恂怨公遇于朝粹公殿之公疑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
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
正家六事禮部奉 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善必欲
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
罪一監生邪善赧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
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
子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
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為性分子其

樂禮

卷六

九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
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
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
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
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為澤宮據魏儒劉芳言
則壇有四門門外為四郊觀觀禮大畧可見故逸
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
中丘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
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
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為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
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
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

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
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
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
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為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
廬之無為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
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
尚書最諳 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為時名臣

樂禮

卷六

十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 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
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為友
婿最相得亨迎 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
將為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為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
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
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
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道勁
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

於詞章相貌徵之賞為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
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為之黯然

馬楊二義上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墳初御史楊瑄劾
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 上從徐
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
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雙槐歲抄

卷六

卷六

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
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
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
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
致仕去欲用王翱翱薦留賢為吏部侍郎亨慮有
貞之復用也令人偽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
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
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其急言因譖有貞
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為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誣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為制文當

斬奏聞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為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質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雷匠揚

墳憐之疏言昔者 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雙槐歲抄

卷六

卷六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達逮問達緩墳死令誣大興士李賢主使墳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墳

言事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有貞特天幸爾
吾於二士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子厚
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
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
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蓋
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誣
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舊本不存

蔡

王

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
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
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
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
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
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
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

雙槐歲抄卷第六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
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
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
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無經筵官相傳云是
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
為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
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媿賸時

舊本不存

卷

宮中文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為開笑楊文懿公
守陳 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
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
璣走玉盤一天兩電鼓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
瑄半墮羅裳縹緲得 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
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
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嘖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 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雙槐歲抄

卷七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
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為所敗城中飢死者如壘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為所破設開都偽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
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
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
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
餘人據五羊驛為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為廣東
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
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
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
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
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雙槐歲抄

卷七

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為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 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為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為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惟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遠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秒

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

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

建囊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朝即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

一歲進一品官階間居述懷詩云迂踈不覺已成

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巳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官

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認梅和

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

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

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

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

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華只效封

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

恩乞得老江鄉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踈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必重頌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蒲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朝退駕出既入苑

雙槐歲抄

卷

六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鷹得書單漢武貫魚入詠邁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為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剝夫 真晟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

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

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

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為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為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夙泰為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

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

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

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

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

雙溪叢

卷七

八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絜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齊傳之文緝武成周公且待孔子傳之顏曾一思尊德孟味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其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敬主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真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雙溪叢

卷二

九

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秒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性夔夔矍矍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
堯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為多予時在廣同舍
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雙槐歲抄

卷七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白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與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真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
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
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
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
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
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
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
方熾宋之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
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

雙槐歲抄

卷七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
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
天非矯偽而為者故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忠副名
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
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志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
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郟城戰勝進軍朱仙
鎮兀朮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
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又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仲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恊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

聖德

卷

三

者乎歲已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燔 上皇未復寇方內偪乃命侍講臣 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 臣 理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意躍願効力其明年春 理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內 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 端儀 常著岳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躉之子獨致疑以為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為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為哉故錄武功之文以竣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聖德

卷

三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颯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旰伯旰生師意師意生希
瓚希瓚生理宗若濟王竝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
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
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
希瞿生竝於寧宗為近屬故當時立竝為皇子而
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疎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
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
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
已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
信詭為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連叔之問答者是
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
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
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
顛錯虛實混為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
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
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
別之斯為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

類聚則以為實魏泰之碧雲殿所載司馬光營妓

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為實龍城

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

為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

於姓氏篇則以為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豕水

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為實似此

之類未易枚舉邈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

孟之書學索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

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為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

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為實乎故嘗以為自六經

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

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

嘗為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

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

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

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為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為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續修四庫全書

卷六

六

卷七

七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粹言詞質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瑛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邨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邨邸吏部奉

勅擇儒臣為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為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為

右長史訓導嘉興命山晉江楊輿為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為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紱為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為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輿為戶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紱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七

七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驥進得與密勿人詔為異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快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為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缺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纜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才靈異當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搔首不敢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鑿戰偽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為三歲久化為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古廉李祭酒時勉叙曰扶風寶涇妻陳留令武功

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涇涇為符堅秦州刺

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

擇守復起涇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涇有寵姬趙

陽臺善歌舞寘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

焉涇頗恨陽臺又媒孽蘇氏短而讒諸涇由是

情好日踈暨涇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

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

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為回文遣家僮徧鬻

之期至涇所欲以感動其意涇覽之不釋手者數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

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

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

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涇之能悟而

由其正也特為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涇字連

波右將軍子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

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此

嫡妾中反飛燕以此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

林廣記所載末云願放兒夫及早還者其質可知矣

雙槐歲抄卷第七

雙槐歲抄卷第八

名公詩識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

少保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為人所傳誦詩曰五

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

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

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

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又聞夏忠靖公原吉少

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

龍非虎亦非龍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

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然長承

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

以為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

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

世謂詩有識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

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

鴈去遠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

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識也

全寅王泰卜筮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警而性聰警乃學京

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校寅與俱
三邊吏士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
之由是名聞四方巳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
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
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
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
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

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寅引
為上客動必咨之暨

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
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
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
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
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

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凶
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
死不足贖忠惧而佯狂為風狀 兩宮乃安忠後
伏誅如寅言

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寅言于亨曰公國
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
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

四字為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
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

出泣徐州

上曰全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
寅後固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
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
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
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
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
為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

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
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
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
甲戌也丁丑為石亨所害除名為民復問之泰又
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
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
入舍人王鸞家為鸞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
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家範

卷

四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綴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
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
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
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
世猶以兩不字少之當有編錄試詩自為一編以
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宣卿者開建人唐大中間進
士第一今縣之金縷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
水環之流韻清響父老呼為龍吟水然其言行爵
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百官乘月

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
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
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
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鸞鸞吾廣狀
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詩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
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
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
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

家範

卷

五

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
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詰謀敢弗遵昭
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
對來譽知為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
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
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
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
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
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
怒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
覺揚州夢華表歸來文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
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
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
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為異
如羊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
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
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
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
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
林堡城仍設法禦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
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窟境即舉烟示警往南二三
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
馬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
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
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
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道遂

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
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
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
孩糾眾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舉
眾為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
羅出復勾引滿都魯亂加思蘭聚眾益為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
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借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贖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
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

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負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桃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彎曲剷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

雙龍藏

卷八

八

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邊墻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為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為黃河西岸黑山營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為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功

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為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水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亂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禽焉偏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雙龍藏

卷八

九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

之臣今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臣等議得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軍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

雙槐歲抄

卷八

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搃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搃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箍頭鈎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四下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五搃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以上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為

雙槐歲抄

卷八

翎神砲以木為矢以鐵為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鑿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鑼鍋皮渾脫火鏢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沙草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無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壘如月接墩臺

娘娘灘上河水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岩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遺狄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原正涇巡撫僉都御史吳輿壁琛奉

詔率師往平西蕃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進其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千人追討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其酋及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蕃古之氐羗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

續修

卷

上

至于陝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肅常為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得其地嘗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

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為大寶大乘贊化闡化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僭尊制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為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

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服貢獻如常矣東井陳先生宣之政為雲南憲副嘗見西蕃僧至直遇旱能入海擒龍歸鉢中以劍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衢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存焉呪六畜生者輒死復呪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如帝師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懾其邪術故也書曰三危既宅三苗不叙以南蠻蔽西戎今肅州地也又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今西蕃西南至甘肅有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蕃有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

續修

卷

上

國皆以織皮為貢即叙云者以次相聯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獫狁襄矣議者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叙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領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遏北虜出沒之路或徑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韃靼來降遷于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

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徧為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陞庶子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為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

雙槐歲抄

卷八

南

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寬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鑿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室祖禰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見矣予初疑廟主之升祧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朱子家禮始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

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閑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

雙槐歲抄

卷八

十五

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丘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歿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邪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

其面如生見者莫不洒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縊棠樹生花殊盛雖懼風雪不墮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雪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菲詞未能掄揚其烈也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嗽其雄驚墜循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

雙燕

卷八

未

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為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為弃羨不食余稱之曰烈鴛禽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秘姣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媯偷生於楚國何以為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卧鸞能月羅袂鸞篋花影中

烈鴛謠曰烈鴛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媯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為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 宮殿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為工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為錦衣千戶又蔭為國子生其祿壽蓋為木工者所罕見也

雙燕

卷八

未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氏為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西也然先天六十八卦圖以乾遇巽為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為復當

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為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徃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徃也由是八卦陰

雙槐歲抄

卷八

六

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後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八卦為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

鮎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縣縣不絕蔓蔓若何蒙末不撥將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為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

雙槐歲抄

卷八

九

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求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為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筮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迭遷九鼎三

巫乃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
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
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
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
為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為一解有似書者有
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夏門之誥闕文
尤多豈孔子刪餘殘剩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芮
誥一篇最為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子小

雜家類

卷

十一

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
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
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病惟不瘳朕
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居宅天命王曰
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惟
皇皇上帝度其心宣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
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
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茂克翕紹業以將天命
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
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
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
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
皇天改太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
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
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
王申大命蕲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
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
土不惟周之肇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求宅之惟我
后嗣旁建孳子不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

雜家類

卷

十一

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艱至千萬億年守序終之
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
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三王天功
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夫作汝無
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
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
無泯泯芬芬厚顏恐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
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沒我
世嗚呼三公子惟不起朕疾汝其望敬哉茲皆保
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

常刑王拜手稽首謹言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
稽道謀誥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
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
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
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
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

哉嗚呼秦擾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
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竭手足靡措弗
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
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
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
徃愆以保爾君爾乃噴禍翫裁遂弗悛余未知王
之所定矧乃與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
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
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辨口小人鼓舌逃害要
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

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
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而
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
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
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緇
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爲葉耳此
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晉發汲冢而後出
也明矣

襄邱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晉王請朝

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瞻塔兩疏慰安
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
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 郕王盡心
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
睿皇覽之感歎 勅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駕故事當
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
安漢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幹掌部檢太常典
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願復 睿皇惟內閣王
文與太監玉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
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 茂陵于東宮僉

以為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
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為言
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
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
張軌張輓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
蔣冕輩白 太后勅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軌以甲
士入于南城毀門迎

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
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决或謂文與王
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勅符在 太后閣中未嘗

雙樓

卷

五

出也然 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為名徑逼京
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母復至大同
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
專為亨等所惡及駕復 上誥群臣有喪師辱國
有玷 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懷疑不
决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 上怒惟削爵安置甘
肅而已使謙等早决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
朝 上禮待甚隆庚辰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
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
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軌寔為之 上之盛德

曷嘗少累哉要之憲王跡語寔為至論惜謙文循
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和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
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
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日增植後未嘗
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
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
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
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

雙樓

卷

五

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
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
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冬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
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
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眾謂諫
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彙成曰玉
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
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
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
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

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歎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寔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

狠為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寇迤西上命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為內應并結韃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是日都指揮定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舉番漢兵犯闕搗殺錦衣指揮遠泉擊內閣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房鐸率數

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寧侯劉安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自辰至午鏜敗死瑾為欽所殺相拒至酉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等追城以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鏜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兵部自是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繡金麟服其餘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資歲無虛日衣

有號撒哈刺者雖勲戚不可得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察亥行在刑部禁囚劫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超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叅替甘肅迓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兩廣索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及入見復留巡邊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躡復起輒有奇逢若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祿命

大笑曰子謂韻用日數何出子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煞爲韻子忘之乎即朗誦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蟾更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其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誦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縷翠春缸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

雙槐歲抄

卷八

手

始覺子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盡鵲橋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駸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無歲中紐莎糜飲以米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駸駸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脰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脰骨而生脰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饌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褥見吳萊淵類集吾廣温燐鴨郊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子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尚釋氏爲奸兇遁蔽妖書讖緯惑民扇亂正統間尤甚羅浮有景泰禪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求泰泉上指爲卓錫泉

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僞立寺額遇 聖節輒爲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施擒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過盧溝橋聞趙才興之事大率類此才興扶風人爲僧創黑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戶趙忠薦

雙槐歲抄

卷八

三

于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真海道入譚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衆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真海素與義勇後衛百戶段旺母張氏通媒其女妙果爲才興妻立爲后方舉兵爲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帝能謀亂稱真明帝主亦建寺募衆與府軍前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擒斌得脫祝髮爲僧名悟直結庵於褒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置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爲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爲漢中府官軍所擒 上命誅斌

及同謀者餘皆克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垂矣
愚民從逆如響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弼曰除
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臆哉言乎

獄囚冤報

予鄉同年丙子解首梁僉憲景熙昉弱冠連第進
士令蕭山登朝為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垂
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
孩兒何如子條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
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
予聞永樂中刑部黑符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瘡

雙槐歲抄

卷九

三

腫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宜有冤報也

椽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
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
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
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
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
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椽人有
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
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抄卷第八

雙槐歲抄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椽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
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
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志默淵金陵王尚文徽氣誼
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
載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
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乞
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二
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

雙槐歲抄

卷九

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
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
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
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
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
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
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
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
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
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
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
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
為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
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
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
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然玉猶免
死惟謫南京徽諭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貫乎遂率

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
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寬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
群闈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抹俱調遠州判
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
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劾其貪暴
數責之置功過簿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如是者累
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法
事聞于 朝驛召銓詣獄銓亦許奏既逮至未白
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
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

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
之罰視前為薄

憲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謠
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
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易景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
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取
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
於真靜往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

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為禪但吾之所謂無者
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
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
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
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知未
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
詩曰有著真無妙無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
定無無口噤癡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為逢有道細
與究圖書蓋指此爾景善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
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

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
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
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景不以爲然惟乾坤爲
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如枝間鳥共天機語
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
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
亥十一月 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上元
賞玩景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黃未軒仲昭
同疏言去年以來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
臣之言而遂寢節今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

雙槐歲報

卷九

四

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
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
志豈以煙火爲樂哉北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
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
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官將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
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
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
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
庶四夷賓服奉養 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益

懋筆也奏入 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景判
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
寺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
林四諫景後養病復起爲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
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
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

雙槐歲報

卷九

五

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

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
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
戾王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子按建
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
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爲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箕

候官林廷珪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

乙酉弟廷玉瑋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鵞湖驛玠得疾瑋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按之夢寐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若人已僊去此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

雙槐歲抄

卷九

六

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有曰王之體雖歲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豎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瑋後為御史提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云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

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璉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太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

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

事有相妨未即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

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 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棗陽王良璧琰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輒相契合

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
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
吳地號繁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
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視不備合臺助焉嘗題
夏太常景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
清標正相似翛然同歲寒益言志也景本名昶字
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
徵入翰林 文皇以所書為第一顧見其名謂曰
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景頓首受命
士夫以為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建州女直

秦

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後惟景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于都
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為不侵不
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
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為所戕乃復歸附
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近年往來朝貢成
化丙戌背義搶掠人畜數萬 天威震怒將元惡
黃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
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已亥九月賊首刺達等

猶為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
鹵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
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
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已亥賊首伏當加糾三
衛入寇 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
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
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
雙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

雙我大邦

秦

九

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
士以律古人是不足為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
鉞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
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
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
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
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
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
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
百篇強半出於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

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淫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為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為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

雙槐歲抄

卷九

詩者皆當為驅羊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為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為蒲波切轉而為蒲糜耳顏延年以霍叶施霍以霍得聲則霍初讀為陵之切轉而為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為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為籀篆文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

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為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識

泰和古名西昌房洲陳閣老德遵循家于東城永

雙槐歲抄

卷九

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是曾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士奇為諭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纍纍題榜首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魯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為宣德癸丑真定曹偶為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為詩識而其初則為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彥復為進士第一丘文莊公濬時為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為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

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蓋不數曹者以曹乃官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也民之譌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 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仲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疑真 堯舜之

雜錄

卷九

十一

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修為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可以為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民聚觀以為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為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 裕陵宮人萬氏冊為貴妃最被寵幸每侍 宸遊戎服男

飾以從 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 上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 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論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化甲午歲當大比于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為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于喬薦于

雜錄

卷九

十一

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子為其子竑講學迺自浙抵祁陽居于梅莊書屋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于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彙進之兆也良不佞敢為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逐眾迎春東郭門外眾昇白色土牛一覆以赭蓋旌纛播節鼓吹前導方 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

于後迺迺自東門入至予家迺止既寤未解所夢
質明是為端陽前一日竝侍余晨舖因語之夢竝
俯不應久已迺屈指廻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
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竝曰牛一
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豈亦謂
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為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
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
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為而杜公隨
之曰以傘蓋從者寔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
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

雙槐歲抄

卷九

西

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竝遂請為記余
曰徵而為之其既晚乎竝乃私識于禮經之卷末
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
酉余復黜于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
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迺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
春官得雋入奉 臨軒之對果叨進士第一傳臚
畢承 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
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為祥竝乃易扁梅
莊書屋為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為記且曰先君
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寔與聞先生之言

敢固以請余惟畫一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
傳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
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為榮而余之心思
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于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
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
具資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
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于一夢之榮以為之瑞而
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竝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
約有不能以終違者遂為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
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

雙槐歲抄

卷九

五

趨避為也竝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 詔授散官
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
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
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
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
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為武官尤
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
太后遣人昇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

詫以為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
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
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
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統庚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
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乙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辛丑
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天立
道戊辰聖人以仁育萬民癸酉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

卷

六

丙誠者聖人之本杞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
下之大本丑舜為法於天下辰景泰則孟子功不
在禹下辛未大舜善與人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
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
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
聖子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
祥瑞稱賀為多如野蚕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
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
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
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
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
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
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
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
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
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
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

卷

七

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
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
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
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為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
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參以前後場俱稱
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
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
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鬪為龍所斃野人

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米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

雙槐歲抄

卷九

六

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

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瑛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繒布之衣悅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以歲吏檢會馴僧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雙槐歲抄

卷九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為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羣魚腹矣人詫為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雙槐歲抄

卷九

六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輅劉公珣都臺王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青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丹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季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官前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

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
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
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
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
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三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為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
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數千人
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
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為姦盜被楚傷脛號
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
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
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考訊無
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
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
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
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雙龍殿

卷九

三

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
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
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為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袁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
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
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
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為吏坐贓楊公
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
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者罪惡不宜典
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
掌通政事受察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
書封進因諧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
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
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
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
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

雙龍殿

卷九

三

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為法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時過惡

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無素黻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為吏書言俊黻忠直上悟傳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為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

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默格君心後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赫之求退即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

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和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是也宣德七年三月勅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奏聞量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語欲噤壞

先帝之良法莫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

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二年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諄令吏部會同內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上曰此祖宗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安言沮止乎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

方面自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愜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耻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

雜錄

卷

七

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為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眾反以石和尚為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事聞上命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曰主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帥上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已而永痊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輩并軍械偽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諸

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為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獻倂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蠻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于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

雜錄

卷

五

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竦及之乎笑解其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瞰城堙望見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罩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燐徧地錫急止之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為真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卧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逮鎖梏輒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二卷第 6 版文內

參將吳經有隙經第級以舍人從震討烈石立功
官至千戶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綬諧於直曰震嘗
窩一全真學識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
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
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
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
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
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

雙槐歲抄

卷九

前爲五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
爲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
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
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
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畢對
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
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
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
端儀曰孜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
語以尹太宰是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

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珥而用泰和尹直代之
起末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
謝一夔安成劉宜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
空宜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羨盱江何公喬新之介
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爲汪直所厚是借卿貳欲
誚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
者乎越先入是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
是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是是曰吾自見人
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是未爲賢也

名畫古器

雙槐歲抄

卷九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

振之則中空有聲蓋 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
可啓視故棄于此守闈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
畫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
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
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
併以獻 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
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
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
室戶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

嚮于宦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當室以獻于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為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玄玄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殮臨窆

雜錄

卷

未

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求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末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益自况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求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

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

雜錄

卷

五

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于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耻使命不辱為先修

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學既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

雙槐歲抄

卷九

三

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于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韶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已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絕竒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行周材亦

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閔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牘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擾鄉忤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爲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雙槐歲抄

卷九

三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常眷招集無賴駟儈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鄙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嗾寃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

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其餌
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島令高瑄獨毅然
不與為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
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
賢恒勵瑄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
子信然哉子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戲綵圖
貽之以示獎子也噫斯舉也豈為高氏母子哉為
國家也為嶺表之民也為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尚澹
泊無異常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
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為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

雙槐歲抄

卷九

十一

狗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
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
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
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瑄字庭堅閩人丙
子鄉貢洩政廉公有威縣左有常眷所創寺僧不
取杵鍾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
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
法反被誣就逮瑄亦落職束書數笈戴平頭巾飄
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卷第九

雙槐歲抄卷第十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為宮人司 東駕監櫛譎智善媚既顯
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
萬通萬喜萬達輩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為同
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成
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
乞歸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
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

雙槐歲抄

卷十

十一

生子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
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合其舊而新是圖
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 宗社大計則人
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 宸衷
不可專委臣下 上優詔答之已丑九月
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諶之列既有娠萬氏知
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
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

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

上即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短度不几 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

內閣擬名至再 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胥悅 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內求壽宮

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 皇妣薨追封淑妃

京師藉藉謂薨於鳩也十一月始立

今上為 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 皇妣謚曰孝穆

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當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且逮治萬安劉吉

力請已之惟訪求 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徭峒有紀姓者詐冒 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

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鑰亦其一也既而用內庭言 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

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 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

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第苗以承差廢中書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

益初如已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贈錦衣千戶而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真嘗與人言

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復其姪官為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

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兩面御姪婦六人當

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

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

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

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威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皆除去望晦則十五
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夫腐儒
區見所以啓後世變妾顯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
間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
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妾
進御俟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
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
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
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于
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

雜家類

卷十

四

婦禮在漿人則致飲掌宰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
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后六宮
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
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
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
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顛冥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
殷憂多難不能啓聖興邦發為詞章萎靡不依唐

睿宗送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
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問有幽栖者居
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嵒嶺
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
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聲
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
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
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嵒
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
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

雜家類

卷十

五

動君子屬意種蠶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
伯琦為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院於武壘而役志
幽栖宣宗寤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憊於強虜
而自比句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
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
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及時
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 皇心見於

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
知而已詞氣渾噩太極同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

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面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毅有事門上說即召對議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

雙槐歲抄

卷一

六

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

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

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

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

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

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晝以訪問合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錫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郵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

雙槐歲抄

卷一

七

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拄頰孤亭野水濱閨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鷓在啼老東濱二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僊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盩陽

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與弊所當革者所在官負人等指實條
 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
 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
 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
 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
 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
 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
 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
 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
 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
 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
 已酉御史湯孺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
 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始獲免謫死時
 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之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丁未復
 倖雋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 大對
 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弘璧延
 諸別館致款屬題書馮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每
 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詈

上登極御史湯鳳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為吏部
 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
 鳳往來高自標榜謂鳳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不
 能紀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

進賢紂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 召詣左順門中
 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從容辯對而出
 既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竑已
 沒三原因論薦 召彭公韶為刑部侍郎鳳以印
 馬詰 內閣會勅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鳳即以
 其語劾奏之數日 召鳳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
 中鳳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鳳
 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
 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

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詣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鴈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鴈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鴈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鴈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爲首 詔捕鴈及槩下 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興隆衛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鴈後數年始釋放爲民

劉綿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達羅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賚以牛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

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

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

斷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

御史強珣輩十人部屬惟負外林俊一人而已時

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爲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

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

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

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

之地故也因數言十罪且謂李林甫之密口劍腹

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

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

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

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遠謫宜

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諸者吉奏允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古稽遲侯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循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頗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唉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為首效周書王會解凡彙皆訓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彪亦與焉鄙信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為先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未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雉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福祿蕃人本名福俚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為民害成化

雙槐歲次

卷一

十一

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馳雜者高七尺王翮玄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輝絃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惟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即往噬食家人擊殺之其皮

雙槐歲次

卷一

十一

見存常德府庫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濛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奉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翊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王父芝司訓信宜母沒留墓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魯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

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
知狼兵勇悍皆由上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姓
名椎牛醜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
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調陣亡之家所
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
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等邊翊治十策明賞
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
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儒以敦
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

雙槐歲抄

卷一

西

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鑒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
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己功或與所
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
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調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
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癡人陣亡者空作冤鬼
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
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閩外重托而反上官不如此
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
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
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

為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

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

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克盤費亦有將帥生事

百端擾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

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

不貲矣內治之脩在用人人才明賞罰且如逋逃僧

繼曉奸吏李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王之輩姦黨勢

焰傾動一時 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

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道家貲鉅萬日擁美姬

以自娛王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塋

雙槐歲抄

卷一

五

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 勅法司擒械繼

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塋則將來姦究知

所懲矣

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于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

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子覓壽戲白雲

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

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盞者其色黑

而潤若饒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

藏處寔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犁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哉又北十里多礎石亦指為劉王冢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予誅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綦跡尚天涯昌華苑外禱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遙村炊火是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云兩故化行於一推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為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

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刺割抑搔絛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為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為字逮宋鮮矣我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

雙標

奉

廿

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崇四敷五為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考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涖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眾藩臬謁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修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竝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頭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

稱遠百拜奉書求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
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
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
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誦也相去未久乃有治
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
藍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
之會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
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

黜陟惟雲貴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
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
亦赴本部成化甲辰豫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
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
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
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
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弘
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
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倉情之
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儒

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
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
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

止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
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未樂初元江
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
蒙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
哉

瀋陽雞異

河間瀋陽中屯衛前千戶所千戶胡泰母死已十

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
為雌鷄毛色黧黃明日當為某屯軍贄儀至則好
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鷄至者即欲
烹鷄餉之鷄人言曰母烹我且待泰兒回家人大
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
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
幹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詎謂不
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
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鷄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為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為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恒稱疾不脫衣襪洩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裁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為來乃笑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

雜錄

卷十

十一

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汚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快快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隣里交勸則涕泣詎之事聞三厥勒為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為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遂五代時有臨叩黃崇嘏 國初蜀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常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毳毳背隻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為都憲巡撫宣府風度峻峻參將李傑來見不與為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足以當之矣秦陝西咸寧人

雜錄

卷十

十一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 朝洪武初 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仁廟賜衍聖公田第於東華門北 景帝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

一第 二 七 升 黃 參 日 長 幼 禮 嚴 6 文 三 句

榜舉人賜冠帶大學讀書以孔諤聖人後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

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

憲廟于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貫奏宋衍聖公

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當給

賜詔如所請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

繩嫡派也命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

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

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

雙槐歲抄

卷一

七

如之僉謂不類弘治壬子上念開國功臣六王

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甌皆

為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

伯後不當為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為慶州衛

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鏞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

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

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鏞接

之書中與求魏峩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

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

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從之洪

容齋謂錯狗凶璫意以為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

也宋理宗聞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

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

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

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全私第執役如

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

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

雙槐歲抄

卷一

七

國朝吉安人當路曾啓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

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

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

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字新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

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字新母死貧不能葬

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輿至七十餘

筵遇積雨不止及輻車屆道隨在輒晴雨若為之

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字新祝

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蚤食我母徒相怖穴壁
 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
 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字新忽得危疾鄉人昇
 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
 又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
 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
 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似此孝感不一上
 庶百餘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 旨旌其門
 後字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弘者與之友善
 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紋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

雙德錄

卷

三

雙德錄

卷

五

喪云字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為作廬墓詩陳白
 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
 裸也近聞吉水羅孝子 瑞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
 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字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就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亦有自窮轉達
 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
 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
 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 明年十九領首薦辛
 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

杭卒未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
 皆久于編脩乞便養自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
 教授俱不遷而沒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避作
 縣教授金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達可量邪授長史
 者未樂甲申進士第二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
 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 德王
 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屈祥授翰林檢討俾
 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
 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
 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

知陞湖廣叅議昊改南禮科擢浙江叅議獨霖擢
 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
 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浚得與而
 浚輒憤閔吏部併洽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
 前列者張景明袁宗臯為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
 臯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
 雜處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
 溪西北流為鹹鹵間有楸杏農耕惟麥及碗豆二

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
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
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
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為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
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庶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
還之命襲王爵 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為指
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
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
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為忠
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
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為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
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為忠義王以輔
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
之後俱絕王母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
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眾逃居肅州及
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
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
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
守臣請封罕慎為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
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 朝廷璽書切責辛亥
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真自
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馬文升
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
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鞞鞞
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
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
至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緱謙率其頭目寫亦滿
速兒等往經畧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叅
政謙閒住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闡廣閉嘉
峪明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
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
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
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
公甫會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馮飛魚躍又與陳護湛兩詩云君若問馮魚馮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駢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無邪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

雙樓

卷一

末

省稼回至白沙訪之雨後躡草履護鞋而往相見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羞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涂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為世寶重如此

一月十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廬境界具濕性者大如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

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闕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鑄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肚

雙樓

卷一

末

皮天樣包籠聖賢坯璞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鄒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月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為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白使力士脫鞵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摘詞者無容喙矣近見柳倅桑思玄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然世常擬子陵

為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濟寧城南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廷舉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麴蘖千首半裙裾飛燕直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州所作嗟乎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舉汪且遂復西廠得驟遷愷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當明皇時直奴視力士其請於貴妃以飛燕新粧之句得左謫正其讜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悅尤為謬矣

丘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廡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禮為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晟衣繡帽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
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
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謚法例得文正文
清而懋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奉按雲南
守太監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
保舉神童董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
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

雙槐歲抄

奉

奉

壁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
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
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
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
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

上召試不如所言 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
杞予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
而鐘授中書舍人天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
上知然為順天府學軍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
為學士以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杞其可量邪

脩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驟歛雨豆七月大
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颶風暴雨十
月南京地震南頓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
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
主事蕪湖胡仲光燿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吳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
用劉良輔董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

雙槐歲抄

奉

奉

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
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
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
珪忠義敢言 陛下誤聽奸臣之愬置之於法御
史王槐依阿罪之 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
臣所以奉行 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
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
人爲懼危之未幾廣輩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堯舜比隆矣

雙槐歲抄卷第十終

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
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
遺憲綦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
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
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
之役間抵郡城得請見于泰泉先生出是編見
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
曰雙槐者公燕息之室也曰歲抄者遜作者之
名也紀述起于景泰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
以

神功峻烈以尊

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叅之以祥瑞災
青以示儆也博之以襍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
其端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
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
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

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
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剖析滯寃諸所
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
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
公敷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
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
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

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存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
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章賢傳祖孟之詩禮

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

戲公之績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
見志先生惟恐過迭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

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
孝之久而大者亦少槩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

門人也忘其謏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
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學生灌陽呂天恩

謹書



ZW 21101000819199

重刻雙槐歲抄識

國家史館之設崇嚴秘密非踐黃扉遊玉堂不可得而窺也閭閻山藪之士博識方聞實有賴於野史之作然史才甚難兼善者尠至於取遺頗偏文力短澁或失則踈或失則誣故載述日廣而讀者忽焉儕於稗官小說者多矣頴南進士黃君在素為宮端大學士泰泉公之子會試道吳以曾大父長樂先生雙槐歲抄十卷見授年讀之卒業曰良史才也其文雄贍其事詳覈

雙槐歲抄

跋

筆削之際務存勸戒誠有若先生所謂崇大本急大務期大化決大疑昭大節正大經而言今稽諸古言天徵諸人言變揆諸常言事歸諸理備極體要成一家言

累朝列聖之治化禮文名卿良士之嘉言善行略可槩見非近日驟刻諸書所能及也友人陸君延枝世善史學好古尚竒聞下走之說而頷焉乃曰江南類表相去萬里博雅之士飢渴願見豈易得哉吾當另梓以廣其傳有志編摩者用

補正史之或遺不亦善乎遂付諸鋟工嘉靖己未夏五既望吳郡晚學彭年識

雙槐歲抄

跋

二